詩經琅玕卷三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四 二三八 二五 三 四

四二三八
二七三 一六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238
冊數 4 (2)
函號 273 207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新刻黄石齋先生詩經琅玕　國風卷之三

鄭風

鄭詩曰。初宣王封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以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若若以周辭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辞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鄶滅。虢必從。依時歷數。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平王以武公爲卿士。武公又作鄭。士民人宜之。鄭之食漸廣焉。○按河南所鄭是也。武公又作鄭。士民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程子曰。廢決失道。幽王繼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爲列国。故次以鄭。

緇衣全旨

三章。辭旨。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白黄其服之。恰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耳。蓋美武公而作。非但公者。鄭之西武。再定王室。其有德於周人。而又善於其戎。見世德深入人心。爲無已之愛所從來也。

○鄭風

既曰。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爲昭公。一曰突。是爲厲公。又公子亹。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鄭。厲公立。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弑。子亹立。子亹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而卒。子文公立。詩以之爲次。

朱尊儀曰。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国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世之儒。誤釋放鄭声一語。遂去小序。尽以淫奔目之。夫詩。非聲也。声非詩也。指諸文詞。是爲詩。被諸管絃音律。是爲声。鄭声好淫而淫志。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詞乎。

○緇衣章

此周人美武公為司徒善於其職也曰公之宮室新無定我人之愛公者亦無定方有位也必有服也今子之恨公而服者緇衣也乎哉緇衣之宜兮文身之吉兮其更予我閒之也愛其人則為之治其服以子之儉素而或衣之是敝甚無煩子為也敝予人改為兮子之衣予所樂為也子之居更予所樂適也適子之館兮親其令範相與周旋左右予情又何能已予還也還而授子之粲兮飲食之末雖非子之所期我聊以將意爲則已矣夫衣食居處皆日用尋常依依戀戀真是家人父子之懷來其語意効之而若不能効即効矣猶若未効者故曰好賢如緇衣○下章諸同

[同]戴君恩曰此詩言好德却不說出德止首一句微露之說詩者須不添德字妙○鍾伯敬曰此詩好德至矣狀要看改衣造館授粲皆尋常事尋常話不覺周旋無已之意當在其中○顧麟士曰敝字還字俱畧斷兩字緊對緇衣之宜兮（緇是黑色）（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意中見得如此不必說出（宜）雖是說德稱其服亦是人之新而日衣之敝可想見（敝是破壞敝更也）不日衣敝化緇武及衣裳其一既意中摸擬之情有說改衣是欲久于其職詩人未嘗無此意但知此說反覺易盡

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館是可徒治事所即私朝非私室也凡諸侯入為卿士皆授館于王室適館者非所走服役之謂只是同侯宮牆面寬德輝拜承下風而躬是周人造館而還是粟之精鑿者粲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歡食雖是周人造館而還是粟之精鑿者粲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歡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為禮故小民愛君頂飲食之也○賦也每章各上下二句但連自為一意而文義不斷好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造亦作為）適子之館兮還予（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席上何非賓飯何非相宜則大義安）

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賦也○緇衣之蓆兮（是意供其中）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二章亦不敢敝則民不流二曰以陽礼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礼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迷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犯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爵制爵則民興德十有二曰以齒制齒則民興功

[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礼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礼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迷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犯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爵制爵則民興德十有二曰以齒制齒則民興功

可徒之職所掌多矣三入為鍾五入為鎛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日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既朝於王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听其所朝之政也治事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考工記]說王宮之路寢之表九室如今堂諸曹治事之處也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為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同徒善於其職

[言]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比之功焉

將仲子兮

（將是請仲）（子）妙鄭風詩之始變也其為風之始變也男子之字

無踰我里

（踰是越我）（女子自我）（里）二十五家所居

無折我樹

水之宜而或敝子則顧改為適子之館而既還子復將授粲周自齊整也○此無回回改衣適館授粲都非定事

○將仲章

此淫奔者畏而拒人之詞也曰男女情欲之私時能無之必使人不得議吾後斯善矣將仲子兮其尚知所避避無踰我之里無折我之樹杞可為夫杞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愛惜而故拒子之折哉但以吾之父母在焉使妾有所怪怖必將為父母

之所讓怨我誠是也而不敢爲狀則仲子之於我情愛之深良可懷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敢爲狀無忌而猶子之私邪○二章末章講同

附參 洪氏仲曰仲子祭仲之字也杞書檀若謂叔段也折若若謂諫而悟之也父母若謂姜氏也諸兄若謂莊公也豈敢愛之豈敢愛我父母諸兄者若謂叔段不足愛而父母諸兄人之多言是可畏也[illegible]若謂祭仲之深長思也父母兄弟人之多[illegible]預得有可深長思也父母兄弟人之多言亦可畏若謂天倫骨肉之間有非謀國之人所得從情直遂也仲而曰可畏者則懷父母兄弟人之多言而曰可畏者則其咎似專在於父母兄弟矣故序以為刺莊公也大夫因莊公不聽祭仲之諫以公不廢其母害其弟小不忍亂大謀恐國家之禍將有不可救拾者故為此以風之風之云者不明言正說直說謂隱微使之感動如畫之動物狀者

杞(杞是柳柳卽里之地城南柳也無論杞梓里之何順說此等皆假托之詞)**豈敢愛之**(杞亦指段)**畏我父母**

仲可懷也(懷是思)**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我思之○賦也)

洵仲子兮無論我(論是思)**無折我樹杞**(杞是木名墻下之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之指仲)**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也○賦也)

洵仲子兮無論我園(園是圃之藩)**無折我樹檀**(檀是美木名卽園內之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人是衆人)**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賦也由里而牆)

序(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蔡足諫之不聽大夫諷之刺莊公也不能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全篇

一段國之介弟居守名都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禦之乃出居關外與衆民處而爲飲酒服馬之事其亟

○叔于田章段不義而將衆國人愛之也曰我叔以介弟之親居京城之貴何者不見其可美乎方叔之出而于田也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夫一巷之中髮侯而必者何限非定無居人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美美矣且恤人飢寒救人疾苦允乎其仁爲夫我叔美而又仁是以雖有居人而若無居人耳○我叔出而于狩也則所居之巷若無飲酒焉夫一巷之人豈無歲時聚會而飲酒哉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美美矣且獻酬交錯情歡款洽何好如之謂曰巷無飲酒豈虛語哉○我叔出而適野也則所居之巷若無服馬焉夫一巷之人豈無服芻秣遠而服馬哉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美美矣且縶控馳騁力能使馬何武如之謂曰巷無服馬豈溢美哉天段之所以爲美者正段之所以賈禍也

剖明 許南台曰三章俱是說言閒于田三章並重否方文伯曰只重一人字下

叔于田(叔莊公在段田是取食)**巷無居人**(巷是里途叔段所居的大處)**豈無居人**(見有人而非其人意)**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捷輕利言仁只在助衆混處相歸相卹)

叔也洵美且好(人意呴呴相親言○賦也二句分上言叔有所往而巷無人下是言其所以無人也)**○叔于狩**(冬獵曰狩)**巷無飲酒**(飲酒自娛會聚樂言不喪儀之謂○賦也)**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好是性情意交通言非不喪德)

○叔適野(適是往郊外曰野)**巷無服馬**(服馬作乘服馬解)**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武應服馬以韁控有道駕馭有方言非剛毅勇健之謂○賦也)

老(春秋傳曰初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欲立之而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是從)

也洵美且武(武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而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惟命是從)

上行私可知矣不幾公伐京京叛叔段已出奔鄭見党人全爲叔段要譽故始易命而終責也

○賦也二句當作一句讀的是信美是好就便人意

豈無居人(見有人而居的大處)

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通詩以美字作主皆私党喜段此已暱故沾沾以致誇美之詞叔段之輕佻浮揚宛然如見夫公孫仲謀之輕佻浮揚宛然如見夫公孫仲謀之輕佻浮揚宛然如見夫公孫仲謀

欽此。當一個人。服馬當一個人。更無第二個。故曰。無兩才。兩才字相同。否。曰。此俱以兩才為說。不必另看。只是仁與武。俱就本章。極形容。

○大叔于田章

此鄭人美叔段多才好勇也。曰。夫人拋一技者。皆足以自表於世。況我叔備才勇之長乎。美哉。叔出于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矣。但見御轡使馬。執轡則緩急得宜。有如組之委。而驂則諧和中節。有如舞之蹈。逸叔在彼藪澤之中。則火焚以射。而火烈其舉矣。斯時也。逞祖禖以暴虎。于以上獻于公所。夫衆方變色。而莫之逞。叔也獨擅其能。豈不足為叔也歟。而徒搏之下。或有博笑之庶。將叔無習此事。恐其傷女矣。故朝叔戒之耳。

（別明）陳木叔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無才不美。

乘。叔出于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黃矣。中正服馬。其力壯健。實為上駕之乘。外兩驂馬。稍次服焉。有如雁行之序。逸叔在藪澤之中。火焚以射。而火烈其揚矣。斯時也。我叔御則極其良馬。御莫難於落控。叔則保馬從禽。而曲折如格矣。又能止馬待獸。而控制不逸焉。以言我叔之射。則極其善矣。射莫良於狩逸。叔則既舍拔而樹乎矢。又能乘猛而逐乎矢焉。叔之全材如此。

大叔于田

（序）治兵。

（傳）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箋）大叔段多才而好勇。其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日。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大叔出奔共。

開門。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其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日。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大叔出奔共。

叔于田全篇

前叔于田。叔自出田也。大叔于田。叔在鄭從公于田也。兩叔于田。叔在藪。從公所御。所見。通以于田為主。三章方獵正獵。平獵。諸俱歸重下四句。○看來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作詩夸美。亦不過媚而勇。而驚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鄭。以罪鄭。而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謂兩服。兩驂。四足也。

執轡如組。（轡是馬嚼。如組言柔順也。）兩驂如舞。（兩驂是馬。如舞言調和中節。善御其馬。是以嚼柔順如組。驂則如舞。調和中節。）

（別）是諧和中節。善御其馬。是以嚼柔順如組。驂則如舞。調和中節。善御其馬。是以嚼柔順如組。驂則如舞。調和中節。善御其馬。是以嚼柔順如組。驂則如舞。調和中節。

諸如舞。只作一知。謂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九景如此。

叔于田。乘乘黃。（乘黃是四足也。）

（別）作澤。是禽獸。

火烈具揚。（火是用火燒藪而射。烈。燎密貌。具是俱。王解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故不推謂火田。）

若宿之所。

為待。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

搏獸于敖。（敖是地名。）

（別）曰。（累）

（別）說。若田事則皆俗所尚。豈肯以為非而戒之。○賦也。此命方獵時事。上段四句。三章俱說御馬。大概之辭。迄在裁以下。又是指其實而言。

之。

叔于田。乘乘黃。

為上駕。

兩驂鴈行。（是驂馬少以下服也。後如雁行。般。只敘其往獵。如此。未說到此。）

叔在藪。火烈具揚。（揚。也。）

叔善射。則忌。（助辭。）又良御忌。（良。亦是善。）抑磬控忌。（抑。亦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抑縱送忌。（縱。舍拔曰縱。送。）

乘。下乘字。四足也。

執轡如組。（是馬嚼。如組言柔順也。）兩驂如舞。（兩驂是馬。如舞言

[劉明]流乘回曰。磬是縱馬後禽。控是止馬以射。吾宜。作御馬說於獵無干。

我叔出于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駒矣。中兩服馬。則各首在前。外兩驂馬。則必手在旁。迨叔在彼藪澤之中。火焚以射。而火然其盛矣。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於磬控。叔馬則慢忘。矢無事於縱送。叔裝則不忘由是矢不用。則釋棚以納矢。弓不用。則以櫜而藏弓。田事之畢。而從容整服。又如此不久深可美耶。以鄭人之愛叔。可謂深矣。惜乎安為之黨。而不知叔之才勇日著。遂所以取敗而遠亡也。

[劉明]鄭謙止曰。馬行遊矣。發弦納矢于筩。以釋其棚。以狄之弓則舉。而藏之櫜。之其後容浮意。如虎丁能牛。擬力而拔矢。拓也。即箭尾合弦處。弓引滿則矢放。拓以任其去。故曰縱。即俗謂放箭也。弭弓弛也。要到也。弓滿時。弓弛向內。既放矢。則以手放弓。隨勢傾倒。其外向外。直指于前。以逸矢達矣。故曰逸。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賦也。此單正獵時事。于田在藪。自不可上。下。作。對然。作。兩段。遞落。亦文勢。必然。三章皆如此也。御。馬。說。於。獵。無。干。

叔于田乘乘鴇

乘。馬之驅曰。鴇。白毛曰。**兩服齊首**。兩服。首。自任前。**兩驂如手**。是兩驂。任旁。捎。

叔在藪火烈具阜

二。車同。然已是終事時事矣。**抑鬯弓忘**。是發矢。是看。叔發矢。無事。于磬控。害御而不勞。于縱送。善射而不勞。于射也。**抑釋棚忘**。是解。是矢。笥蓋。欲納矢。而先釋其笥蓋。**抑鬯弓忘**。是弓囊。欲發弓而遂納諸囊中。謂藏之也。此二句。承上發矢來。馬遲發矢來。覆。矢。是從。戒其傷。女者來。詩意。矢。各開說。○賦也。此章終。獵時事。

傳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全旨 各章皆首句為主。衆師遊戲而不得歸。句句是模寫其無所聊賴之狀。蓋遊戲者。高克之罪。所以狄於河上。既散之後。而實叔未散時。河上之景象。如見其所以散也。然不必補師散以後。○清人章此責文公不善。撫。也。因命將出師。不可偏於惡。今鄭之師。責不有歸。彼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于彭地。狄人以去。無可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載馳載驅。旁。不息也。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疊見而鮮明也。將卒以是但相與遊戲于河上。而翱翔自適。以為樂而已。夫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之。何哉。○所率清邑之人。今在于消地。四馬被甲。則未嘗勞。敝。而應。肰。其甚武。二矛在車。則失英已盡。而重舟之疊見。但相與遊戲於河上。而逍遙自如。以為樂而已。夫兵而逍遙以處之。其勢不至於潰散乎。○且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河上之軸矣。以駟介。則無事於控制。而陶。。以自適耳。有在中軍之左立。為之四。碩。躋。躋。滿志。善。刀。而。藏。之。亦。可。想。見。叔。段。洋。。之。意。矣。

清人在彭 清。鄭邑名。高克之師。皆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在彭。有爰居爰處。無敵可樂意。**駟介旁旁** 駟。四馬。而被甲者。旁。馳驅不息。貌。而外見也。不以衛車。而不以刺敵。重而不以衝突。旁旁自如。**二矛重英** 二。矛。重。英。以朱。為矛。飾。重疊。**河上乎翱翔** 翱翔。遊戲之貌。**河上乎逍遙** 逍遙。猶翱翔。意。遊戲自樂。蓋此。時。此情。進退。無。如。此。自。拔。遣。耳。○賦也。各。首。句。提。起。馬。與。不。相。對。末。句。緊。連。上。

清人在消 消。亦河。上地名。**駟介麃麃** 麃麃。是武貌。旁旁。麃麃。存無事不得歸。自馳驅。○賦也。**河上乎逍遙** 見所存者。重舟。而已。正見。師之久。意。**二矛重喬** 矛之上。勾曰喬。所以懸英者。今英。蓋。但。于彼。

而擊刺所則但以抽且為戲至於居車之右
中而為帥者不過安坐於車上而致飾於
容好之美為安能振旅擺軍容以作左右之
氣清散之尊不於此而可決哉夫舉一國
大柄而授之所惡之人委一国大衆而致
之潰散之地鄭非失用賢之道哉

（剖明）吳云非曰翔翔逍遙兼孫率言之左旋二句只舉將帥一車而言士卒之軍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呂東萊曰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

（考）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侵
（克）奔陳○鯀（鄭）高克
其君文公欲遠之而不能於是久而不召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爲賦清人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恤其君文公恐遠之恐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翔翔河上久而不召

清人在彭（軸）亦河上地名上言在彭在消在軸言在彭在消在軸者見師久則玩遷徙無常隨意所之也
駟介陶陶（陶陶）是樂而自適之貌只駟介言勿指人說
左旋右抽（左旋轉御車而在將軍之左旋是就駟介言勿指人說右抽是拔刃左旋則無執綏死右勇力之士執兵器刺而在將軍之

賦也。此章言德之著文采可觀。英華發見。與三英之粲者稱也。粲晏兮二句。擬此題須發得文明光采氣象。晏者日麗之象。而大夫則日宣者也。粲其以象告乎。粲者星回之光。而大夫則明之德。而服光明之服不免矜乎。鄭有美人世之所以滋大者。有由然矣。此所為反表三嘆而不已也。

【剖明】倪鴻寶曰。古制云。素絲以英喪則五紞。三英。其義實同。或用五。或用三。制各異耳。非有奈。偷之別。二邦字亦重者以。鄭。俗之靡。而得斯人。猶之以鄭。俗之陋。而得斯人。新之固應。褫肰煥肰如此。

【參証】按大全朱子說。以英字穩。頂上舍命司直說。戴君恩曰。真文章。從真氣出。久一見近。又有把直彥。俱作所受之理。應首章看。並存二說。以俟參者。

○遵大路章

淫婦為人所弃。作此以留之也。曰。我與子有情之緣。怨作無情之戀。豈以情可逝耶。今子棄我而去。遵大路之上。摻執子之袂。而留之。子之去果以我履錯有惡乎。此恐已謝而成故矣。子毋以我為惡。吉。當不逝。絕夫故舊之交可也。豈以交欲有定。堪分袂耶。○下章講同。

【剖明】合遽絕二字方得。產字之義。

【參証】嚴氏云。鄭其效弟。此毋。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托為挽留者之詞。不產故不產好以先公之義諷之與其少留也。此從序說。

○女曰雞鳴章

此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曰。男子耽床第之樂。而疎緒交之雅有矣。未有婦人講道德之誼。而頹弃衽席之欲者也。鄭有女為子雞之鳴。當其將旦之時。女語其夫曰。雞既鳴矣。士咎其婦曰。特已昧旦。不止子雖鳴矣。婦又語其夫曰。時既昧旦。則子可以出。而視夜之如何。意者先日之明星。已出而爛然乎。特亦不可失也。既以不可失也。子當朝朝而往。七取星歷而候。以尽其我業可矣。

【剖明】陳行之曰。星歷常以晨飛起身最恐。君子也。莊公失之。國人思挽焉。

【序】遵大路。思君子。棄之。國人思挽焉。

女曰雞鳴全篇

謂交際皆。居常門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脩戒脩德便是大。興。子是婦指夫之詞。興是起。是起。因有起手兩句一問答也。鄭是相儆戒城。重。婦上。第法。大段與孟子見齊宣王章一般。

女曰雞鳴全篇

通篇精神在女曰二字。內以下是雞鳴時儆戒之言。但屬意中情。事不作已然說往七意。二句以氣相連。下雞鳴昧旦。俱說為真不作想像許多德業生。此二語然。疑其一時。鏗鏘。光景真有。所子無產。視于無產。意在子。

興視夜

（子是婦指夫之詞。興是起。視夜是視夜之早夜也。）明星有爛。明星是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俗所謂曉星也。爛是光明。此句是因夫有浮躁翔翔。是往來行。有急速爭。時意非爭。其先也。而昧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此。

興鴈

（弋是以生絲繫矢而射。鳧水鳥。鴈是鳴之小者。時也。）○賦也。二句分。上是儆以可與之時。下是婦因儆夫以當為之。女曰雞鳴。須知昔先王之訓。雜三編以興庶政。民用高偷然然而陶。乎女之鳥。而已。儆乎女之心。有不能自禁。驟然而聞。而肇服乎女之口。無暇措。則須要發得儆醒意。

早明星見則向晨矣故欲戴星而起往取凫雁即此便有急速義在非但翺翔為急也○馮五玉曰治生之事非止弋也拓弋之一事而諸所治生皆可人意

成分者男子之事中饋婦人之職使子于凫雁若弋而中之以歸則戒業之常亦已畢矣吾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由是以所宜之物與之飲酒相樂而期以偕老焉則夫婦之情歡洽交通已極安靜而和好矣將見心和氣和而聲之和應之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若此也

[剖明]曲礼云大夫无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樂宜玩安靜而疎心穆和好了琴瑟亦安靜和好而人心生也註中亦莫不三字記云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哀樂感者其聲噍以殺此靜好者心和則聲和也

弋鷄易云巽為鷄鷄巽主號令鷄能知時故為鷄也管輅別傳云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祝記曰祭宗廟之礼雞曰翰音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雞春秋說題辭云雞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為言性也佳而起為大期莫宝也韓詩外傳田饒云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在今注云雞一名燭夜九家易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鷄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相感志云野雞屬陰宅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元鼓翼而後鳴雅翼云雞鳴必三度故礼有初鳴而

弋言加之[加]解作中弋言加之之蒸頂上文來飲酒以明偕老亦此意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爾]以摟拊言凡物花手曰爾

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琴瑟]亦安靜和好了琴瑟亦安靜和好而人心生也註中亦莫不三字承飲酒相樂來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了琴瑟亦安靜和好是和好此二句不過○賦也二句略分上下同享其樂

子偕老偕老是相期意要知此二句不過以樂為樂正見憂勤中樂處

與子宜之宜是和滋味之所宜與子宜之意故舞其七加之意

知子之來之[來之]是意氣所感召有以致同類之應也

雜佩以贈之[雜佩]是左右佩玉如珩璜琚瑀之類贈解作送無說其來故贈其往字義相應解佩亦是與其夫使夫贈之非此婦自贈也

知子之順之順是志同道合相親愛而其夫能順其妻之心也

雜佩以問之凡遺人物謂之問順則不忍其疎濶故思問之

知子之好之好是情好深密意道德非吾等能知之也

雜佩以報之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賦也此章總是樂其夫之所與而皆欲有以厚之也一意而疊言之知子之來之一章總此處大親賢以修德意三知字不可忽蓋以雞鳴而觸嚶鳴之德以旦氣和通解氣之位夫婦可以當朋友則亢職在如賓之位膠漆可以為琴瑟則托契在如蘭之臭今而後子謀子締交子解子雜佩矣

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璜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鵝

佩之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曰曰美之為之賦雞鳴○關文多是君子二字

女有琴瑟我與子靜好矣吾與子靜好矣吾與子靜好矣子婦人厚而於長者猶也我苟知子風声感召而有所來之賢則當解此雜佩以贈之庶有以結來者之心矣且分投而心孚者子之所順也我苟知子所順之賢則當解此雜佩以問之庶有以堅順者之心矣敬業而樂群者子之所好也我苟知子所好之賢則當解此雜佩以報之庶有以投好者之情矣而子雜佩矣吾為蓋必如是然後君子之德可成而吾心亦少慰乎吁一經席語耳即養生無知大義且有招贅成德之恩為雜鳴之女真女士矣

[剖明]馮五玉曰揔是激勵他去親賢見淳婦人女子也汲：要欲附賢家況有丈夫氣者云可不思所以招致英雄規敬同子字來之等之字可見主賓人主已不可當無此而失賢人也○三知字要認婦人汲：本合來賓妃是三樣明嫌隙管凡佩者皆是也夫不是指定二人鄭問報只形容好逑之誠無所不至雖服飾之玩舉無所惜

知子之來之[來之]是意氣所感召有以致同類之應也

雜佩以贈之[贈]解作送無說其來故贈其往字義相應解佩亦是與其夫使夫贈之非此婦自贈也

知子之順之順是志同道合相親愛而其夫能順其妻之心也

雜佩以問之凡遺人物謂之問順則不忍其疎濶故思問之

知子之好之好是情好深密意道德非吾等能知之也

雜佩以報之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賦也此章總是樂其夫之所與而皆欲有以厚之也一意而疊言之知子之來之一章總此處大親賢以修德意三知字不可忽蓋以雞鳴而觸嚶鳴之德以旦氣和通解氣之位夫婦可以當朋友則亢職在如賓之位膠漆可以為琴瑟則托契在如蘭之臭今而後

非實刺也○鍾伯敬曰雄雉之詩雖居則勉以知德雖鳴之語相聚則導以取友如此婦人良師友也

○有女同車章

此亡忘舊之詩也曰好色者人之所同能今何奪有以住遥耶彼有女同車既有以慰吾快觀之頓矣而其顏則如舜木之華何妖婉之可愛也長庶止從容將翺為將翔焉垂其所佩之玉惟瓊與琚也以如是顏色如是佩服又有如是態度美哉此孟姜也信乎美矣而且都也同車者不有餘荣耶○有女同行既有以遂吾締好之私矣而其顏則有如舜木之美何艷冶之可觀也且行止舒緩將翺為將翔焉鳴其所佩之玉衝衝可聽也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又有如是之佩服美哉此孟姜也固宜德音之昭播而今我之不念也同行者不亦有餘光耶夫游奔之人而私之以閑靜美之以德音共可以觀私欲之敝矣

詩明陳木叔曰且都非真有閑雅之度德音非真有資淑之名挹之心一述于色自無往不見其美耳于嬰琚見其美人色于將衝言其德音各以其類

附錄陸羽明曰觀序刺不昏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国之助至於見逐及看詩中孟姜明明是蘇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婚詞

○山有扶蘇章

洪女戲其所私者曰男女之相與起於情愛之私何今所見非所愛耶彼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妖者吾之所願見也何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且也哉夫以戲謔之詞而道其親狎之意情欲之流極矣○下章講同

詩所顧鄭士曰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正言見子都耳蓋惡極而謔之之辭

附錄鄭潛谷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是誠乏資乃君所往見非子都也彼童也故以為丟非所美矣○忽之為人自幼

序女曰雞鳴刺不說德而好色也

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

陶雅也蓋治容艷觀多出於富貴甲族薰蕕今漫之下彼作大人賦被褐茅茨止蓋淫鳥能關雅乎

山庭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英之顏瓊琚之佩所謂鄉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舜木名其華朝生暮落如舜華是顏色之艷冶可愛也陸佃曰舜取翺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軒舉翺翔就行動說翺翔是車中衣服迎風軒舉翺翔就行動說翺翔之狀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

人言一瞬神賦竦輕飛而來翔意同

佩玉瓊琚佩玉也瓊琚是玉之美瓊琚以瓊為琚即說

彼美孟姜

容而可咏嘆之非有別意○賦也

洵美且都洵信也都閑雅也即就上顏色儀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

英猶華也

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將將是聲行則佩玉有聲也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德音是性情之柔和播為美譽也不忘久而不渝也○賦也

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仲謀之則有女同車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国之助至于見逐國人刺之也○忽世公子昭公也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與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為無所逐金仁山云文姜有秀慧之資晨北之禍雄狐之事計必已久鄭忽之辭亦可謂明于禮義矣祭仲不能將順其美引之當道俾以禍義自強顧乃勸之娶媯女以求強援是知有勢不知有義先固其無援竄突而逐之則仲乱賊之党耳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皇仲而明忽之正也至於編詩而錄此篇者正以皇祭仲耳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全言井真榕之也

扶蘇是扶渠也此二句是地荷華小花

隰有荷華荷華扶渠也此二句是地有美物興下無美人也

不見子都子都古美男子之名借來以指顏色之美情意之厚者

乃見狂且狂以情之蕩言○興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枝葉以顏色充盛放縱也龍是紅草一名馬蓼

不見子充子充以情意充塞言

乃見狡童狡童之而興不宜見見者反見之也非真以為狂情意充塞言乃見狡童之而興也不過欲見已相狎之意耳不見乃見正是戲詞不是所見非所期之謂

而好名非有為國之慮也莊公多內寵而忽辭嬖于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
曙如扶蘇之生于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芘不如荷華之生于隰
得其澤以滋大故箱子以為絜而子同乃所謂在耳

○蘀兮章

此淫女之詩也曰男女之情時能死之子非不近人情者特先之者不在我也彼蘀兮蘀兮木稿而葉將落者則風其將吹女而落之叔兮伯兮果有諒予情歌之感而有以倡予者乎則予將繼其後以和女矣何也予固吾之所與以相樂也予倡子先是有意于予也予豈能以忘情哉○下章講同

[叅証]詩故云非刺也國人思黜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發仲主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隕蘀以見忘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與飄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倡就其自稱安指叔伯○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吹指叔伯○興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者所以成就其私情較和益切矣）

○興也此以葉蘀而風飄與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要字对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耳

[叅証]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鄭莊公之子忽儀表突華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惡仲而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弒忽立學齊景公伐鄭殺叔盧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殺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之詩托言風之隕蘀以見忘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與飄同）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安指叔伯○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吹指叔伯○興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者所以成就其私情較和益切矣）

○興也此以葉蘀而風飄與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要字对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耳

[叅証]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鄭莊公之子忽儀表突華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惡仲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弒忽立學齊景公伐鄭殺叔盧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殺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之詩托言風之隕蘀以見忘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吹指叔伯○興也）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倡就其自稱安指叔伯○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與飄同）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者所以成就其私情較和益切矣）

○興也此以葉蘀而風飄與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要字对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耳

[叅証]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鄭莊公之子忽儀表突華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惡仲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弒忽立學齊景公伐鄭殺叔盧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殺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之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吹指叔伯○興也）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倡就其自稱安指叔伯○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與飄同）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者所以成就其私情較和益切矣）

○興也此以葉蘀而風飄與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要字对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耳

[叅証]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鄭莊公之子忽儀表突華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惡仲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弒忽立學齊景公伐鄭殺叔盧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殺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之詩托言風之隕蘀以見忘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吹指叔伯○興也）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倡就其自稱安指叔伯○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漂與飄同）叔兮伯兮倡予要女（要者所以成就其私情較和益切矣）

○興也此以葉蘀而風飄與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要字对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耳

[叅証]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鄭莊公之子忽儀表突華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惡仲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弒忽立學齊景公伐鄭殺叔盧立儀突入于櫟使傅瑕殺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

我當褰裳涉溱以從子子即駿涉之旁邪
如子而不思我則子固自有戀之者
在則我亦豈無他人可以寄吾愛而必於
子哉彼狂童也何其狂之若是哉○二章
語同

附録序曰思見正也疏云國人思忽突
而定忽也箋云鄭亦非遠我之望彼亦
非一國而何其皆不來也狂童蔡絨自
立其狂已甚不可緩也○鄭潛谷曰褰
裳欲君求衆正自助也褰裳涉溱其與
子同難也豈無他人胡不博謀而廣慮
之狂童之狂也甚矣慮必及君蓋危之
之辭仲置君如奕棋蓋其易也故數以
狡童目焉

○丰章

此婦人自悔之詞也曰往遠之際人之悔
恨係之況遇其人而率負其約乎如子之
丰也容足愛矣而俟我乎巷亦非可謂無
情于我矣自是而相就為之奚不可者顧
我乃不送之則我之過也能無甚可悔哉

子思我褰裳涉溱褰裳見其急涉水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豈無他人見其濫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亦鄭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士未娶者之稱豈無他士見其纖

狂童之狂也且狂童猶狂且與狂童耳○賦也

傳子良去国不忘諫君賦褰裳思見正也狂童忽行

箋褰裳思見正也狂童忽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

丰今全言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悔後會之可圖望是而悔生也鍾伯敬曰叔伯即前人望其復來申後約也朱註痴甚

子之丰兮丰指所私之人顏色之丰滿俟我乎巷兮俟巷俟堂言情之多也悔予不送兮悔是追悔其失不送見已情愛之薄○賦也

子之昌兮昌容貌之盛北堂是門塾之堂悔予不將兮將是承奉此昌無大異俟我乎堂兮堂是門塾之堂悔予不將兮將是承奉

此送見○賦也

衣錦褧衣衣穿上曰衣褧禪也裳錦褧裳裳穿下曰裳褧褧衣褧裳自是右人衣服常服勿說惡其文之著此乃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亦是盟誓之辭駕予行歸是前緣既失復圖後會意○

備道其盛餘治叔兮伯兮叔伯即指前不送之人舊說泛指他人非是駕予與行此是共堅

谷可以脫人也○賦也

賦也

傳公子小白適莒

箋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全言揔以思為毛宛然者其室而杳然者其人思

東門之墠墠是除草之地町畽然田畔可種者是言東門之旁有墠○茹藘在阪茹藘草名阪

東門之墠墠治而平是言東門之旁有墠茹藘在阪陂陀不平

東門之墠全言揔以思為毛宛然者其室而杳然者其人思

眾者我而恋我者子此時此情欲其相諒也

東門之墠墠是除草之地町畽然田畔可種者是言東門之旁有墠茹藘在阪陂陀不平

東門之墠墠治而平是言東門之旁有墠○東門之外而有所植之木是維柔薪也之處而可種者茹藘指所與為者之君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邇近也吾安能定情而

而柔之下則有幾枝而成行之家室定維

○二章語同

夫我之不送不將前悔既莫追矣及今猶
可圖也我也衣錦而尚之以褧衣褧錦而
尚之以褧裳所以華其躬而燦然動乎人
者固自若也夫叔兮伯兮死亡俟巷俟堂
之初心仍駕車以迎我乎我即與之同行
可以謝不送不將之愆矣○二章語同

辨駁舊說上曰子吳專指之下曰叔伯
吳泛指之前之悔亦只口頭說全无自
新後又轉望他人又回自新情蕩極矣
泥注痴板之甚

○東門之墠章

此淫女思其人而不得見之詞也曰吾人
思念之情乎於不得見則益戚彼東門之
旁而有墠也墠之外而有阪也茹藘則已
生乎上矣斯地也宜維其人所居其室則
甚遠矣但其室則邇而其人之居長者則
不得見焉其人則甚遠也吾安能定情而
而柔之下則有幾枝而成行之家室定維

斯人之居矣夫斯人固吾之所願見者也我豈不不思哉但我雖思子而子之居於彼也則久而不來矣是子自不我即也何時使我浮見而慰我之心乎夫情切于所思則乎性情之正矣

評選長幼玄曰其室二人千古相思儀情見乎辭其人甚高奉風而請伊人六句意象縹緲極美此詩以室迩人遠盡之說者必欲坐以淫奔究甚究甚

○風雨章

此六淫女所作曰安莫樂乎男女之相遇肰使遇之非時兒恐人之耳目長而洩吾之私也今也風雨凄凄肰而寒涼正值晦冥之候雞鳴喈喈肰而可听未當平旦之期斯時也君子如約而來而吾得手既見則妻妻者不足以當其慘喈喈者遂足以寫吾臻也兩情遲迓各遂所願前此思念之情云何而不爽乎也哉○下二章講同例則凄凄喈喈極道其時之无聊也一說既見君子作領挺之詞更深一層

此思中之境其人之意乃非遠乎疑恨之詞○賦也此章慕之而嘆其遠

東門之墠不正家室踐是行列貌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有歎其情之薄意○賦也此章其是思之切而與其亟就之詞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全言三章一意以既見為主思以久待而得遂其欲故喜劇而不能禁反覆道之

風雨凄凄凄凄寒之貌雞鳴喈喈喈喈是雞鳴之声按風雨陰又在時之氣雞鳴喈喈雞鳴之候故其氣凄凄然而寒涼若此非風雨之氣也既見君子云何不夷夷是心悅則平○賦也

風雨瀟瀟瀟瀟是風雨之声雞鳴膠膠膠膠是羣雞之声雜也既見君子云如此而愈矣○賦也

風雨如晦言風雨之夜如晦雞声不止既見君子云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詞喜甚于瘳七情於鬼○也各上二句言其感情其所期也下二句言其心如其

所期也

附泰陸明明曰依序說則首二句是乱世光景識之者有天地晦冥異象爭曉之感

○子衿章

此亦淫女之詞曰男女之相與莫樂于相聚莫不樂于相聚彼青青肰子之衿也我思其服想見其人悠悠肰我思之于心而頃刻不忘矣于乃漢肰於我也豈以我不往就子耶自我言之情既相孚則形迹可無拘假我之不往子安不嗣德其辭音以對思之長歌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嗣前紹續其音問此二語不必拘往來常套也○賦也

附明子衿子佩蓋因其服想見其人意問不續又新一來此二句有如能如責之意

之子果何在乎彼子挑肰而有跳躍之形逢肰而有放恣之狀蓋在城闕之間矣斯同吾之所思而顯見者一日不見今如三月之久況不止於一日乎今也安得常之見之使江漢以聽挑達之手乘而日侯至日之稱相周旋也哉子何秋乎者

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風雨思君子也乱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雞翌云雞能自守不為風雨所止故詩人以比不改度之君子

子衿全言當以悠悠我心為主先慕責之末後想之

青青子衿領以青色緣之子其文發而衣純以青悠悠我心悠悠是思之長歌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來恩然責來之意○賦也

青青子佩祖不佩青玉而此云青七子佩者七佩瑞珉而以青紐綬繫之故証解青七為紐綬之色悠悠我思

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此二章以思而緩怨之

挑兮達兮挑兮挑擢達兮達之形謂擢達之手乘而日侯謂來止之輕翔也達於悠不拘之形謂襟懷之洒落也有微責之意不必作美詞在城闕兮所居之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此二句言其切于思○賦也此章記憶而深思之

新子一本聯

○紀無貞操以依序說乃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絕于挑達無儀孝其荒淫故不見而念之深

○揚之水章

溱女謂男子曰天人相與貴相知心而說如所此予與女乃不免跡跡之疑也豈為人言所中耶彼揚之水其勢微弱則一束之柴不能流矣況我孤少相愛之兄弟陰利予與女有兄弟之親矣女慎無信他人謂予與女有兄弟之親矣女慎無信他人謂予與女有兄弟之親矣女慎無信他人謂

婦不時宰如此付之死可不徒故曰聊無我負。

○野有蔓草章

此男女相遇而作也。曰。夫人相與而相遇。斯慰其情矣。彼野有蔓生之草。露之零于上者。則溥晄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其美也。邂逅于斯也。則有以慰吾風昔之心矣。寧不遂我願也哉。野有蔓生之草。露之零於上者。則漙：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婉兮而目之清揚之揚也。邂逅相遇於斯。則有以各遂其欲矣。寧不與子偕臧也哉。夫恣情於草露之間。而遂意於邂逅之交。男女之大防潰矣。

[附錄] 李氏云。此賢者不遇時而作。有美一人。識以美人目其君。如楚詞云也。○朱氏謂。此以爲草野之餘有遺君之頌。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字] 出其東門閭而也。公子臣孫兵革不息。男女相與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傳] 公。曰人美之賦。林正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

[字] 野有蔓草。思遇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字] 出其東門。

視芍之情也。悅心之樂不得與渙。二之水而係暢乎。溱始于觀遊。礼禁婦女无觀。慎微也。鄭士女殫于觀與。○下章講同

別明士曰既旦。復與從觀。頃刻女志之。宛轉流連不能為主。動于歡也。贈芍藥是別時情思之偶。鄭俗所重在采蘭被除。下數盈從觀相謔處。皆不暇采蘭一語事。○馮氏說曰。始用方字。下接一既字。徙轉一旦字。而復轉一洵字。且樂字。伊其字。詩家轉折之妙。无踰於此。

○齊風

疏曰。世家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弒胡公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靜立卒子厲公无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詩以之為次。

鄧潛谷曰。齊其有逸詩乎。三代之遺音未識也。然大風起之雅歌也。使非逸太公之風下矣。

○雞鳴章

此詩人述賢妃告君之詞也。曰。治化之勃必始於閨門。君德之修。恒由於內助。吾於古之賢妃見之矣。蓋其身御於君所。而心運於朝廷。其始告君曰。雞鳴所政君之當度也。公何時也。雞之司晨者既待旦而鳴矣。意者。羣臣之親君者。亦既盈滿矣。若云非雞則鳴也。豈乃蒼蠅之聲乎。吾其无如此。誠聞矣。吾君尚可安於寢哉。○既而再告曰。朔色視朝。国之常憲也。公何時也。夜之向晨者。既見於東方之明矣。意者。臣工之入朝者。亦既昌盛矣。若云非東方則明也。豈乃月出之光乎。吾其无如此。誤見矣。意者。尚可安於寢哉。蓋其恐晚之心。真有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子丁公嗣位子子莊公購立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人支風始作。○嚴華谷曰。政令僅及於畿內。而畿內之鄭亦自為列国。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于喪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舍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

雞鳴全篇詩人述古賢妃之美處只在敘事明白。聲無一字。通篇。皆一時告君之言。不可如舊說以昨雞昨東方四句作詩人罔妃言。而表其敬畏之心。則來章會且歸矣說得去。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朝來朝之臣。盈是滿古者大史奏雞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色始入。朝既盈矣。盈于朝門之雞鳴。雖道乃蒼蠅之聲也。○氣通作。妃之聞雞鳴。則以為蒼蠅之聲。是雞鳴雖道乃蒼蠅之聲也。全无似處。要知是極警畏言。月光欲似東方明。若蠅聲雞鳴。全无似處。要知是極警畏之心。蓋心于山非。必以理也。不可作誤聞誤見說。○賦也。

東方明。既是夜向晨時候。天將旦。而月落。東方發明。言先序矣。月既昌矣。昌是盛。既東方明。既是夜向晨時候。天將旦。而月落。東方發明。言先序矣。月既昌矣。昌是盛。既東方明。若月出之光。雖雖東方。今是蒼蠅微畏處。順文体。蓋月出非是。則下蠅飛。是言

聽於無聲視於无形故其辭懇切如此○
既而二告曰夜將旦則白玉作今當玉飛
矣之時我豈不與其子同寢而豪哉但
群臣之會朝者侯君不出將以君為貌恣
怠政當歇而歸以懵子矣歟所以懵子者
出我以歟之也先乃以子之故而并以子
為懵先以我之故而懵子此同子之所
深惜而子亦不可以自而其受人之懵也
是尚可以安寢乎哉夫告君如此誠可以
備宵衣之箴賢妃足風矣

劄明方出修曰其字與懵字可味說到
濃情可掬蓋見明作可愛○張蕃得曰
賢妃驚畏之心詩人隱隱不道破大都
風人之致借有為机倚先為用說妃不
是詩○在不說妃說尽便如爵雖索然
无味矣○熊寅牧曰序以此詩為陳古
刺今而朱子亦止曰古之賢妃則不知
何許人或詩人設為之亦未可知今人
多以為齊妃非是

○還章

賢妃凡四章首章言雞鳴夜將旦時而百蟲作興(興起)蠅(蠅)飛鳴聲言蟲飛則告曉切矣其子同寢(指君言)同寢而夢人將曉則更倦而思睡蠅飛(蠅飛)正其寢時也故云然以引起下二句會且歸矣(朝是會于朝)是會于朝門以俟君之出非會于殷時也(殷)各還其所也君乘不出臣亦豈敢自歸語極痛活特其命自警切如此耳無庶予子憎(憎惡其無色)非其微畏之心也○賦也此章則極其情以示戒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已甘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已之故及君言最微婉無庶予子憎句疑於斯時也子方宴安於深宮而朝廷之物議已騰於衆口其所以憶君之不出者吾不知其為何而同夢之甘子實為之則羣臣之所以憎子者先乃以子之故也須如此曲出方得註妙解

傳桓公好內衛姬(諸侯之賦雞鳴思賢如此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夜儆戒相成之道焉)

序雞鳴思賢妃也

還章

迨詩力狩者自矜于其先以示雄壯言我回眼予之便捷以致獲禽而子反歸功于我之輕利者皆不敢

此獵苟相稱揚也司田事以便捷為貴以子之敏從指示非高屬險便捷還肰遭我乎峱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而從逐兩肩是兩肩之獸寡子之逐所致也子乃讚恭遜順揖我謂我儇兮以子之能尚且見推矧此豈我之所敢當哉○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美何其茂也公也遭我峱山之道我與子並驅而從兩牡兩牡(獸之雄者)以往以子之茂為之也頌乃不以自居公揖我謂我好兮何見重如此哉○末章講同

劄明黃太稚曰並驅逐獸有何揖讓其交相誇奬如正是未知麀妃誰手之意爭之至也

子之還兮(還便捷貌是能縱指示非高壁險便捷之至也還是便捷其寔便捷自能輕利本一串事遭我乎峱之間兮(峱山名在齊之郊)面(面驅是並行驅馬)從兩肩兮(面驅是並行驅馬從是逐獸三臧曰肩是獸)揖我謂我儇兮(儇輕利也○賦也)

子之茂兮(茂技藝美也)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牡獸之雄者)揖我謂我好兮(好亦是美閑於馳逐曰好○賦也)

當而實自鳴其得意而齊國誇詡陋習於此緊可觀矣

子之昌兮(昌是才能之富)遭我乎峱之陽兮(山南曰陽)並驅從兩肩兮(兩牡獸曰臧)揖我臧兮(臧是善於田獵曰臧揖不出便捷能利意好應茂臧應昌字各可意會然亦俱在獵事上說○

牡)揖我謂我臧兮(臧應昌字各可意會然亦俱在獵事上說○牡獸之雄者)

賦也三章反覆交相誓一意紀淩深首句是已誓人來句是人誓已意氣飛揚跳躍見於眉睫之間

孝言三歲孝公之年號孝公即秦孝公又作研音研也猿猴雖小能大善為小兒時所玩弄之三

大司馬云三歲孝公有三歲不易相及者不又作研音研也猿猴雖小能大善為小兒時所玩弄之

也瑞鹿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洽則見一云王者德動皇法度則見雅云鴟視而狼顧鳥雄雌于雌獸牡猛于牡而狼名

頭白頰高前廣後

傳 齊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序 還刺宣也衰公好田獵從禽獸而无獄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著 全首

此是寫者伐爲女子之言故詩中毫无刺不親迎意而俟我二字已含譏刺矣俟我于著正俟于門外之禮也不知其非則可見其風俗也嫁娶親迎之禮只可於起幾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塔門始見其俟已是徒我是嫁者自謂著門屏之間夫家之著也俟我于著正婚礼曾俟于門外婦至塔揖婦以入所謂填也當日使勿所非礼之責故曰充耳素白色之絲瑱素絲懸之所以爲充耳之時也(乎)

傳 著門屏之間也(乎)

箋 著語助詞猶也繞也經即人之緣緣

俟我於著乎而 傳 門屏之間也(乎)

充耳以素乎而 傳 充耳所謂瑱也當耳使勿所非礼之責故曰充耳素白色之絲瑱素絲懸之所以爲

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 是加瓊華美石似玉所以爲瑱的而二句充耳二字領頭以

可見矣○自此而行其庭時則俟我於庭乎而將揖爲以入自寢門也言乎充耳吾見以青乎而不止於瓊華矣尚之以瓊瑩乎而不止於瓊英矣殊事以合敬飾物以飾即日雖新乎所見而揖入之儀宛乎在著之初也亦可以見其有加也矣○自此而升其堂則俟我于堂乎而將揖爲以升自而階也言乎充耳吾見以黃乎而又不止於青矣尚之以瓊英乎而又不止於瓊瑩矣礼殊於三揖物飾夫三乘日雖改乎所視而揖入之儀宛乎在庭之初也亦可以見其有成也矣要之揖入之儀雖可象也而親迎之礼不行則可阻也充耳之制雖可玩也而逆輪之礼不舉則可羞也齊俗廢而不知昏女安而不覺是以君子讀著之詩慨民風之不古矣

附異 著五等之爵制合祭祀皆以充耳傳分三章謂瑱華美石士之服也瓊英美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瓊瑩不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鄭箋以爲三章其

素而然此瓊華之瑱以爲充耳文義相足二句實一句也○賦也

俟我於庭乎而 傳 夫門之內寢門之外俟之于庭乃婚礼婚迎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尚之以瓊瑩乎而 傳 瑩亦美石似玉○賦也

充耳以青乎而 傳 青色之絲

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 階上之堂俟之于堂乃礼升自西階之時也

充耳以黃乎而 傳 黃絲

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 瓊英亦美石似玉○賦也于著于庭于堂俟之次序也統總瑱之繩五色皆備青素黃各舉其中之一色木謂之華草謂之華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瓊華瓊瑩瓊英亦只一物而變文

傳 齊俗昏礼不親迎

箋 君子既之行成焉古礼之壞如此矣

傳 君子既之行成焉古礼之壞如此矣

傳 齊俗昏礼不親迎

箋 如齊俗之行成焉古礼之壞如此矣

俟我於著乎而 傳 著門屏之間也

充耳以素乎而 傳 素白色

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 瓊華美石似玉所以爲

尚之以瓊瑩乎而 傳 瑩美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

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 瓊英美石似玉士之服也

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 瓊英美石士之服也

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 瓊華美石士之服也

尚之以瓊瑩乎而 傳 瓊瑩美石卿大夫之服也

尚之以瓊英乎而 傳 瓊英美石

述人臣親迎之禮但不知此詩是說何人供無所擬

○東方之日章

此淫奔者之詞曰男女之相與起于情也彼邂逅相遇者為時無幾其情未密耳方夫旦也皓彼日方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旦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我之室也眼我之此而相說也其情益有極耶○及夫夜也照彼月方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夜則在我門內之闥矣其在我之闥也顧我之跡而行去也此情亦有盡耶夫叙其來往之迹以道其彼此之情齊侯誠不美哉

制唱叙其來故云在室叙其去故云在門內蓋自室而出於闥將行也此女蓋未來而暮去者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

東方未明章

此詩人刺其君晨居無節號令不時也曰人君之舉動百官之從違係焉何君之不知耶今天別色入朝此常礼也今自東方未明之時我即顛倒其衣裳蓋將為入朝之行也夫衣裳顛倒於未明則時之既早矣既又已有從君所而未召之者蓋銳以為晚也況有失之暮而不可必者吾將何所依歟哉○二章講同○夫以無節之君居故行不時之號令是豈雖知而狀哉今天別柔荑之期以蒲雜夫風非經固也若不之時者狀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其內外之限明也最夜之限昭然甚明然我是爲則知無雖知失領乃昧朝夜之候迷寢興之節不失之早則失之暮而無一定之期焉吾人之歌況召令者將何以聽政事脅失其所矣詩人其深有憂也

孫鑑家塾嵐曰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考政月入而索奏案盛日中而斜度

東方未明夜未晞明夜未晞明非亦色入朝之時顛倒衣裳顛倒衣裳顛倒衣裳是顛倒其衣裳之上下也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是顛倒其衣裳之上下也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是顛倒其衣裳之上下也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

〇則嗟不獨且居此所以觸天時而宣淫化也辨衣詩人豈徒以不時之故而思刺乎

〇南山章

是詩刺齊襄公也曰不可遺者男女之倫況人君又為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崔然而高大也而邪媚之雄狐在于其上乃便便然以求匹焉彼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哉且齊道平易宮子既由此道以歸於魯則有室有家不容以相遺也襄公何為而復思之哉○又況之高厚五兩各相為偶而不可亂況復有妻乎自為偶而不可亂則夫人之名有定偶而不可亂者何以娶是且齊道平易既用此道以嫁於魯則為魯君之配矣襄公何為而復思之

南山崔崔高大貌雄狐邪媚之獸綏來配之貌魯道有蕩魯道

適魯之道亦蕩平易也齊子指文姜由從也婦人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懷是念止語詞便見非襄公所宜念意○比也此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襄邪淫是隱比之正者下指其賣倫以刺之

○葛屨五兩兩二屨也五兩五雙是冠緌雙止緌冠上飾也冠之下結為纓纓之垂者為緌必雙方可對結

冠緌之雙於自為相喻文姜非齊襄之匹是隱比之反者

止相與相從說○比也此章言緌與屨為相與之物各指其非偶相從以刺之

考昔太公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如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勤于政事而齊國治隱後世子孫能率太公之教皆有不能晨夜者乎

序齊人大相成以勤事齊大大相成以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東方未明刺無節也

宜明礼義以正其心社邪安以闢其意曰為又使之游宮其欲以孚與載夫一則刺齊襄一則刺桓專以襄為主特何魯桓弑兄自立有危以不終婚以齊帰而於鄭成乱於宋樹三壁以自固有篡者齊用齊襄特張以行焉文姜與齊以緩決桓之不能制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敵於燕其妹以桓之忿怒也故義振刺襄也而於文姜無所言及之者以此統不足道也詩人之意亦深矣哉

〇別明馮氏發曰兩章用四個如之何皆深慈之詞而刺與殊已移肰與其中矣必告父母匪媒不得見婚姻之正也既得其正而不能防止者何哉所以不能防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婦魯桓酬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〇憤天倫者刺必殺齊襄亦秉失位之殊則是天道彰則較著矣蓋秉桓遠彭生之禍也

南山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平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〇興也此二章歌一步序而漸致果欲蹴其則猷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亦何益哉能循其序則綏角之童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忽然而見其能是小非不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〇興也此二章歌一步序而漸致果欲蹴其則猷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亦何益哉能循其序則綏角之童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荒齊子庸止曰已知止曷又從止

〇興也此二章歌一步序而漸致果欲蹴其則猷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亦何益哉能循其序則綏角之童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

蓋云取妻必如之何必由父母既曰由止曷又鞠止

〇興也此二章歌一步序而漸致果欲蹴其則猷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亦何益哉能循其序則綏角之童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

析薪如之何匪媒不得娶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〇興也此二章歌一步序而漸致果欲蹴其則猷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亦何益哉能循其序則綏角之童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

南山朝隮婦人之道曰歸止曷又鞠止

〇興也此二章歌一步序而漸致果欲蹴其則猷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亦何益哉能循其序則綏角之童可以為大近非不可以為遠也

**

且突然戴弁以出。蓋嬉於成人之列。此豈弭弭等而強求之乎。蓋童子乃成人之漸。極有戴弁之期。循其序焉。則勢有必至矣。脫則天下之物。循其小可至於大。循其近可至於遠。何以躐等為哉。

（詩明）馬沛祖子。此章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相對之言。末句最可味。近小有成。遠大正醒。出四無字精神。方言凡事相見謂之突。

（箋）詩故云公嘗師於首止。殺鄭子詹。環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鄙矣。又嘗與宋暴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於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衆恃力。何能有成乎。於角而弁。蹙蹙之喻也。

○虛令章

此田獵者。衆人之稱曰。獸來者大也。縱指觀者人也。今走韓盧之捷。搏獸於山林之間。顧下之環。令人欣其有發矣。以言名其人。則便捷輕利。獨擅一時之能。抑何其發展乎。而循序之有成者。類皆然矣。若徒逞其好大之心。而忽其務遠之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戒令人知所戒慎。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礼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虛令令

三章一意。蓋是相與。此是嘗人。依曰嘻同。遠歎者。大也。發縱指示者人也。當以人為主。美仁字面要。

（傳）甫田大夫。令令。領下環聲。戰國策曰。韓回盧。天下之駿犬也。

（箋）令令。領下環聲。戰國策曰。韓回盧。天下之駿犬也。

其人美且仁。（美）就本義。就事德。

（傳）甫田大夫。令令。領下環聲。戰國策曰。韓回盧。天下之駿犬也。

（箋）令令。領下環聲。戰國策曰。韓回盧。天下之駿犬也。

其人美且鬈。（鬈）言髮好貌。要見武勇。詹發。○鬈也。此與下車美其人。

（傳）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序）甫田。田時。相歡。要說。勿說。

（箋）襄。此。佃。賢。髮之好。本田獵時所見如此。○賦也。各章首一句。輕。逝。逝。重。下。句。

盧重環

（重）環。訓子母環。是一大環貫一小環。

其人美且鬈。（鬈）言髮好貌。要見武勇。詹發。○鬈也。此與下車美其人。

（傳）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序）甫田。田時。相歡。要說。勿說。

（箋）襄。此。佃。賢。髮之好。本田獵時所見如此。○賦也。各章首一句。輕。逝。逝。重。下。句。

盧重鋂

（鋂）是一大環貫二小環。

其人美且偲。（偲）多髭。亦要見武勇所。詹。發意。

（傳）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箋）襄。此。佃。賢。髮之好。本田獵時所見如此。○賦也。各章首一句。輕。逝。逝。重。下。句。

（序）甫田。田時。相歡。要說。勿說。

（箋）襄。此。佃。賢。髮之好。本田獵時所見如此。○賦也。各章首一句。輕。逝。逝。重。下。句。

敝笱在梁

（敝）破壞。（笱）以竹為之取魚者也。

其魚魴鰥。（魴）大魚。（鰥）魚也。

齊子歸止。（齊）指文姜。（歸）是婦從之者多。見無所顧忌意。○此也。

其從如雲。（從）言其衆多也。

（傳）夫風之賦。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序）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敝笱全旨

此詩刺魯非微弱。威令不行。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可見莊公自有妨母之理在惜乎不能也。

○敝笱章

卷耳試而莊公。姜氏扶宗國之重。凌其子。薛氏下以意其淫。舉國懷之。狀惟夫人所欲。而且莊公即有心制之。力安能及之。故詩人以利莊公。以天下有敵國。而可使在夷也。且相與之間。有推愛無乖戾。而極其輕利意。此是本。

（仁）就。十田時。相歡。要說。勿說。

（傳）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序）甫田。田時。相歡。要說。勿說。

（箋）襄。此。佃。賢。髮之好。本田獵時所見如此。○賦也。各章首一句。輕。逝。逝。重。下。句。

盧重環

（重）環。訓子母環。是一大環貫一小環。

其人美且鬈。（鬈）言髮好貌。要見武勇。詹發。○鬈也。此與下車美其人。

（傳）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序）甫田。田時。相歡。要說。勿說。

（箋）襄。此。佃。賢。髮之好。本田獵時所見如此。○賦也。各章首一句。輕。逝。逝。重。下。句。

盧重鋂

（鋂）是一大環貫二小環。

其人美且偲。（偲）多髭。亦要見武勇所。詹。發意。

（傳）襄公好田獵。車。見武勇所。詹。發意。

（箋）襄。此。佃。賢。髮之好。本田獵時所見如此。○賦也。各章首一句。輕。逝。逝。重。下。句。

敝笱全旨

此詩刺魯非微弱。威令不行。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可見莊公自有妨母之理在惜乎不能也。

○敝笱章

卷耳試而莊公。姜氏扶宗國之重。凌其子。薛氏下以意其淫。舉國懷之。狀惟夫人所欲。而且莊公即有心制之。力安能及之。故詩人以利莊公。以天下有敵國。而可使在

梁。其比無魴鱮。大任其社。不而不能制也。非魴鱮不可制也。惟有故無以制防閑也。服制尊君柔婦不能防閑其母也。不從定王。惟其不能防閑之。是以車馬隨從不從王之命。而惟文姜之號令。以歸於齊。[illegible]其法行之衆。始初之如雲。爲向使慕。侯能誠敬。以從其母。刑威以馭其下。則車馬侍從。必從其命也。何歸齊而從之如雲哉。○二三章講曰。

剖明 林叔舟曰。詩下。一。敏字。形容太。盛。○鍾伯敬曰。只其從如雲三句。羞殺齊侯。○楊見宇曰。三從字有味。如雲如雨如水。雖言其多。只見順而從。之如雲之飛揚。如雨之溶溶。如水之滔滔。

附辨 郝仲輿曰。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爲二國患。未子改謂刺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乎。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苟可制。子之於母。他曰弗克。夫不制其妻。則曰敝笱矣。欲敝笱以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魴(音方)魚名。鱮(音敍)亦魚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如雨亦衆也。象。齊流。○比也。重一牧字。魴鱮。泉敬不足威令不行。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上)有出入自如不復限制之意。**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如水亦衆也。

考 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杙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東海之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盈車之魚。必非笱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引尔雅云。鯉魚子謂鯉。鯉字異。古字通用。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耶。○陸璣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網魚得鱮。不如陷茹。則無以防閑之也。

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杙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東海之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盈車之魚。必非笱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引尔雅云。鯉魚子謂鯉。鯉字異。古字通用。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耶。○陸璣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網魚得鱮。不如陷茹。則無以防閑之也。泉敬不足威令不行。

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杙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東海之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一釣垂一魴之餌。盈車之魚。必非笱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引尔雅云。鯉魚子謂鯉。鯉字異。古字通用。殊不知魚子尚未成魚。何云制以笱耶。○陸璣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諺曰。網魚得鱮。不如陷茹。則無以防閑之也。泉敬不足威令不行。

○載驅章

齊人刺文姜也。曰。蓋惡之心皆有之。何齊子往不然耶。吾觀其乘車而行。洵。狀其疾驅焉。有竹葦以爲車蔽。有去毛之革。漆之以爲車飾。蓋是車也。將何往也。[illegible]爲欲其寬平。齊子乃發乃除。此爲去齊。是將爲居侯之行。而曷無民以之心也。○馬以駕車。刑曰驪濟。而美者以御馬。則刺夫。待哉以刺乎。序說各有當也。○王銘新曰。舊說以爲刺齊桓非也。子禮于祝丘如齊師如防如發。皆往公時事也。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刺文姜之恬不知恥。正刺莊公之威令不行也。

惡之心久矣。又曰。防魯地。齊魯地。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又按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二十年。夫人姜氏如齊。二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二十九年。夫人姜氏如齊。由生。從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經。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從尔。而況如齊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所由生。故淫亂之所由生。故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次如莒。此以舊坊爲无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傳 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illegible]人刺之。賦敝笱。

箋 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載驅全旨

此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時事也。大都曠目之地。驅車策馬。由魯濟汶水而爲其所不忍爲之也。然止言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養之言。不可道也。

又志淫意滿。略無羞惡之心焉。詩人惡之。譏而刺之。

載驅薄薄 薄(音博)疾驅聲。見敝笱。至之。逐意。載驅薄薄。方文房[illegible]言其車如此。勿以首。仍爲馬。**簟茀朱鴻** 簟(音殿)方文房[illegible]車也。[illegible]車后

垂帶悸：而垂帶悸，言道有流，孫子孫孫，
于其上。言弟自疾，暴無忌憚之意矣。

（剖明）陳正大曰：車吉之旅，騂，馬也。車
馬之美，係聚魂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
曰蕢，夕出，弟自疾，皆經其醜，無恥之狀。
汶水之流，固湯湯：其盛，此從行之人亦
勃勃而多行，彼衆道有蕩之上，為宜長人
之議矣。蕢子乃駢翔以自得，何其不知恥
也哉。夫詩人反覆譏刺如此，其惡：蕢且
切矣。○末章講同。

（剖明）沈興曰：汶水其所經之地也。湯
重二國之境，敷意曰翺翔，曰遊敖，文姜
之情態，狀析快樂如此。無礼義，無羞惡
無忌憚，尽見於此詩矣。

戶也。謂用方文之席，以為車蔽也。（朱）是朱漆。（鞹）是皮
去毛之皮，以為車蔽之飾也。**騂道有旟**。（騂）赤
坦夷意。（道）有（旟）乃象夫人云齊子者，詩人之微
見國人屬目之地。**齊子發夕**。（齊）（子）乃象夫人云齊子者，詩人之微
不能待，則言急欲往也。較註更勝。○
賦也。此章言乘車之盛，而來會於齊。

四驪濟濟。（濟濟）美貌。**垂轡瀰瀰**。（瀰瀰）垂貌。**曾道有蕩，齊子豈弟**。（豈弟）樂易之
容，蓋喜其欲
之得遂，而形于容者如此。○賦也。
此章言乘馬之盛，而來會於齊。

汶水湯湯。（汶）水名，在齊南魯北。（湯湯）盛貌。**行人彭彭**。（行人）以從行僕從言。（彭彭）多
貌。**魯道有蕩，齊子翱翔**。（翱翔）自得之
貌。○賦也。

汶水滔滔。（滔滔）流貌。**行人儦儦**。（儦儦）衆貌。**魯道有蕩，齊子遊敖**。（遊敖）是縱欲
意。○賦也。此
二章，首文姜統徒御，而來會於齊。

（興）義公伐衛，姜氏會之于
卫。齊人刺之。賦載驅。

序載驅於道，道大都，與文姜淫泆，憎其惡於萬民焉。

○猗嗟章

此刺魯莊公不能以礼防閑其母也。曰：夫
人一身，惟威儀所以表君子之望，而技藝
所以多君子之能也。求其兼全之者，鮮矣。
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兼一而不昌，以
言其威儀也。体貌則頎然而長，而後儀容可
觀，能止則抑之若揚，而英華吳揚，美目則
揚眉而動也。巧趨則蹌然而恭也。其威儀
之昌固如此，以言其技藝也。精含侯之法，
妙巧力之全，大射則中乎鵠，大射臧也。賓
射則中乎正，賓射臧也。其技藝之昌又如
此。

（剖明）張賓王曰：人若低小，便无儀可觀，
故体貌俱為威儀，說抑若揚者，言公惟
自家體貌光輝，竟不可過，論衡同。人心
意志，而目多乘礼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礼
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拙，故美其巧趨
也。
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兼一而不可名焉，
以目則美白分明，而清明之可美，以儀則

猗嗟全言。通詩記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猗嗟字，極贊莊
公威儀技藝之美，而以嘆息之辭發之，是其語不
是者必有出於本貌威儀技藝之外矣，所以句句是
美處，都節節是嘆息不滿處，詩則字字是微詞。
是嘆息不滿處，不足之意。（猗嗟）嘆詞便寫，不足之
意。（昌）是威儀技藝之盛。**頎而長兮**。（頎）是長貌，此以体貌言。**抑若揚**。
（抑）抑斂之意。（揚）是舒展意。抑若揚者，言其動容中節，雖
欲表著猶若揚而是之，賦揚之更當何如，此何以容止
之不欲表著也。**美目揚兮**。（揚）目之動，是精神之
巧趨全兮。（趨）疾行也。（全）是超羣
之動也，故以為美。
如意正狀，其超走之
盛，此何以足容言。**射則臧兮**。（射）兼大射、賓射言。（臧）兼巧力言。射則句，單承
技藝言。○賦也。首句是綱領，已包下文威儀
技藝二意，中四句威儀
技藝之盛。

猗嗟名兮。（名）威儀技藝可
稱，名于一世。**美目清兮**。目清明。**儀既成兮**。（儀）舉一身面
言，以動容周
旋點。（既）成熟，不可選也。相似只應接愈煩而
儀文愈密之謂。必到終事而猶无違方，見其成。**終日射侯**。（終）自朝至夕
時也。（射）侯張布而射的，射有三步，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諸
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插皮曰鵠，四
布曰正。此射侯而曰正，蓋賓射也。凡射靖三耦而
此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能中也。重終日字。**不出正兮**。中之

終事之選所武之美然其威儀之可名如此則宜射侯之多而於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其技藝之可名又如此況如是之威儀技藝誠可為我齊之螃也又何所容吾喙耶

〔考証〕朝休復云桓與夫人如齊襄公醉而殺於車則莊之於襄仇也非螃也姜之於桓罪人也非夫人也莊公漢肰不問可以為人子乎雖若御愈烱於儀愈不可以為人即貫革之能渥中之巧不尋諸仇雖而從逞其標技以足醜矣故曰展我螃兮非拒其不為齊侯之子也若云是螃我者矣必非使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詞乎此說亦妙

猗嗟我公威儀技藝兮一而不變奪語其目則清肰而明謠其眉則揚肰而美媲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要於此可見矣時乎舞也則選肰而與於衆時乎射也則中鵠而貫乎革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媲巧力俱全誠可以禦亂匄技藝之要又於此見

〔考〕周礼梓人何皮侯采侯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註謂畫布曰正樓皮曰鵠是也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為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綵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為俊故取名

猗嗟娶兮（美貌）清揚婉兮（是目之美）（清揚是眉寬廣婉是眉之間婉然好也）舞則選兮

的凹之布上者不出正則展技螃兮（展是誠姊妹之子曰螃展我螃兮謂威儀技藝之可名如此誠稱其為齊之螃也亦詩人本意蓋欲露出魯莊公來未必有明非齊侯之詞蓋子閑之耳○賦也首句亦包威儀技藝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典儀原兩開說終日射侯二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

小序亦揣摩之詞蓋子閑之耳○賦也首句亦包威儀技藝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典儀原兩開說終日射侯二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

〔考証〕朝休復云桓與夫人如齊襄公醉而殺於車則莊之於襄仇也非螃也姜之於桓罪人也非夫人也莊公漢肰不問可以為人子乎雖若御愈烱於儀愈不可以為人即貫革之能渥中之巧不尋諸仇雖而從逞其標技以足醜矣故曰展我螃兮非拒其不為齊侯之子也若云是螃我者矣必非使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詞乎此說亦妙

猗嗟我公威儀技藝兮一而不變奪語其目則清肰而明謠其眉則揚肰而美媲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要於此可見矣時乎舞也則選肰而與於衆時乎射也則中鵠而貫乎革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媲巧力俱全誠可以禦亂匄技藝之要又於此見

舞兼文武言選肰是非衆人可及記言聲音必及于成均亦必成童舞象觀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詩言君之子教

叢書公曰。或以公行公卷公族皆晉官。而汾沮之水。于晉。疑魏風皆晉詩。從邶鄘衛諸詩非也。李子觀樂。邶鄘衛總謂衛風。魏唐其亂知魏風非晉詩也。

○葛屨章

此詩人刺褊急也。曰。儉以中礼為主。過於儉則非礼矣。彼葛屨用於夏宜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非其時矣。要襋三月而見肤。後以恍婦功也。今乃以之縫裳。使非其礼矣。凡裳皆統於要。又使治其要襋。豈凡衣皆統其襋。又使治其襋乎。遵要襋方成婦人。遂用而服之。是何其褊急若是耶。

刻明蘇子由云。君子之為国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隆也。犹可以不隆。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而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

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万。自尔。而後晉有魏氏。詩編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蕭魏之先唐。侯邶鄘先衛也。

葛屨全言

詩只以刺褊急為主。儉嗇是褊急根因。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指也。前魏之先唐。侯邶鄘先衛也。

糾糾葛屨

糾糾。繩也。是糾糾。繩也。是糾糾。繩也。是

則儀表之儕於禮御之容儉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肰雖可美而其中而有餘者則儉高柳志而无寬弘廣大之量其人之魁似不如是不名殊異于公路哉觀詩所刺而知國風而儉國儉示禮矣○二三章講同

（參訂）顧麟士曰以先度反炤則言采其美自謂其多隨取而足之意也先度迪解云有獻有為多才多藝

蘇子曰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泥淖淤澱也美酸迷也淤汾而采莫其儉信善矣肰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也

張七澤曰公儀子為魯相拔其園葵以卿大夫而與民爭利雖乎為下矣但未莫采葉采蠶言其意非真有其事正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蓋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意含蓄不露耳

（附參）方伯云初驪姬之亂晉先高辭公于自是晉先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官卿之滋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諸侯以括為公族公趙盾為旄車之族杜注云旄車公行之官

公路

（疏）公路掌國路之政令不同公路是掌公路之官各重未邻就內之度量言但僅不中礼殊不似公路公行公族耳○興也

彼汾一方

（一）方彼（方）長也言采其美彼其之子美如英（英）是華如英言閑雅若英華之可愛

彼汾一曲

（一）曲是水之曲流處言采其蘇（蘇）是水草彼其之子美如玉（如玉）謂容節之間縝密溫潤如美玉可宝

彼汾一梁

（梁）行列所以日公行○興也言采其蓼（蓼）是女其之子美如玉（如玉）謂容節之間縝密溫潤如美玉可宝

彼汾一行

（公行）即公路以其掌兵車之以二彼字相呼為興後兩句轉其語而誌之

（考）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經太原清源交城文水祁縣至平遥介休南入平陽府灵石縣界經趙城洪洞臨汾南歷襄陵太平絳州稷山河津汾河入于黃河山海經曰管涔之山其上先草木而多玉汾水出焉○莫陸疏云莫蓼大如箸赤節匕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緤以取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一葉似柳葉厚而可以為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子如拂实而紅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今吳越呼為茂子○蕢爾雅蕢牛脣陸疏曰今澤瀉也其葉如車前草大本草澤瀉又一名水瀉春生苗叢生諸淺水中葉狹長以牛舌仙經服食斷谷皆用之亦云輕能步行水上○公路公行止是一官變文以韻句耳此公路公行

諸侯之官故魏晉有之六卿則巾車掌王之五路車僕掌戒事之倅周礼六官皆無公路公行之官是天子諸侯異礼也○公族

君同姓

（疏）晉大夫曰曰曰曰口議之賦彼汾口（口）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礼也

園有桃今言

（通）詩以憂為主因小先政則有亡形故憂之（憂根思采政以經理國家安安生民內圖富強外抗侵伐況魏以河汾小國彈丸沮洳近于強晉君相所宜高日而憂而徒以怡堂厝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已先且長慮却顧者安得不思而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

（殽）是食言其先政蓋紀綱不振則其實之可殽也

心之憂矣

（心之憂）非憂國小乃憂同將亡此我歌且謠（歌）是琴瑟而合乎歌徒歌曰謠謂其所以憂之所當有備以防國家鄰時事意非假此以釋憂也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驕）是傲世處以歌謠發洩之

彼人是哉

（彼人）指當國者（是）字指國政言見踐當襲故不爰爰更者乃小國之体應如是也國之先政正

之滋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諸侯括為公族公趙盾為旄車之族杜注云旄車公行之官

○園有桃章

此憂國小先政也言國賴于政賴于真是乃當世恬安之輩徒幸福患之未至可憂滋甚矣彼園有桃其實可為殽矣況我生小國之中慨法度之弛其憂心欝結于中則既歌且謠矣肰不知我心者見我歌謠而反以為驕耳曰彷徨非小國之利而宗常寡安治之勢彼當國所為者亦已是矣而下之亂徒何為哉是人情狃于故習而不能均平來肰我心之憂其誰知也其誰知之肰此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二

則曰[illegible]何其特來之思耳。試思之
則如[illegible]行役乃國[illegible]將自愛不暇矣
何暇以動而非我哉。○園有棘其實可以
食矣況我遇小國而无政此心之憂且聊
以行於國中使人得聞而知之矣然不
知或心者見我行國而反以為狷肆而无
所止極且曰當國家之責者其所為已是
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夫然則此心之憂
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來之思故耳誠
思之則知无政之致敗將不暇非我而自
憂矣奈何其不思也哉。

[副明]黃石齋曰心憂而歌且謠所以行
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類歌謠是不
平之鳴而頌謂其國極士君子憂世憤俗之心
而頌謂其國極士君子憂世憤俗之心
不諫于世如此我然以為憂彼愈以
為是而以我為非蓋世之人情不越此
二端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踵也
若以憂者為是便能警悟國廹則何亡
國敗家之有乎。

子曰何其(子曰人指詩人言曰指上歌謠言其語)何其(助詞子曰何其古作詩者妄論國是也)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勿思如言未思嘆人不知其憂正不思國之无政而將亡也若思及此則必不以我為狷矣且試之大民是以事理之必至為與不必深求也與至四句為一轉)

[副行]來其實之食(棘是棗之短者非棘薪之棘)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聊是且略之詞行國)
(閒極正)從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閒極正)從行國
踏歌使通國之人皆聞而知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
中見出言其朝暮有極止乎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傲此死有極止乎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
知之蓋亦勿思(與也棘矣而以為食心憂而以行國亦是借以
發端行國同必須跟歌謠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是
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
遂知其憂思也
(行國而遂知其憂思也)
(棘埤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束為棗並束為棘蓋棗性重而
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嗣宗曰棘棗也此指楩棘而言)
(八月剝棗乃之大棗)

○陟岵章

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曰從役者人臣之暴
念親者人子之情自吾之行役于外也去
親遠而音問疎于是陟彼岵兮以瞻望焉
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恒于岵焉寄之矣
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寧不念我乎焉思
父必曰嗟夫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
止息誠可憫也然遠行易以犯患惟慎處
斯可得全尚其慎之哉犹可以來歸无止
于彼而不來也父之憂子如此我瞻望之
无及安能已于思哉○二章講同

[副明]鍾伯敬曰倒從父母說起深一層
上與梅哉非家鄉恭志之人不能道此
語望兄弟曰來克升曰觀陟岵而親之
所以為其氏者可知觀碩鼠而親之
所以賦其氏者可知
附參除九一回痛父母者莫如慕義念

魏人憂其国日日日賦園有
桃○關文當是小而无政四字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国小而迫而儉以啬
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以致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山)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役曰是想父念
自慎也)夜無已(已是止)上慎旃哉(上犹尚慎謹之詞慎心所發也)猶來無止(猶來者不敢必之
詞猶來止謂止彼而
不思歸也○賦也)

陟彼岵兮(山有草曰岵)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季少也)夙夜無寐(无寐
日定言其勞之其意思上慎旃哉猶來無棄(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賦也)

陟彼岡兮(山脊曰岡)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必偕是共
其同御同

父母者莫如陟岵居世忘天下者莫如
[illegible]之上志功名者遺母于絕域之
[illegible]視此愧甚矣若使黔婁棄海陵之令
歎仁傑望太行之雲豈閒陟岵之風而
[illegible]者乎

心十畝之間章

此賢者不樂仕于其朝也曰人之處世莫
貴于自樂而无求莫病于易進而難退今
十畝之間桑者屈于斯樂于斯性來自如
惟意所適何關人而得也惟我與子爵
祿雖列于朝然與其榮于身孰若無愛于
心行將與子還歸乎逍遙于十畝之間而
與桑者同閑閑可也奚可以屈于此哉夫
用世者君子之本心而遯世者非君子之
得已貧者吳言及此則魏之亂亡北于斯
矣○下章講同

劉明陽伯梓曰行字可味蓋雖不能如
[illegible]已不可挽矣詩人曰中心不言
[illegible]之義

十畝之間今如云一丘一壑之謂後之解詩者泥註郊外所受塲圃之地遂曰十畝其言偏正右若一夫授田百畝魏人口口賦陟岵

傳魏人口口賦陟岵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朋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今如云一丘一壑之謂後之解詩者泥註郊外所受塲圃之地遂曰十畝其言偏正右若一夫授田百畝魏人口口賦十畝之間

傳十畝之間桑者閑閑今桑者閑閑如所謂老農老人情性之言未必盡拘名數也閑閑不論其為植桑採桑也閑閑无累自適之貌有意○賦也

序國削小民无所居焉

十畝之間桑者泄泄今泄泄有餘而不迫之意行與子還今行與子還歸也

十畝之間桑者泄泄今泄泄有餘而不迫之意行與子還今行與子還歸也

是○然實牧曰唐人詩有相逢盡道之休
官去休下何曾見一人此詩亦只言行
與子還行與子還尚未見室谷之自適
也然而賢者思去其親則當時之困亟
從可知矣

附恭孫士熊曰易重知幾詩重明時夫
子於趙殺鳴犢臨河而返於陵仲子辭
三公而為人灌園下此稅生為驩酒而
去得免宛銅之禍拂袖去國偏舟五湖者非
鴟夷子之遠遊乎曾美半糜雖魚自香
者非張季鷹之思歸乎行歌長吟與屬
云水者非南里逸士之當望乎三徑就
虛門設常關者非五柳先生之元亮乎
皆高飛遠去卓乎冥鴻風翼也

○伐檀第

此美賢者志也曰人知窮困之遇乃君
子所以發志也不知困窮之遇乃君子所
以厲志也彼其坎壈用力以伐檀將以
厲志而行陸意歌食力于車也今乃實之

伐檀全言此詩所表正所謂志也固窮安命其義矣先其功
必不肯不勞其事而有其功者用力指砥行自食
不食者亦細矣通篇只重厲志各章首七字言其事如此
其意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曉便思來售因其不
售而又矢此志也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時來
作我擅比例只義人指其志原如此舉其實事寫出和
苟得念頭不益勵意註中其志以為字可味兩胡字即是

河之清兮但見河水清澈力既強矣過又強矣胡之盛豈以是而遂困哉想其自勵之心必為擇稻而不得禾稼稻而不得禾也吾其之稼穡而不得禾也吾其之若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之多胡有之不飽也行獵所以得獸行獵而得獸也吾安之行獵而不得獸也吾其之若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之獸胡有之不飽也夫不以力之不逮者自阻而以事之當為者自勵彼君子兮何慮勞元求之飽而元苟且得食之心直能不素餐兮○坎：肰用力伐木以為輻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頗乃寘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直漪而輻元所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肰其志則不以是而遂阻也以為人之食力者貴自人其事自足其力勿不稼不穡而三百億之禾胡可取也不待不獵而爾庭之縣特胡可瞻也吾惟為吾所當為而已矣而食之不遂又奚悔焉是彼君子兮食力不逐而志且益加真能不素食兮○坎：肰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為食力謀也頗乃寘之河之滸兮但見河水清且漣漪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謀不遂矣肰其志則不以是而遂阻也以為人之食力者貴自人其事而遂阻也以為人之食力者貴自人其事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囷之禾胡可取也不待不獵而爾庭之縣特胡可瞻也吾惟為吾所當為而已矣而食之不遂又奚悔焉是彼君子兮食力不逐而志且益加真能不素食兮河之清兮

不素餐不素餐不必史推一曾即此使[illegible]柯汾曰君子勵志堅貞一念求不苟[illegible]子世者止說非力不食[illegible]謂之不程論不可揚之不[illegible]

○碩鼠章

民困于貪殘而托言之也。司国以民為本。民以食于天。碩鼠碩鼠而當即尔之貪而无食我黍而肤使其為害也。浅犹可以此安。今三歲之久習困于女。犹銀其所敬。而不碩爲吾何以堪命耶。奇今逝將去尔。適彼樂土。是樂土也。无害人之鼠。而吾之有黍。得以收而蓄之。以淨以資而用之。不亦爰得我之所乎。夫貪殘之政。使民欲去其国。此親之所以不可為也。○下二三章請問

剖明東澄嵐曰。逝將去。犹未去也。不過表已欲去之情。以冀碩鼠。无甚已之害。非是決于必去也。適彼樂土。亦意想料之詞。非真有所指也。杜詩表。寡婦謀求尽痛哭。却來何処村。此永號之意也。

附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人逐則走入樹空中。親国今河東郡。

序

碩鼠

魏之政苛重。民不堪其上焉。故作是詩。言碩鼠之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而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以是大鼠貪物故以此貪殘之人。)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貫慣通謂狎習也。三歲貫女。女是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為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任乎。)莫我肯顧。(顧是念。三歲貫女。)逝將去女。(逝將字有欲之於民甚久。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適彼樂土。(適往也。樂土只无貪殘之地。便是。豈必大有道之国。)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所只不受害。便是。未必裕于泰而周於用也。○比也。詩柄貪殘二字。尽人之財曰貪。指其国如此。)

碩鼠碩鼠。(以是大鼠貪物故以此貪殘之人。)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貫慣通謂狎習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麥在五谷。比正當之絶之。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為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任乎。)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麥我肯德。民尽力事之。而反奪食之。所以去也。)樂郊。(樂作宜。父柳于此而得伸其志。便與彼相宜。故曰爰得我宜。○比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不方為苗而食之。蓋見雖堪意。)三歲貫女。莫我肯勞。(勞勤勞。此何典。)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何得出此境。即在彼国之郊外。亦幸矣。語意加切如此。)樂郊樂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碩鼠。(以是大鼠貪物故以此貪殘之人。)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貫慣通謂狎習也。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麥在五谷。比正當之絶之。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為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任乎。)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麥我肯德。民尽力事之。而反奪食之。所以去也。)樂郊。(樂作宜。父柳于此而得伸其志。便與彼相宜。故曰爰得我宜。○比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唐風

疏曰。唐世系從之次。自叔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成侯生厲侯。稻。生靖侯。宜臼。宜臼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籍。生穆侯。費。自曲沃徙絳。穆侯卒。弟殤叔立。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自絳徙翼。七年為大臣潘父所殺。子孝侯立。為曲沃莊伯所弒。子鄂侯卿立。卒。子哀侯光立。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武公伐緡。滅之。復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時武公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子獻公詭諸立。今詩以之為次。

○綢繆章

傳。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乃敢燕樂也。可夫人之情。樂以即其勞。則其勞不困。思以即其樂。則不其樂不流。向也。終歲勤勤。歌樂而未遑矣。今蟋蟀在堂。則歲忽已暮矣。三時務農。可以浮一時之暇。及今不樂。日月將由此而除。歲事將興。吾其能樂乎。肸。樂。可也。樂。而太康不可也。今日得死以其時之可樂。而或至於太康乎。樂過則廢時矣。盡心顧其職之所居。而思之深焉。使雖好樂。而不至於荒。若彼良士之瞿瞿。肸。長慮却顧。而後其樂為可保矣。否則。一息不慎。死強之恤。豈吾人所以交警者哉。○肸。感之。雖。未見于為。故又謂蟋蟀在堂。則歲忽已逝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沓。農務。又以時而來矣。肸。今雖不可不為樂。而亦不可過于樂。蓋慮其所暇之外。而思之周焉。使雖好樂。而無意。之生。若彼良士之瞿瞿。肸。動而敬于事可也。○肸。為之。雖敬。而未見其安焉。故又謂蟋蟀在堂。乃役車收納。不稼其休之日矣。及今不樂。則日月其慆。

蟋蟀。虫名。堂。是室之基。戶內戶外總名為堂。在芒。九月之時。

歲聿其莫。聿。是。莫。是。晚。首二句。言。思憂乃能无憂。故休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篇皆以思為法。

蟋蟀在堂。蟋蟀。虫名。堂。是室之基。戶內戶外總名為堂。在芒。九月之時。

歲聿其莫。聿。是。莫。是。晚。首二句。言。思憂乃能无憂。故休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篇皆以思為法。

今我不樂。樂。如宴飲之樂。日月其除。除。去也。日月其除。此。揚雄。既閑。

無已太康。太。康。是。過于。樂。无。已。太。康。

蟋蟀在堂。蟋蟀。虫名。堂。是室之基。戶內戶外總名為堂。在芒。九月之時。

歲聿其莫。聿。是。莫。是。晚。首二句。言。思憂乃能无憂。故休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篇皆以思為法。

今我不樂。樂。如宴飲之樂。日月其除。除。去也。日月其除。此。揚雄。既閑。

無已太康。太。康。是。過于。樂。无。已。太。康。

職思其居。職。主也。職。思。見。思。居。居。指。農。事。言。不必象狩獵奏樂。

好樂無荒。荒。荒。甫。輕。戒。思。其。居。使。是。荒。荒。

良士瞿瞿。良。士。只。泛。言。一。箇。長。慮。底。人。瞿。瞿。是。却。顧之。貌。不。拘。定。在。農。上。說。長。慮。自能。敬。事。只。是。一。意。此。非。效。法。良。士。也。工。夫。已。盡。于。職。思。其。居。

蟋蟀在堂。蟋蟀。虫名。堂。是室之基。戶內戶外總名為堂。在芒。九月之時。

歲聿其逝。逝。去。也。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邁。亦。去。是。去。

無已太康。職。

農事又因時之無矣肰愛而不樂因不可樂而无即在不可樂中頑其所既之居有可愛者焉之而思之所既之外其有可愛者焉之而思之使雖好樂而无急於之失始也肰而慮深也肰而為深也肰而為波良士之休也肰而樂矣夫久勞而輒樂所以銘其勞之不已也方樂而即戒所以銘其樂之有歇也唐人風俗之厚於是見矣

[剖明] 張憲知曰詩詞歌其娛樂而又曰无已太康好樂无荒意殊不類蓋凡人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僭者或流于奢故疾來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思深慮遠也

[特解] 凌駿甫曰休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的意思人惟貪心不斷絕便妄想妄想便妄為

[愚] 是生人日用間所不能必其无者故要思慮字亦癡不外其居其外之事憂則操心危慮患深常在多內多供之地便有圖憂良士休休是憂

[考] 蟋蟀一名蛬蜘蛛楚人謂之壬孫幽州人謂之趋織里語云趋織鳴中有樂○賦也

[陸疏云] 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莎雞一名蟋蟀蟋蟀是也古今注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得寒則鳴易通繫辭曰蟋蟀之堂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趋織婦女織紝女工之象故詩云蟋蟀在堂歲晚婦歸是也

喜樂而永日者也何不及此先事之時日相鼓琴以享是酒食且以喜樂而洽燕笑之歡且以永日而尽今日之情乎若徒深藏他處不同聚岡曰以山隰之所有愛过訖而不為樂則一旦死肰以死他人入室得取子之琴瑟以樂子之酒食矣其可不及时以為樂乎夫憂及于身后之事而相劝以畢生前之樂則其憂愈深而意愈切矣此唐風之厚也欤

〔刘明〕熊魚山曰此詩只說及时非并戒紫都人而一味為樂也要知是前章一章人一時語一樣胠賜但名旬一番話頭耳

〔参証〕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又曰所遇惟故物勾得不速老又生非金石豈能長寿考賢相述此詩之意

勸苦勞生竟亦何用究竟衣裳等皆人生日用之常先过分湛樂之意○此也此亦句字相呼為與烙註三則字即此詩宜與到底

只人不可不樂其所有語意方完也

〔参〕揄之類凡十餘種框為刺榆則榆正摠名也釋木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亡亦榆之一種陸璣釋榆云白枌也而集傳因之此讀衛雅不熟耳

山有栲（考）是椿（樗）山有杻（紐）是檍（三句擬今夫山不有栲乎栲亦山之美材也然用而後知其美也益材可為車軸亡者未入輪人之手則亦與框亟若幽若隱若沙若漚若柳若杻若檍若栲若椿若樗若栲若椿若樗若栲若椿若樗

中衣公則次加裳：上加袞衣。揚衣上畫以是從之。萬其乃加袞冕之服矣：綠也謂染繒而赤免禍而無能也。已詢中衣之綠也。德猶之羽猶綠猶也。
編裳白黑文以褘領也。衣公裳蘇國君之之禮大夫士不用褘猶冕服用黑純而已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黻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二章言朱綠者繡畧詩作綃：是繒詩別名。於繒之上刺繡以為綃非五色備之繡也。

既見君子（君子指桓叔既見句是未見而預道之詞）**云何不樂**（樂是盛）

○比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揚之水白石粼粼水清石見貌）**我聞有命**（命是傾晉之命只作謀字石蓋謀自上出謂之命也）**未敢以告人**（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人指國人）

揚之水白石粼粼（水清石見貌）我聞有命（命是傾晉之命只作謀字石蓋謀自上出謂之命也）未敢以告人（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人指國人）

欲以侯服往從之而樂于既見也。
可盛裳之也夫惟習哀沃盛如此故
非命令之命。不可露出傾晉字。
通國之人尽可與言哉切不可認作言子昭侯
○比也以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強益盛也。
人观曲沃主舉謀而晉人弗與豈謂
國人

云何不樂（樂是盛）

○比也。

既見君子（君子指桓叔既見句是未見而預道之詞）

云何不樂（樂是盛）

○比也。

既見君子（君子指桓叔）**從子于沃**（沃之邑）

是欲從沃來二句是蓋遂其情也水喻晉石喻沃此內寓有石出
于水沃出于晉之意然晉哀沃盛在氣勢上說若以二地言則未
可盛裳之也夫惟習哀沃盛如此故
欲以侯服往從之而樂于既見也。

考（考桓二年傳云初晉侯之以千乘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若兆乎滅侯嘉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嘉耦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按滿文既弱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滿文逐成師而立昭侯之子平是為孝侯則當時云將叛而歸者亦滿文一二黨從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其曰聞命而不敢告人亦可概見矣其後成師之子鱔又弒孝侯而人立孝侯之子郄是為鄂侯鄂侯子光立是為哀侯鱔之子伯又弒哀侯及哀侯之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蓋三世而弒五君曲沃之罪真通於天而鄂侯之立亦自擁戴郎衆不附一沃父而弥斷也。

傷（傷曲沃盛疆）曰曰賦揚之水。

言（言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沃盛疆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之實（椒聊名似茱萸有針刺是盛而其味辛而香烈聊語助辭）**蔓衍盈手**（蔓衍是盛而彼其物之蕃衍盈手之多也）

椒聊之實蔓衍盈手

○椒聊章

序以為沃也曰天下勢而已矣愈深則愈盛若今日之沃是已彼椒之生也其實蕃盛則來之蔓衍盈手矣彼其之子氣勢盛大而莫之與敵則碩大而無朋矣且是椒實蔓衍盈手之時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或設為回人相語之詞謂中國有為叛以應曲沃者聞已命其徒舉事禍將作矣此微詞以泄其謀欲昭公聞言而恐懼早為之備也我聞有命者迫切之詞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昭公耳若真欲從沃則潛父之党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按朱氏此說較長典朱得其存之以俟參者。

也。枝幹益遠則其蔓將益蕃衍。不但盈升而止。歌則沃之碩大無朋。今固盛矣。其勢不能無盈升之日。盈昌大。上犹椒之枝。速而益蕃也。蔓非有人之所繁。說哉。夫喜今之盛又嘆後之益盛。民之屬望于沃者切矣。何晉之衰弱至此耶。○下章謂所之衰弱至此耶。○下章謂所

(明)楊伯祥曰。椒之性芬香。而少定。今一椒之寡蕃。衍盈升。其常也。翰恒叔晉君之別支耳。今日盛于桓矣。末二句是致歎之詞。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沃更不可言也。其後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之。則此詩以速條比其方來之盛。蓋不為無謂已。

○綢繆章

此男女失時之後。得遂婚姻而喜幸之也。曰及時婚姻者。人道之常。至于過時而不

且。遠條且。之子(子指桓叔)和大無朋。(硯大典音字一音。統威灵氣焰說見非。)無朋言無與為耦。**椒聊**之新長曰條。遠條是後來枝之長遠且是嘆詞只木枝之新長曰條。遠條是後來枝之長遠且是嘆詞只且為便。是悠遠之歎。末二句致嘆而已。不必作兩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兩)(于)曰。(朝)呂祖范氏曰。(蓋)椒不後以升較言蓋多也。特精 **彼其之子。碩**曾。○興而比也。

椒聊且。遠條且。○只兩比也。二章一意每章上四句是以椒之蕃盛。以沃之強大。末二句以椒之遠條而實蓋比沃之將來而勢益盛也。椒聊之實。全章擬須知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為告昭公。故稱桓叔。蓋親也。味椒聊遠條。以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詩其有忠臣之心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兩)(于)曰。(朝)呂祖范氏曰。(蓋)椒不後以升較言蓋多也。特精 **彼其之子。碩**曾。○興而比也。

椒聊且。遠條且。○只兩比也。二章一意每章上四句是以椒之蕃盛。以沃之強大。末二句以椒之遠條而實蓋比沃之將來而勢益盛也。椒聊之實。全章擬須知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為告昭公。故稱桓叔。蓋親也。味椒聊遠條。以三致意焉。其志隱其思深。詩其有忠臣之心哉。

傳曲沃盛。彊。口口憂之。賦椒聊。

箋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將衍。蔓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全旨通詩以見此良人一句為主。時行其禮。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自慶如此也。三章通是詩人口氣。其敘夫婦之言詞。至於不能自勝也。

綢繆束薪。(行綢)繆。束薪。束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與姻。不相知。亦必用禮以綢繆之。故借以起興。**三星在天。**(三星)是心宿之東三星。詩立故因謂之三星。(天)此星昏始見于東方。綢繆。仲春嫁娶。三星昏而不見之時。今昏而在天。則仲冬建辰。季春之候也。則時已晚矣。**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良)人。(婦)人稱夫之詞。注。忽見。(此)文何字生來。正是過時。(良)人。(婦)人稱夫之詞。注。忽見。(此)文何字生來。正是過時。

夕。子不可作不知其時說。見此良人。(良)人。(婦)人稱夫之詞。注。忽見。(此)文何字生來。正是過時。

子兮子兮。(此婦)人自思。**如此良人何。**(盖喜之之甚。然如夢之態。)**子兮子兮。**言故曰自慶。**如此良人何。**(知唐詩云。東方漸高奈樂何也。失時而後遂。頓喜不自勝。猶云不可當此良人也。有心歡達而口。形容不出。光景。○興也。四句分上與其得見于天。下喜不自勝之詞。然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托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興也。

綢繆束芻。(說文)(芻)刈。束芻之形。**三星在隅。**(隅)是東南隅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婚姻不得相遇。然而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然。)**子兮子兮。**(兼夫婦相苦說。)**如此邂逅何。**(亦是喜幸。○興也。如此邂逅。何。慶。慶好合若不能道其情者。喜極而轉為驚。驚定而樂為慶。忽相見而卻相羞而偏相傍。

浮遂其慶幸也。甚矣。今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夜之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志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指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良人。誠望外之幸也。凡情所當不者。必有以展其情。而后慊。其將如此良人何哉。○耳敘其夫婦相語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芻。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忽見此邂逅。乎。于是志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者。而相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于望外。而同牢合巹。恐未足以慶欲所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又敘其夫婦之詞曰。方綢繆以束楚。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久矣。今夕不知其何夕。忽見此樂者乎。于是志願已伸。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樂。必明日出于望外。而飲食歌舞。恐未足以慶欲所也。其將奈此樂者何哉。夫婚姻既成。而慶幸深。相邀以正。而無流俗之

而是孤其風俗之美歟。

孫鑛陳子父曰。遇災之禍。生于奢侈。庶之風俗而無婚姻雖不得其時。而無他忘是其厚于鄭衛也。肰詞不勝喜此所以異于二南也。

○杕杜章

此無兄弟者自傷之詞也。曰。人莫親于兄弟。以其情義之相聯屬也。而我獨無之。寧無望于人乎。彼有杕之杜者。孤特也。而其葉湑湑。肰依附之盛如此。而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無所親厚。嘗杜不如矣。肰豈無他人可与同行哉。特以隔形体。分尔我。不如我同父之兄弟。一氣而分。情義相徳。是以雖有同行。惟見其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雖非同父。亦同類也。胡不憐我之獨行。而見親於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使不至孤特而有所恃賴哉。吁。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求助焉。無聊極矣。○二章講同。

附肰語馮沛祖曰。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為自傷也。

附蔡呂東萊曰。杜雖特生其葉湑湑。蓋言喜公室枝葉彫落。曾杜杜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為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蓋深晓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不如我同父也。此解序說。存以俟覽。

○羔裘章

此刺大夫不恤民也。曰。彼以羔為裘。而以豹皮為飾。服是服也。而豈徒哉。

有情景

緡繆束楚三星在戶。戶是室南出之戶。昏見是室。此即夜分矣。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是美物。此言美女也。乃夫稱其婦之詞。天。言在隅。終言在夜之漸深為序。無淺深也。

傳晉亂民窮。口口口口口傷之賦。

箋綢繆。○按關文亦是姻娶時之意。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杕杜全章此詩以獨字為主。全是自傷意。首三句自傷其孤特。曾伏杜之不如。豈無他人以下另轉正解得孤行二字。因遂以獨行而告哀求亮。非以他人與同父較量厚薄。若有此意。便非求人語。

有杕之杜。杕是孤。杜是赤棠之杜。其葉湑湑然濶濶。本之蔭而葉茂。見以其本根獨行踽踽。正特不相親。義不相福說。非形影孤單之謂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行道有人。何云獨行。此二句正是注脚。乃踽踽中情事。非原其所以孤特也。只言口人弟部。原不當言他人。此解作輔碑下文求助意。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此解作心言。有眷恋之意。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是助。以事言。有扶持意。開說的不二之意。○興也。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與一句。又一体也。伏字照獨字。似正而[illegible]亦獨字。則字刻之。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菁是盛貌。獨行睘睘。睘睘亦獨行。[illegible]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同姓亦指兄弟說。嗟行之人。何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興也。

傳魏之君子。不能親其宗族。

箋杕杜。刺時也。君子。無兄弟。將為沃所弁爾。

序杕杜。刺時也。君子。肉離散。獨居無兄弟。以俗覽。

羔裘。刺時也。君子。他誘。

子豈容。

羔裘全言此詩集傳。說無定說。則宜從小序。刺在位不恤民也。只在我他子。三字叫應上見精神。我不容他造。

羔裘豹飾。豹是秋秋是神之大名。飾是袖頭之小稱。自我人居居。自是從我人之民也。居居是安民居居。豈無他人。稚子之故。稚子之故。承上來應君君。此二句形容自己伸望之切。而不恤

之所居故我豈無他人之可歸往哉但以外○賦也
化人非吾安居之係惟子之故耳不家與
親遠而歸則子當尽安民之道以慰吾之
望可也何為而使我安哉○彼以羔為裘
而以為皮為裘服此者乃吾人所藉以安
居者也故我豈無他人之可從哉但以他
人不能察民之道惟子之舊好而不忍去
也然則子當尽察民之道以慰吾之望可
也何為其不我察哉

（泰）鉅陸羽明曰居〻究〻若從好逸說
則居以究民之居言是身與之相依究
以究民之病苦言是心與之相体部氏
以居〻為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〻是
米盛瑞屋不能寬大之意則責數大夫
蓋矣說詩和姑食薺苦經好逸說為

燕來新婦（燕亦是祛釋名云祖舒也手所由出人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自我人究究（究究以察民病言）

○賦也

燕無他人維子之好（好即是心相好意隱究究○賦也全章蓋此所感何如耳惟此大夫以羔皮為裘以豹皮飾袪蓋燦然服飾之美矣我欲從我人居居于以親矣其光輝焉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蓋以子之能譽彰于人也素矣我之欲從以居居者此之故耳惟此大夫以羔皮為裘以豹皮飾裘蓋晏然服飾之美矣我欲從我人究究于以穷究其言論焉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蓋以子之才猷脩于已也美矣我之欲從以究究者心矣說詩和姑食薺苦經好逸說為

（泰）鉅陸羽明曰燕燕新婦亦是祛釋名云祖舒也手所由出人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

正是以兵而又曰如兵非兵謂之明比謂人皆下征口口口口賦憂狂
豈其成乎遠解云此比之頭而不比尾
只是一例更可笑今頓說若但將此意
先復其說必從征役請但和一氣滚到
而浮耕田衣也則思已過半無他法也

○下揭狂相時也暗公之後大亂五服君子
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假飲無礼狂益詠其意
此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矣

無衣全言 以宝遍請命于王其日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思

○無衣章

此述武公賂王請命之意也曰我周自開
国以来封侯錫命惟天子主之今晉国既
帰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所宜有也
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
[illegible]命出于天子則有以壓服人心而無
[illegible]矣是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爲
[illegible]所以請也不肯我自有之
[illegible]命哉○我既奄有晉
[illegible]

豈曰無衣七兮 七是侯伯七命衣服以七爲節周礼注鷩冕七章
衣三章一曰毳冕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
彝皆畫爲繡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五曰
黻背絺以爲綌只就衣上說不必依注燕車旗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所受自天子是天子安(吉)俱承天子之命未也有
而不肉一說就位上說謂安者位之安定也安定
則尊來而吉看來还不如承衣就爲一氣○賦也

豈曰無衣六兮 孔仲達云衣冠謂冠弁也餘則六玉冠則大辟鑄
此內無自無意朱註云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
赤舄矣非詠武公声也

不如子之衣安且燮兮 燮是煖也火也亦就衣上說是
衣物服不能即煖服又則煖命出於天子則無更易之意故說
與首一說就位上說謂一定與位終身不改逆取順守終無後患

何其煩也非是○賦也

序 反華谷曰以晉世家考之初潞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
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
侯此桓叔初舉而国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於翼晉人
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
再舉而国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
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国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
人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国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
緡滅之尽以其宝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
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于惡象弑大惡也王法
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豈真知存王戮正以人心所不
與非假玉灵以終不能定晉也又以賂王而得之乎取其美也聖
人致戾於名分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人
人得而誅之其亦必不與武公也已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
變之變而儆勵之意也他日三家分晉周王又移其命武公者命
于王者豈曰無是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
於天子則有以杜絶衆志而得以保其終
矣昔我雖有衣不如子之衣爲安且燠也
此我所以請也不肯我自有之我自服之
奚必子請命哉夫以我君篡国之人而爲
賂王請命之說其僞慢無礼如此蠱王又
貪其宝玩而許之可勝情哉

劉明陳道掌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請
豈曰無衣不如子何等跋扈頑嚚士曰
六芳或只変文叶韻如良馬五之大之
之例而不必有其理王臨川謂六着子
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
者天子之卿六命与子男同服故也劉
宗以爲未詳所出恐是臆說

○有杕之杜章

此人好賢。恐不足以致之也。曰賢者所恃以行道。在乎可爲之勢也。以食喻之。木之發榮。所可以飾意也。若有杕之杜。生于道之側。不足以爲人之休息矣。我之寡弱不足以爲賢者所恃。猶道左之杕杜也。則後者予雖以行道濟時爲心。必擇其可爲之勢。安肯強而進我哉。然我中心好之。而景仰之誠。實有不能以自已者。但無自而得。而滑飲食之耳。夫賢不于其勢。而惟心之誠。好賢之心如此。賢者安有不至哉。○下章諸同。

[附]陳[illegible]生曰。飲食君子。蓋肯進我。是望賢之切。而傳猶其不我遠也。非真君子有是心也。曰飲食之。與駕言出游。以寫我憂相似。蓋是長望之語。非絕意之辭。若直作無自而飲食則中心好之。反而心徒切。有甚意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來遊。我寡弱。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彼君子兮。指噬肯來遊。我。是發語詞。適是趨就于我。本君子行道之心。說盡忍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屑就也。不來正。是中心。妨之切處。而易字有思處。多方展轉爲來。正。是中心。妨之切處。而易字有思處。多方展轉爲來。正。是中心。妨之切處。而易字有思處。多方展轉爲來。

○采苓章

此刺聽讒之詩也。曰。說讒敬明。從古為患。肤俟忠言不越目前。情形未甚。倒置其敵人明枕有限。何今人之巧於說。即欲采生于隰。首陽之巔。非其所生之地也。欲說口之人。紊亂是非。以致主听。乃謂首陽之巔。有采苓采苓。采之于首陽之巔。則其事無稽。遠矣。彼說人為是言。以告于者。是以惑乎也。未可遽以為信。姑置之。而無遽以為然。也。察而審聽之。則羣奸可知。而是非莫掩。彼人造言者。胡為以害其好哉。何乎不能察也。夫說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惟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所以狀。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下二章語同。

〔剖明〕英穎卿曰。賦采苓者。本不為采苓。故之屬。此自二句。不必依註。將于歆字。喝起。依本文平。說。此物乃任此。處。且稱下人之說言。方得題旨。未可遽以為然。然人言。之也。無遽以為然。聽。言。之也。此在四句裁住。方不重意。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人）是陷人言是讒言。（為）字亦虛言出于為。言不是信上說。合旃合旃。（舍）置之。（旃）之自不不信。（苟）只就。言。不是信上說。合旃合旃。（舍）置之。（旃）之自不不信。（苟）只就。言。不是信上說。

調聽言自不為采進。惜乎。斯人不舍施也。

（首）（陽）是山名。巔是山頂。苓生于陽而日巔者。正。是者之善。然。人之為言。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苟亦無

○秦風

孟曰、非子之言孫爲秦仲、仲生莊公、莊襄公、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立、成公卒、弟穆公立、在好立卒子康立、康爲康公、詩以之爲次、詩傳曰、親唐見舜焉之故都、至是而風化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陶賦、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衰于夷矣、

○車鄰章

此秦人創見而誇美之也、曰、事出于耳見者不足尚、創見者爲可誇、吾君顯伐戎之績、而受侯豐之地、何者不見其可美耶、

車所以載行馬所以駕車、吾君向爲大夫車或有之、安得今有車鄰鄰之聲、備王公之制、馬或有之、安得今有馬白顛極天閑之選、以至寺人所以傳命者也、吾君向者或有使令、而寺人則未有也、今則未見君子、先有寺人之令、傳命而後入矣、凡此皆昔所未有、而今有者也、豈未吾人之所深幸哉、

[朝明]黃太稚曰、車多馬壯與西陲汧渭之時異、傳命出入、儼然諸侯之禮、與大夫時使令之異、俱有物見意、

夫禮儀盛備、正君民喬處之時、可不及時以爲樂乎、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我也殿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氣象新、國勢盛、此非他一人之事、而吾人之事也、則與之而坐鼓瑟、以宣和樂之情矣、若及今盛備、而不樂、則過時而奏至矣、安得不樂乎、夫諺有之、若無酒、慷慨如此、岐豐之序風矣矣○下章倣同

[朝明]熊宜齋曰、既見君子、則與之無飲

車鄰鄰、有馬白顛、是馬額有白毛、今謂之[illegible]馬、以千乘言、車多則声必盛、多則色必奇、前此在乘時、安得有此、故用[illegible]、此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一時氣概、未見君子、他處不見、即他日聞声稱朕之氣象、既見而[illegible]其各分、典[illegible]規模定矣、寺人之令、寺人所傳見君之賓、鄰封之使皆是○賦也、此章創見其君、即誇其所封地之陝者曰、阪有漆、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東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隰有栗、下濕地、既見君子、既見君子、得見也、典和、[illegible]、並坐鼓瑟、古人席地、鼓瑟必須坐、君坐臣亦坐、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只簡易相親、擊甕而缶、彈箏拊髀而歌、呼嗚乎快耳者、秦人四面、今亦宜改弦易声、進于中國優樂之盛、須坐、今者不樂、不須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樂國勢之盛、須見有人心勸進的意思、逝者其耋、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言其歲月之往、八十日耋、逝者其耋、非見、十說、即扶杖往觀、與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illegible]其宜、及時以爲樂也、隨文相足、集註四則字、平下未安、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簧是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声者、今者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相樂盡坐而歎疑曰今者若不為樂則自此以往其將老矣言貴及時須臾不可虛過歲月耳此驅役果敢之氣勇於[illegible]已有安能邑邑以待數十百年之意矣

[illegible]云秦夷狄之國也其初固已嫚笑三代柄用庵宜不待混一天下而已然矣夫子錄寺人之令以錄秦風垂戒深矣

○駟驖章

此秦人初見其君之田獵而譽美也曰吾君向未為諸侯雖嘗田獵矣但車馬之盛昔所無也今也馬以駕車則駟馬如鐵且極其肥大禽獸以制馬則而獸納之于觳六轡握之于手焉寺人之令昔所無也今也駕吉行狩公既率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嬖子也則左右率從以從公子狩焉是往狩而儀衛之盛如此

[illegible]明錢希言曰此只知其往狩之初儀衛如此閒以說去非定分駟驖馬而

[illegible]迹者其十○此亦此二章既見其君而樂其所有

傳衆公伐戎祈命為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鄰美秦仲也樂侍御之好焉

四驖全信此詩以狩為王蓋大蒐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此皆者不同古者狩以講武主

[illegible]習騎射擊刺未嘗以大從命載犬者狩仍戎俗非先王之道也

四驖孔阜（驖是四馬皆黑如鐵色阜是其色又有其力也）六轡在手（驖是駟馬肥大驖鐵孔阜齊其色又有其力也）六轡在手（驖是駟馬之轡繩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繩之於轅故惟六轡在手也）不必說驂性如意見御之善只轡在馬手說公（指秦君）媚（指田獵之官）君所親愛之人乃便嬖使令人非也）從公于狩（是獵于的往獵也○賦也此章是往狩二句）之媚子（公指秦君媚子是獵于的往獵也○賦也此章是往狩二句）

奉時辰牡（時是獵于的往獵也○賦也此章是往狩二句）奉時辰牡（時是獵于的往獵也○賦也此章是往狩二句）

冬獻狼夏獻麀豕故曰辰牡奉者（獵獸）獵獸（獵獸）獵獸（獵獸）獵獸

混鞏其所飾乃可淨其飾奏如與章國與閑叶鏞兵鏞叶則上下二句斷然各為一節若將遊于北園以人作主而下車馬分疏以犬帶說與算分析在他書明可以之說詩決然非是

蒙疏註故云說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延訪遺老諮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公之舅子也所從禽者獵人也以奮虎而載田也所尚可知矣

○小戎章

襄公承命以伐西戎從役者之家人作此詩曰如敎而後可以舉兵知制而後可以用兵戒君子以君父之仇為從役之典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但見我事之車小下元戎之制車之收飾所載者有軫焉淺甚制而弗深歐其便於攻擊也車之鈎鋙焉者有輈焉從前軫以上曲徒夫梁之宮隱也用皮革五處束之文章燦然矣服焉身夾于輈間無所入之患而驂次其側不容別以防之為之游環以馭其外出之馬為之脅驅以馭其內入為控制不逸安旅軫道之趨乎服馬頸當于衡固為承任之使而驂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則陰板之上係于驂馬之靷為續靷之環加以白金之鑾焉此協有法赫然載道之光乎車中所坐之茵固車之藉也則炳蔚虎皮而文以示威有不祭之色矣持輻受軸之轂固輪之主也則轂輸長車而暢以利用蓋蔽輻之虞矣凡此皆小我之制也使馬有非良不為虛車之徒歸乎今則駕我騏馬馬為其力而不齊其憂驂服之間皆上乘之選矣馬何如美盛耶以是車馬代彼西戎固義不容緩矣其如我之私情何言念我培乎溫厚和寧如玉之溫潤而可愛今乃在[illegible]至之中使我思其人而不得見寧不亂乎以此句車輅不敢動也哉

○小戎俴收

劉曰頌麟士曰小戎俴收舊說曰小戎為王貫下非也小戎俴收蓋相因耳小戎取行不取載故輈用俴此句車輅

[illegible]田狩之事閑閑之樂焉

小戎全篇

通詩重義義止詩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時車馬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與師則輕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是一篇大旨內先後二字更且玩味每章上六句總是軍容不必分析只看上說去陳述立格下四句總是一念字

只帶言勿與上平重

○小戎俴收

歐所載者即今車箱也但深四尺四寸故曰俴收小戎不以任載而以馳突攻戰為事故其輈俴取其便而捷也此句是車輈之制

○五楘梁輈鐵

義裏公也始命有對大車言俴收列大車之深收言小戎不以任載而以馳突攻戰為事故其輈俴取其便而捷也此句是車輈之制

○五楘梁輈

是以皮革束輈五處楘是皮革上有歷錄然文章之貌梁輈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但見我事之車小下元戎之制車之收飾所載者有軫焉淺甚制而弗深歐其便於攻擊也車之鈎鋙焉者有輈焉從前軫以上曲徒夫梁之宮隱也用皮革五處束之文章燦然矣服焉身夾于輈間無所入之患而驂次其側不容別以防之為之游環以馭其外出之馬為之脅驅以馭其內入為控制不逸安旅軫道之趨乎服馬頸當于衡固為承任之使而驂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則陰板之上係于驂馬之靷為續靷之環加以白金之鑾焉此協有法赫然載道之光乎車中所坐之茵固車之藉也則炳蔚虎皮而文以示威有不祭之色矣持輻受軸之轂固輪之主也則轂輸長車而暢以利用蓋蔽輻之虞矣凡此皆小我之制也使馬有非良不為虛車之徒歸乎今則駕我騏馬馬為其力而不齊其憂驂服之間皆上乘之選矣馬何如美盛耶以是車馬代彼西戎固義不容緩矣其如我之私情何言念我培乎溫厚和寧如玉之溫潤而可愛今乃在[illegible]至之中使我思其人而不得見寧不亂乎此句車輅不敢動也哉

○文茵暢轂

劉曰文茵是大將車中所坐的虎皮褥也暢長也轂形圓轉空其中以貫軸而輻之虞矣凡此皆小我之制也使馬有非良不為虛車之徒歸乎今則駕我騏馬馬為其力而不齊其憂驂服之間皆上乘之選矣馬何如美盛耶以是車馬代彼西戎固義不容緩矣其如我之私情何言念我培乎溫厚和寧如玉之溫潤而可愛今乃在[illegible]至之中使我思其人而不得見寧不亂乎此句車輅不敢動也哉

○駕我騏馬

騏是騏文之馬是左足白的馬騏是者力不齊色之意若一為字重在馬上是婦人指其夫

○溫其如玉

溫人概說其平日做人如玉形容溫字

○在其板屋

板屋是西戎之俗以板為屋

○亂我心曲

別之情言勿說得太凄慘要得他勇士壯義意○賦也五楘梁輈句擬車之進退視輈後接於收前鈎於輈車馬之交以聯也輈之淺深在制一者為緻一者為久軫輈前十尺而萊牛之其形長矣長則藉緻滕以為五也雜特堅固而可任已自伏兎不至轍七也其質

之制也。五楘梁輈。不梁則無以使服馬之進退。輈梁矣。其本易於不堅。故以五楘束之。其木與革相間是文章歷錄也。此句鉤紲之制也。輈直不撓後軾至蔽軾。皆曲而上。遠衛連軨也。兩句當一節。游環貫游環之中。脅兩驂在外易轉。尤為難制。故主獨以驂馬外言。有皮限隔服馬出不得出。而脅主服。驂主驂。以動靜為業。主入意多也。此句。馭驂之制也。除于軝前。不須牽挽。故云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馬是中。黑鬣以力。板以地。續遠之而參錯之一。守一。蒙而又四字。共一蒙。此句。驂馬引車之制也。驅續車皆繫驂。兩句。共一節。文茵暢轂。連駕我騏馬。又一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此一句是馬。說我心曲。只連在其板屋。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不特此也。彼馬以駕車。則四牡孔阜。有以副子馳騁矣。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馬是中。黑鬣曰驂。中是服馬。

龍旂之合（旂是干。如今遮箭牌。龍旂是畫龍于干以為飾。合是合二盾。而載以為衛。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也。龍旂以合載。尚其備也。）**鋈以觼軜**（觼是環之有舌者。觼軜是引車之軜。此是控勝之物。置觼于軜前。以係軜而亦以為飾。故曰鋈。以觼軜。驂馬逼于舍服。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于軜前觼上而已。不重制驂上。所主在軜。所重在鋈。尚其文也。龍旂之合。鋈以觼軜二句。觼旂得一可以無思。何素矣。素則無環。爵以章施。而今其文燦也。采色歷錄而可象已。夫尺制尺餘。其為物者如此。而軜之形。則何如哉。輈形貴曲。而太深則軜為弧。人不能發也。惟準之以梁。而弧而無弧。軜隱於郊原之中。無不如意也。輈形忠白而太淺。由馬如負。若終古登陟也。惟準之以梁。而終而無絕。終不分山坂之地。無不應節也。進則與馬謀。兩服在前。不得其伏輕大輕之度。故勒登馬力。既竭。軜伏而前服在前。不能一取馬。退則與人謀。而御者在全。更使其持策。揔書之能。故服馬人心。終義御。御本初伏不離。馬。作此題者。四字仍見次第方必。

四牡孔阜（四牡是四馬。兩服兩驂。孔是甚肥大。而駑駘驅意。）**六轡在手**（四馬八轡。只言六轡。以殄馬內轡係于軝前。不須牽挽。故云六轡在手。謂馬既肥大。而其駑駘驅意。）**馬是中**（赤馬黃馬。黑鬣曰驪。黑色之馬。驪是外兩馬。騏驪。即上四牡。代事尚強。故不齊色。而齊其文也。）**龍旂之合**（合二盾。而載以為衛。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也。龍旂以合載。尚其備也。）**鋈以觼軜**（觼是環之有舌者。觼軜是引車之軜。此是控勝之物。置觼于軜前。以係軜而亦以為飾。故曰鋈。以觼軜。驂馬逼于舍服。不得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于軜前觼上而已。不重制驂上。所主在軜。所重在鋈。尚其文也。龍旂之合。鋈以觼軜二句。觼旂得一可以無思。何其只當在手而已。不復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馬。何等毛色。則驪與驪。是中之驪馬。時不利。而盾利。矣。以鈍而操利之權。寧得。不合為擁盾。則如矯龍也。合盾則如交龍也。人觀飛躍潛見之竟。有不目眩。吾盾以為神龍。不可控御。否。鑣。浮環。可不耳說。何吐吾而金輝。彼益不昔。餘。標。不等于。餘。縱。當。操。縱之。熱。把。握。有。時。無。權。而。鑣。有。權。矣。大。以。經。而。司。樞之。妙。隨。係。以。軜。焉。鑣。不。動。則。如。流。金。也。人。觀。物。采。輝。映之。餘。有。不。神。鑣。吾。鑣。以。為。鋈。鋈。軜。迭。相。出。沒。否。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邑。即西鄙之都邑。溫。即是。何以為期。方解作。溫。則是歸期。方何為期。言此。）**胡然我念之**（胡。是何。以君子未歸。所將以除虎雪恥為事。而胡使我思之如此。益見情上。亦不能忘之意。賦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項。（項項。說去。皆言四牡六轡。而下又以四馬分言之。所重不在中與驂。重。驂。驂。驅上。見皆天下之名馬也。四龍見變化之象。合。指見防衛之。所係。納見維持之。固。參金見文采之章。○碩。解士曰。此章凡四轉。韻。皆手一也。中驂二也。合。軜邑三也。期之四也。又不但此也。四馬有甲。皆以苟金防之。取其便于旋習也。且知諸而中。而矣。三隅之並峙而龍繞耶。彼益不可為鈍。不可為弧。當鋈。亦之。哭。米。矣。不有盾利。矣。大以鈍而操利之權。寧得。不合為擁盾。則如矯龍也。合盾則如交龍也。人觀飛躍潛見之竟。有不目眩。吾盾以為神龍。不可控御。否。鑣。浮環。可不耳說。何吐吾而金輝。彼益不昔。餘。標。不等于。餘。縱。當。操。縱之。熱。把。握。有。時。無。權。而。鑣。有。權。矣。大。以。經。而。司。樞之。妙。隨。係。以。軜。焉。鑣。不。動。則。如。流。金。也。人。觀。物。采。輝。映之。餘。有。不。

伐駟孔群（四馬皆以薄金為甲。故曰伐。駟。孔是甚。群是和。被輕甲之駟馬。易于旋習也。而又諸和中節。故曰孔群。）**矢**（所以刺。矢。矛。以有三角者。亦在上為末。其下端平底。）**矛**（金。處。為本。謂之鋌。則矛。白金以飾之。故曰矛。鋌。何擬。矛而命義取。詩。伐。形。成。物。是。矛之。異。其。制。者。也。而。其。鋌。可。以。麗。為。矢。則。消。金。以。沃之。滿。脣。其。鋌。而。下。則。端。平。如。底。霜。鋌。未。樂。而。端。亦。白。色。如。映。而。其。亦。可。以。迎。敵。而。刺。必。重。傷。後。其。鋌。可。以。握。固。而。柄。不。銷。蝕。言。天。下。之。莫。不。陷。者。無。論。此。矛。也。宜。制。人。而。不。制。為。人。者。乎。）

蒙伐有苑（蒙。是雜。伐。是中。乃。是。盾。之。別。名。盾。大。者。謂。之。檀。中。苑。者。謂之伐。苑。是。文。貌。言。畫。雜。羽。之。文。於。伐。上。苑。然。有

如子以白金為其餘取其利于擊刺也。捨西雜羽之伐。以自衛者。其文章有光然而笑矣。其實子則有虎皮之鞍。其馬則有金鏡之膺。其未用之時。置之于韔。而弓必以二隱。非以備折壞乎。以竹為閉而約之。以絕非以三弓為体乎。以此器械伐紂。西戎在君子為孤也。而能無辭往役之義。然我念睽違已久。載寢之文。焉其能已乎。載寢而起居之不寧。是君子也。言其為人。則溫和而可親。安靜而不暴厲。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于身而聞于人。然乎遠而見乎遠矣。此德音乎。文良人可命如此。而今不浮婦。如之何而不思哉。吁。小戎之婦。知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與師。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劉明〕顧麟士曰。此章前六句。敘器用如自以三句為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卒惠公曰。秦侯雖悍。然行師事。大非公。能者所能雖。曰溫曰厭。○曰秩。○樓年。已逆料其必勝矣。

文也。可憐盾而命伐者。益形小於機制。從其中盾之別其名者也。而其盾可以工采。即雜物以文之。森森密密。盡形飛羽之動。搖搖山方。威貌。蜘蛛之狀。狀以雄身。介冑若檐。映而生色。俄以彈虎。文石若瑩。采而耳。內。人卜之英能陷花。無論北伐也。蓋為不可之膺。虎皮為弓室也。鏡膺乃是鍍金以飾馬當胸之帶。微暗其文也。何也。弓必有韔。橐之以以。以此器械伐紂。西戎在君子為孤也。而能無辭往役之義。然我念睽違已久。載寢之文。焉其能已乎。載寢而起居之不寧。是君子也。言其為人。則溫和而可親。安靜而不暴厲。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于身而聞于人。然乎遠而見乎遠矣。此德音乎。文良人可命如此。而今不浮婦。如之何而不思哉。吁。小戎之婦。知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與師。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劉明〕顧麟士曰。此章前六句。敘器用如自以三句為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卒惠公曰。秦侯雖悍。然行師事。大非公。能者所能雖。曰溫曰厭。○曰秩。○樓年。已逆料其必勝矣。

文也。可憐盾而命伐者。益形小於機制。從其中盾之別其名者也。而其盾可以工采。即雜物以文之。森森密密。盡形飛羽之動。搖搖山方。威貌。蜘蛛之狀。狀以雄身。介冑若檐。映而生色。俄以彈虎。文石若瑩。采而耳。內。人卜之英能陷花。無論北伐也。蓋為不可之膺。虎皮為弓室也。鏡膺乃是鍍金以飾馬當胸之帶。微暗其文也。何也。弓必有韔。橐之以以。以此器械伐紂。西戎在君子為孤也。而能無辭往役之義。然我念睽違已久。載寢之文。焉其能已乎。載寢而起居之不寧。是君子也。言其為人。則溫和而可親。安靜而不暴厲。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于身而聞于人。然乎遠而見乎遠矣。此德音乎。文良人可命如此。而今不浮婦。如之何而不思哉。吁。小戎之婦。知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與師。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劉明〕顧麟士曰。此章前六句。敘器用如自以三句為一節。與上兩章全不同。○卒惠公曰。秦侯雖悍。然行師事。大非公。能者所能雖。曰溫曰厭。○曰秩。○樓年。已逆料其必勝矣。

○蒹葭章

此思其人而不可得也。曰夫人情為勢阻則融目皆是與思。予今寧忘情于伊人乎。彼蒹葭之生蒼蒼而未敗。白露之降皓結而為霜。此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于此有所謂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彼此異地。寧有以動吾之思焉。今遡流而上從以求之。乃道阻且長。可望而不可至。順流而下從以求之。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

是思念處勿作思之之故。○賦也。

考 蒹葭成之族。既為大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又敗死于西戎。國王又為大戎西戎所殺。則襄公此舉。報君父之仇也。而又上承天子之命。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婦人所以亦勇于赴敵。而徒有憶秋之情。無有怨上之語也。然此必卿大夫之妻。君子良人溫其如玉。非士卒所能當也。

傳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序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蒹葭全旨 通詩反覆咏嘆。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一篇俱就水說。蒼蒼二句。點綴一時景色為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以起下文。無感物傷時意。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驚虛說個一方。正照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求之乃道阻且長。可望而不可即。

蒹葭蒼蒼。蒹葭是玄碧色。乃未敗時。白露為霜。霜是露受寒而點。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故下俱承秋水說去。

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丙人猶言彼人。泛說。）方。是想

晞蒹葭樹日底白露欲晞真有難為情矣○彼蒹葭則妻之矣白露則未晞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人則在水之湄矣遡洄從之則道阻且長而不可及只欲遡游從之則宛在水中坻雖近而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為情哉○下章講同

剖明陳子父曰思在境先蒹葭白露特其借景耳若說觸境興思便覺情深所謂伊人所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秋水動神寄思塵外遡洄四句正所謂在水一方也若遠若近名可游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所謂懷思之不能已也四句是性靈語

附參小序云刺襄公也詩故云襄公奪有成則不能訪求故老故作詩刺之白露為霜時之變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

吟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頭不知所以為之耳選流曰溯洄順流曰溯游見用時其道則其人近用時其道則其人遠

蒹葭淒淒（淒淒）白露未晞（晞乾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水涯）

湄滑泉水脣柳夜月之處即水岸也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洄是逆流而上阻是阻隔阻且長供在波濤之洄灣上）

在水中坻（小沚曰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采采言其盛而可采已是止）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水涯是遡）

洄從之道阻且右（右是不相值水勢激落而難值）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小渚曰沚）

○賦也

蒹葭淒淒（淒淒）白露未晞（乾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遡游是順流而下宛在水中央正從一邊出是意念遠他如此非果可見也）

說謂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要之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為情哉○賦也

像擬議之詞非即真有定處也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要之遡洄四句是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難見之意非云上下求之而不可得也○賦也

蒹葭淒淒（淒淒）白露為霜（時之變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遡游從之道阻且躋（躋高注而難上）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

○終南章

小序刺襄公也秦人美其君曰事惟得于創見者則深可談也瞻彼終南之山果何所有乎則有白色之條矣似榆之梅矣我君子受天子之封而為諸侯之貴其至止于終南之下見其服于身者物采章于七命有錦衣狐裘之服矣見于面者氣休移于所養有類如渥丹之容矣有此衣服有此容貌從容于臨莅之時允乎于秦之具瞻也豈不謂其為君也哉○瞻彼終南之山又何有乎則有蕭周之杞矣寬乎之堂矣我君子承天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至止于終南之下言其服則有敝韠于裳而弄承之可見矣言其氣則有王係于身而將之有敬矣吾此位服此服治必長久安寧永享平壽之愛也豈非吾人之幸哉夫岐豐之民咏南山之歌則知有秦不知有周矣此周之幸入于秦也歟

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別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此詩以至終南為主終南國西都之南山王氣所鍾秦襄公受岐封之地在逐犬戎之後終南所由作也故重在至終南創見誇美意全在此句句要点終南意

終南何有（終南山名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襄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為封邑）有條有梅（條是山楸之木皮葉白色亦自林理好宜為車版梅尔雅曰楩柟豫章者非標有梅之梅）君子至止（君子是指君至止至終南之下至止重將此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黻衣狐裘（黻是衣狐白裘之裘而如鄭玄曰黻柟豫章之下至止重將此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

錦衣狐裘（是衣狐白裘之裘而如鄭玄曰黻柟豫章之下至止重將此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

錦衣狐裘（是衣狐白裘之裘而如鄭玄曰黻柟豫章之下至止重將此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

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王命而寵有岐豐時事不比遊觀驚勝於其上也此乃諸侯在天子之朝廷及受天子之賜歸以告廟則服之在国則不服知此為歸而告廟見之時等成與于緇衣之下言其服則有敝韠于裳而弄承之可見矣言其氣則有王係于身而將之有敬矣吾此位服此服治必長久安寧永享平壽之愛也豈非吾人之幸哉夫岐豐之民咏南山之歌則知有秦不知有周矣此周之幸入于秦也歟

顏如渥丹（顏如渥丹是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見氣体核于君養此正是創見誇美意）其君也哉（其君也哉非言克尽君道猶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分與意直至五句止是以終南之有條又有梅與君子之有服又有容也亦句總承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山之麓南曰紀山之寬平曰堂紀堂是君子峨峨美于不拔起下君壽如終于南山）君子

詩明凌駿甫曰上章言能秘其位是歟詞下章言久于其位是歟詞常在其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為彼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居身說○王肇曰公侯佩山玄玉南宋姐俊大夫佩水蒼玉而佩組綬

○黃鳥章

秦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曰賢人者晉之以楊子強安與民可也哀之三良何不幸而遭此烈禍哉彼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奄息矣夫以人從死已非愛民之心況善人之可哀者乎惟此奄息才德出衆雖一人之免乃百夫之特也今乃生納于壙當其臨穴之時惴惴乎其慄可哀甚矣彼蒼蒼天胡不佑我良人而殲我良人之命如此乎使若可代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率不可易而使悲傷之切耶夫三良死百人易之亦非心此国人哀惜之甚也有国者何忍耶

剖明宋祖乙曰黃鳥声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且棘人所常棘芟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驚皆取以與三良之死非其所也詩作于已殉之后故稱穆公曰百夫之特之防之樂見生有所用也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于懷臨穴惴惴非其本心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夫子舜此詩不獨刺穆公亦以刺康公也又以見秦雖妨畫之故地而仍用殉葬之惡俗有中国而夷狄之嘉之極也

國風

至止韎韐韎韐衣繡裳韎韐以韋為之韎韐者韋韠也韎韐之狀亞兩已相次也賈公彥曰取韎韐者是也佩玉將將是佩玉声鏘鏘將將非臣民皆惡所善是也佩玉將將是佩玉之三命亦非為所意壽考不忘是欲其居君位子無窮也服此服只帶言耳○興也

秦襄公克戎始取周地

秦人陰之賦終南

序顯服大夫義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全旨此詩以刺我良人句為主三章一意皆重惜之詞言代不當言贖著一贖字殺有迫于君命者然亦無可奈何耳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厚之意

交交黃鳥（文文飛貌）止于棘（棘是小木名）誰從穆公（從是從葬誰從字極重穆公暗指康公秦文亂命迫之使也）子車奄息（子車是氏奄息是名）維此奄息百夫之特（特傑出之稱百夫特出于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讓從穆公子車仲行（仲行是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防是當益如隄防之防水即碍物也）

是惴惴其慄見得三良決非自願以從意彼蒼蒼天（君之詞）殲我良人（良是善人）可贖兮（贖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人百其身（百其身正見其可惜意也百夫之特亦特其一人可以抵百人之特亦特其一人可以抵百夫之防亦特其一人可以抵百夫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天殲我良人如何贖兮人百其身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天殲我良人如何贖兮人百其身

防水即碍物也詩作于已殉之后故稱穆公曰百夫之特之防之樂見生有所用也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于懷臨穴惴惴非其本心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夫子舜此詩不獨刺穆公亦以刺康公也又以見秦雖妨畫之故地而仍用殉葬之惡俗有中国而夷狄之嘉之極也

是惴惴其慄決非自願以從意良決非自願以從意彼蒼蒼天（君之詞）殲我良人（良是善人）可贖兮（贖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人百其身（百其身正見其可惜意也百夫之特亦特其一人可以抵百人之特亦特其一人可以抵百夫也）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天殲我良人如何贖兮人百其身

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天殲我良人如何贖兮人百其身

防是當益如隄防之防水即碍物也詩作于已殉之后故稱穆公曰百夫之特之防之樂見生有所用也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于懷臨穴惴惴非其本心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夫子舜此詩不獨刺穆公亦以刺康公也又以見秦雖妨畫之故地而仍用殉葬之惡俗有中国而夷狄之嘉之極也

國風卷之三

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恩作鴻毛重三子死一言所喪良已微君為計稷乎我則而其婦頌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有孝受三良安是帝謂三良亦不得為無罪也東坡云穆公生不殺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以殉視此則罪康公之意宛在言外其說亦定矣

傳 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穆公以子車氏三良奄息仲行鍼虎為殉葬之人哀之而為賦黃鳥也國人刺穆公之論亦定矣

序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章

晨風全言 此詩以忘我為主憂字本忘字生來但三章憂思之意以漸而深欽欽祇憂而不忘耳遇可憂便能憂人不如物故以起興

鴥彼晨風 鴥疾飛貌晨風鷙鳥也鴥疾飛貌晨風鷙鳥也鴥疾飛貌晨風鷙鳥也

袍系之以居王之士飲王之食嚴寫清王其制度則一故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只泛言內雖外餘之雖其或中外有警以王命而興師則將朱註一云袍澤也見其防從王之義相勉而爲是不可專指西戎言各章重一王字備我戈矛與子同仇于舞鏞之間而相死以尽戰鬬之所欲心之同耳私恩何足計乎○賦不但同袍已也雖裳衣之深矣必與子同之非謂子之無衣而濟子以澤也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矛戟與子偕行而共爲濟難之舉爲惟與子同澤也○又不特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矣必與子同之非爲子之無衣而濟子以裳也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而共爲濟惟之舉爲惟與子同行所以與子同裳也夫從王事義之所存也素人親之以情而期之以義其亦知用其勇者乎

（別）陳用子曰秦人勇往激烈之氣無時不存特假一袍市恩結死以爲君上此書不顧身者之所爲也若下一轉曰若今時不同袍則心不相結安知我部赴敵而子不恋家乎全不是秦俗口氣

○渭陽章

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歸晉而作也曰人情之感莫重于別離而況甥舅之愛乎蔵以我舅氏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國親晉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後曾無期則藉言送之至于渭陽之地而相賦以告別約肰行必以贈礼也將何以贈之乎蓋我舅之往將以嗣侯爵之封則然車乘黃皆其所宜乘者也我則以其象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爲贈焉庶有以先其迫國之行而舅甥之念少移矣○賦我舅氏兄弟九人而彼獨得以嗣位陪臣之者深以諭與而死者不可以復見我送舅氏然之我思愛切如存之感焉肰行必以贈礼也又將何以贈之乎蓋我舅之歸將以居諸侯之位則瓊瑰玉佩皆其所宜佩也蔵則以次王公在別十九年而今始復國兄弟九人而惟公獨存時反公送之一片甥舅至情殷勤自不容已于言外○黃緦之臣曰重耳復國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路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雖獨私情寔關公義豈尋常餞別也哉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我）秦康公自稱（舅）氏指晉文公重耳（渭）水名陽是咸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路車）諸侯之車大全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国皆諸侯也（乘黃）四馬皆黃蓋文公歸国將爲諸侯故以此贈之○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悠悠）是長久悠悠我思不必用出世字須要含蓄思慕之意隱然見于言外如云驪車駕矣而繼繼于方寸者無窮但別離是念也耶何以贈之瓊瑰玉佩（瓊瑰）是石之次玉孔子用純諸侯以下玉石雜用故瓊瑰玉佩亦是諸侯之佩○賦也此章言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

（考）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狄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諸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

瓊瑤可夫瓊瑤正佩以為之贈乎與有以
倫其綢仁之錦而勝夢之情此展夫送
之尽其峨嵋之又尽其礼至誠恻怛之心
溢于言意之表矣

○朝明胡氏曰此詩只平平叙其送之
之地贈之之物思之之情如此耳不可
作仁吉其送之送贈之辭而思之長亦
不必謂意似以為諸也但統論詩者見
其待舅之意如此則不妨耳○敬菴谷
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
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不已自有
念母之意語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
也

○權輿第

秦之賢者礼貌衰而欲去也曰人君待賢
勤于始九賢者礼貌衰其終吾君始於我也以
與之夏屋乃所以供俊彦者然而不至
乱意可謂亡矣公也礼意寖衰且至于無

序 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 全言 此言礼意不繼其始須以今也為上原詩人之心
實非為飾嗟重在行道上然道恒關于礼意特借
飲食一事以徵其礼意之衰耳非謂飲食不繼其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宴是大案模是浅度貌言深廣之大形作夏屋
看而然偏之厚即在其中如此節廣下其字看

今也每食無餘 餘是剩 于嗟乎不承權輿 承是繼(权)
作始字造篇

食而無餘也昔如彼今若此于嗟乎終不
能以及其始而权輿之不承矣○吾君始
於我乎食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者
無所不周礼意可謂盛矣今也礼意寖衰
且至于每食而不飽也昔如彼今若此吁
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权輿之不承矣
夫权輿之不承是廢礼也其所以廢礼者
是忘道也幸復可以久處也哉

○朝明馮氏敬曰無餘猶可而不飽甚
礼制之意以漸而深矣然意只在吁嗟
二字中不承正以意不如始言非為食
之故也皆傷公勤未賢士而取由餘東
得百里奚迎蹇叔求子桓公孫支俾国
二十遂伯西戎何康公不世守使賢者
有是乎也耶

○陳氏

統曰胡公始立五世至幽公寧卒子
僖公廣立卒子武公灵立卒子夷公說立
卒弟平公燬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
公鮑立其弟佗毋娶女也蔡人為佗殺五
公立之明年蔡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又按晉驪姬
既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于是重耳齊滿僖五年
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按乃劍曰按者吾仇也遂
出奔狄後奔衛及齊及宋及楚楚送之秦二十四年秦伯納
之于晉是為文公○又按左傳晉文公秋晉襄公卒使先茂如秦
迎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夫人穆嬴抱
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太子以啼趙氏于宣子宣子患秦穆嬴
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敗秦師于令狐至于瑕音程
之後夫渭陽之思秦納不正皆罪也下二年冬秦伯伐晉報令狐
晉重耳入于晉秦

傳 穆公送之賦渭陽

渭陽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惠嬴姬之類秦
穆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序 權輿全言 此言礼意不繼其始須以今也為上原詩人之心
實非為飾嗟重在行道上然道恒關于礼意特借
飲食一事以徵其礼意之衰耳非謂飲食不繼其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 四簋則平常無餘 今也每食無餘 餘是剩 于嗟乎不承權輿 作始字造篇

四簋是瓦器所以盛黍稷者四簋言其始時礼食
之盛孔氏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
上章曰無餘則狀可飽此曰不飽則又薄矣

序 權輿刺康公也 怠先君之舊
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風 邶譜曰陳国者太皞伏羲氏之墟帝舜之苗有虞閼父
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
大姬于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
嬀滿于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
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
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諸大姬無子好巫覡誇祈鬼神歌舞之
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
為無度国人傷而刺之陳之变風作矣○徐儆弦曰陳在今
開封府陳州然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豈鄭譜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他是爲厲公厲公
惡魯文姜如齊淫焉太子免之三弟長
曰庸中曰林少曰杵臼杵臼生奚奚人以好女
說殺厲公迎立奚爲利公奚事林立是爲
莊公奚第杵臼立是爲靈公奚子捷公欣
立辛子共公朔立辛子成公黑肱立朔子
子此

○宛丘章

此國人刺淫荒者也曰天下不可湯者情
而不可盼者礼也公子以放爲高懷遊焉
於宛丘之上歌一舞皆逸興所寄也
信有情思可樂矣但恨情昔必過即其見
於容貌者威儀失略無可觀聖動心何
者於情思之義耶○何子之時而不知
節也彼鼓所以爲樂之助則欲其擊鼓之
聞於宛丘之下爲且不特一時爲然也
狐冬而陰寒夏而盛暑彼則無冬無夏
乘鼓於是值其暑而以爲舞爲何有於廢
時失事之歎乎○注所以爲樂之節則故
時爲肌也雖祈寒如冬六暑如夏彼亦無
冬無夏而擊缶於尾值其暑翩以爲舞爲
何有於廢時失事之歎乎古者春秋歲以
礼樂冬夏鼓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
舞者事者此尚書所爲恒舞也事無刺乎

劉明事少文曰上猶言有情至無冬無
夏歲月流逝今日宛丘明日宛丘孫少
逐味更爲不及情矣此詩人美刺也文
舞以翼今以鶩則素而無文非其業也

子之湯兮子指遊蕩以放蕩爲高致而放行之也宛丘之上兮四方高山央
塘廣平無名山大澤之勝也洵有情兮洵信也情就見於歌舞者言無
宛丘其間之勝見無威儀可觀望洵有情二句重無望即作有情上是益
情思曠蕩襟素礼法故見于觀望之頃者皆游蕩上襟慢之容而
無復威儀也○賦也子之湯兮一節擬此題上三句輕重發表
以爲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礼也洵於情者必不足於礼
句夫遊蕩以爲樂情也威儀之可望礼也洵於情者必不足於礼
德業不能長作流連之縱勝景有尽偏多
係恋之情如望何如此謂方得飢刺意

坎其擊鼓坎其擊鼓詩意以刺蕩爲主蕩兮內就合下鼓舞一章無儀
下二章無作其無論鼓即無儀撥一意蕩爲子宛
舞爲子宛丘無祈
以刺蕩之人子之蕩兮是宛丘之上兮下同句
宛丘之下兮宛丘下須補出舞來無冬無夏值其鷺羽詩鷺羽爲緊持之
鼓于斯即舞于斯矣

因時而附會耶婦益武王之女親被太姒之化必不如此意
者春秋時嘯聚于楚楚微兒尚巫而漸其俗并由太姬與○
嘯氏因陳文公鼓而賛予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所以作也
○嚴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爲流靡公之時世變已極詩說所
此下於秦
東之也

宛丘之下兮宛丘下須補出舞來值其鷺羽詩鷺羽爲緊持之
節舞舞必應鼓鼓下言值羽須說得合盛樂有声有容鼓以
鼓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興也
以節樂

坎其擊缶值其鷺翿詩翿翳也以其
值其鷺羽值持也鷺羽舞者
持以指麾也上言
鼓舞必是必火息焉今
無冬無夏則游蕩無節可知矣

值其鷺羽值持也鷺羽舞者
持以指麾也上言
鼓舞必應鼓鼓下言值羽須說得合盛樂有声有容鼓以
節舞舞必應鼓鼓下言值羽須說得合盛樂有声有容鼓以
鼓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興也
以節樂

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翿詩翿翳也以其
值其鷺羽爲緊持之
鼓于斯即舞于斯矣

無冬無夏多須和
要大暑

坎其擊缶陸機曰鷺水鳥也好而潔白脅翰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
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鵠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
又云宋寒離離鴻儀鷺序鄉雅云鷺羽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春
鋤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之
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客缶李斯云夫擊缶叩瓮彈箏搏
聲也秦王爲兩柱如擊缶矣揚雄云家本秦地能爲秦声仰天擊
缶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何以見於陳通解謂陳即從胡公於
徒衆習其聲以歸國人化之理或然也
陳曰曰賦宛丘
宛丘剛陷公鼎淫於
人皆說將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章

此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也。曰。人生行樂耳。矩言今日恥今東門之外。言有枌之宛丘之上。高有栩。地真美於此矣。子仲之子。田與樂安於其下。豈不樂哉。○歌曰。公必有期也。我與汝差擇善日。而約公於南方之原。為民衆與義景俱。而所以暢吾逸樂之懷者。恒於斯矣。於是遂樂所事。不復其麻而相與婆娑於市。其樂當何如哉。必見舞乃徘徊。○歌曰。公之表。不能無所瞻也。是故差擇日文。而約公於南方之原。而所以暢吾逸樂之情者。恒於斯矣。日今婆娑之樂。有如此者。公之遇之歌。我亦願色之美。有如此者。公之遇之歌。我亦願色之美。有如此者。公之遇之歌。我亦願色之美

歟河魴齊姜方世之所貴而必得者也豈謂食以適口不必於美味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方則魴之外遂無可得而食乎衆以配身不必於貴家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乎則姜之外遂無可得而娶乎夫淑嫌之世無自與無求如此衛門賢者可謂高矣○下章講同

〔訓〕李少文曰食色性也人之大欲也食色如此則其餘可知○鍾伯敬曰只可以字豈其字必字正反翻美而自得無求之意醒然

○東門之池章

此亦男女會晤之詞曰美色人之所欲而不可必得今殆有淑女焉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漚麻治其莖莫之世以爲積治之資矣況彼美色之姬吾得會之於此豈不可與之合曲而賡歌於唱和之際乎夫男女聚會如此風俗不美可見矣○下二章講同

〔訓〕明錢天祿曰漚者漸漬之詞見可以傳漚而無害也晤歌晤語兩人意合所謂知音者芳心自懷也○一說晤訓解乃解逆知味所謂可人者也亦可從

○東門之楊章

此因女有約而起興也曰期會之約不可相負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牂而見公共之地河以人人可往無禁止也可以漚麻漚是漬治麻必先以水漬之彼美淑姬彼美色之姬之美淑情性之善可以晤歌晤訓解當是邂逅會晤之義晤歌者謂會晤合曲而賡歌也○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紵科生數十莖而根在地至春自生一歲三收刈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織布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論難曰語語者午也言交午也晤語謂會晤論難以遂其情也○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菅草以柔而滑澤堪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左傳云蘇有絲麻無棄菅茅刪刪與菅皆謂君白華若俗名白芒即菅也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有言曰言凡直言者無所指別借譬也〔訓〕謂會晤之言以遂其私也○興也

東門之楊牂牂陳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亡道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揚全言此詩重明是句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蓋男疑女之詞反覆道之有無限增慕意東門指相期之地其葉牂牂盛貌昏以爲期明言黃昏期約也

賦矣。況我與子期會於此。豈將以仲昔傾墓之私也。何所期者。黃昏時候今夜明之墓也。煙：而有光則猶旦矣。而竟不至也。獨何心哉歌：此心。明星驚之矣。○下章解同

附錄。師氏曰。揚雄作。三月中也。發時說也。天爭各曰。觀迎以昏為期。星大明而竟不至。蓋風行而女有命。志也。此作序詩。

○墓門章

此刺不良作也。曰入。孰無過。而能改。斯無遺後之患。豈將之悔也。欲誅之生。威於墓門。雖不期於斧。而斧以斯而除之矣。況人為惡。積于隱微。雖不欲為國人所知。而國人皆知之矣。夫已知于人。宜其速改。乃既仍其故。而不止。是積惡之久。何時昔已成。而顧綱之深。已終。遂不復悟。忠告難動。太安能藥其深病哉。○彼墓門有梅。雖不期於鴞。而猶之所在鴞必萃之。此人之不良。雖不期於人之告。而猶惡勸善。人心所同。固有歌其惡。以訊之矣。夫訊於人者。能早為而亟反之。固無顛倒之患矣。今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豈能有所反哉。夫。嘆其積惡之久。若有絕之：意。而屢其後悔之晚。則又有誨之：。誠。若詩人者。可謂忠告而善道矣。

（附）明黃植卿曰。泛不已上。根出。病根。蓋傷之也。又泛。不顧上。劣。到。究。竟。惡。其。悔。將。無。及。而。不。可。不。及。今。所。以。吾。之。歌。蓋。危之也。亦。歌。之。也。望。之。也。無非歌。聲動其良心。見及。今。統可已耳。○馮。亦。廣。曰。思。宜。玉。此。顧。字。相。照。倘。顧。于前。則不至。惡。于後。與其使。惡。于後。孰若先。顧。于前。此。雖。刺。詞。寬。為。忠。告。

○防有鵲巢章

此男女有私。而妻或聞之也。曰。人。情。好。逸。不心之有常。亦由於言之弗聞也。彼防之上。則有鵲巢矣。邶之中。則有旨美之若矣。物。所。宜。有。者。則。皆。有。焉。況此人。子之所美。池。不知今此何人。設虛。設之詞。以傷張

明星煌煌明星啓明星煌煌大明貌明星煌煌乃將旦之時正見負昏時之約也○興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肺肺猶枝葉一般。昏以為期明星煌煌猶煌煌一般。

附錄。師友曰。曰。曰。賦東門之楊。

（附）東門之楊。時也。昏。烟。失。註。男女多違。期。逆。女。狀。有不至者也。

墓門全首此詩全是誨之非絕之。首言其積惡不悛。故。鳥。其始。次言其惡。過。無及。慮。其終。提。醒。處。在。顛。倒。思

墓門有棘。墓門是墓道之門。棘。刺。之。木。所。生。之。地。斧。斤。折。之。也。夫。此。刺。之。人。國人知之。國人。知。之。寓。有。訊。刺。規。正。之。意。見。可。因。之。而。自。改。也。知而不已。不。已。是。不。改。言。不。良。就。身。心。言。

誰昔然矣。誰。昔。猶。言。曩。昔。也。言。曩。昔。已。然。則。積。之。已。久。不。可。救。藥。矣。○興也。此。章。以。惡。木。生。于。幽。僻。之。地。為。斧。所。折。與。人為惡。于隱微之中。為人所知。與至四句止。下二。句。是。即。其。不。改。而。原。其。積。惡。之。久。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是。鴟。鴞。惡。聲。之。鳥。萃。聚。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歌。是。歌。其。惡。訊。是。有。誠。訊之意。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圖）指。時。勢。況。迫。言。惡。行。是。思。其。訊。歌之。忠。言。正。欲。其。今。日。聽。已。之。言。而。速。改之也。○興也。此。章。以。僻。地。有。梅。則。惡。聲。者。皆。聚。其。中。與。幽。獨。有。惡。則。惡。者。得。發。其。隱。與至四句止。下二句。言其不能自輕而。深。也。

（攷）陸玑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人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漢書云。賈山家。鴞。穀。鳴。楚辭註。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本。艸云。其。寔。一。耳。陸氏曰。

（攷）孔穎達儀行父從君口。鶴亦曰。惟。鴞。

（傳）口泄。冶。刺之。賦。墓門。

（攷）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防有鵲巢全首此詩。見作。失。事。看。蓋。兩。情。相。密。憂其。或有是言也。玩。一。誰。字。意。在。疑。信。間。

防有鵲巢。防。水。隄。巢。在。防。之。上。非。在。防。也。邶有旨苕。苕。苤。苤。苕。苕。苤。苕。苤。苕。苤

之而生彼攜二之心者是以使我憂之之深至於心焉忉忉而弗能已也何事不宜而有所忉忉之憂也○興也以彼所宜有之物則有宜有此所不當有之事乃有之故以事常之物與性與之事也

○月出章

此篇思女之詞曰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之姿容則皎然而美矣斯人也遂而愁思之情乎今也里之不見是以勞心焉○月出則皎然而靜默也蓋不覺拂鬱之至矣○月出則皎然而靜默矣斯人也安得泛而見之以舒吾鬱悶之情乎今也思不得見是以勞心焉

月出皎兮（皎是光明也）佼人僚兮（僚是美好之意）舒窈糾兮（窈糾是閑雅舒遲之貌）勞心懰兮（懰是憂而悲也○興也上二句以月出之光與容貌之美所謂懰懰也下二句與相念意自聯貫月出正孤心發動之時故以起興）

月出皓兮（皓是潔白）佼人懰兮（懰是清亮之意）舒懮受兮（懮受是懮而悲言憂思心自受也）

月出章

此篇思女之詞曰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之姿容則皎然而美矣斯人也遂而愁思之情乎今也里之不見是以勞心焉○月出則皎然而靜默矣斯人也安得泛而見之以舒吾鬱悶之情乎今也思不得見是以勞心焉為之慘然而悲愴也夫男女相悅相念如此此情之不正者也

劉明 碩麟士曰以第一句第二句又一依三四句又倒作兩轉蓋亂而韻長也

○珠林章

陳夫公淫於夏徵舒之母國人徵舒之曰人君奔動兆庶之觀瞻係焉今吾君胡為乎而往於株林也蓋將至株而從乎夏南也然則曰往於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而言之耳不然胡為乎株林也哉何為其我乘焉而往說于株野之中乎又不待一時已諫之而處○賦也但是乘我乘駒方晨而出以朝食于株朝出夕歸何為是之勤也哉知其必為夏姬不可言而但指其子從夏姬不可言而但指其子從夏姬而其實亦不容掩矣其他斷同惡者之語而其實亦不容掩矣

月出皎兮（皎是光明也）佼人僚兮（僚是美好之意）舒窈糾兮（窈糾是閑雅舒遲之貌）勞心懰兮（懰是憂而悲也○興也上二句以月出之光與容貌之美所謂懰懰也下二句與相念意自聯貫月出正孤心發動之時故以起興）

月出皓兮（皓是潔白）佼人懰兮（懰是清亮之意）舒懮受兮（懮受是懮而悲言憂思心自受也）

月出章

此篇思女之詞曰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之姿容則皎然而美矣斯人也遂而愁思之情乎今也里之不見是以勞心焉○月出則皎然而靜默矣斯人也安得泛而見之以舒吾鬱悶之情乎今也思不得見是以勞心焉為之慘然而悲愴也夫男女相悅相念如此此情之不正者也

劉明 碩麟士曰以第一句第二句又一依三四句又倒作兩轉蓋亂而韻長也

○株林章

陳夫公淫於夏徵舒之母國人徵舒之曰人君奔動兆庶之觀瞻係焉今吾君胡為乎而往於株林也蓋將至株而從乎夏南也然則曰往於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而言之耳不然胡為乎株林也哉何為其我乘焉而往說于株野之中乎又不待一時已諫之而處○賦也但是乘我乘駒方晨而出以朝食于株朝出夕歸何為是之勤也哉知其必為夏姬不可言而但指其子從夏姬而其實亦不容掩矣其他斷同惡者之語而其實亦不容掩矣

賦也

劉明李長青曰。明為乎株林怪問之詞也。泛夏南。正行之也。復友薄其詞而云匪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如見非微行也。朝食朝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確且責夫統斷。如子株乎。詩人危之而未敢言也

○澤陂章

此女思男之詩曰。天下常相見之人。不難相思之苦。予今日何如耶。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可慕而不可見。雖雖蒲與荷矣。有美一人。可慕而不可見。雖雖傷之思。以將如之何哉。是以寤寐無為。涕泗交流。至于滂沱而已。是何美人之傷予心耶。○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蘭矣。有美一人。則休貌之碩大。而且卷髮鬚之美矣。予此而不得見。其能忘情乎哉。是以寤寐無為。而中心悁悁。欲抱之而不可解。是何美人之切吾思耶。○彼澤之陂。則有蒲

考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史記。靈公十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徵舒。徵舒。陳大夫。夏姬子。皆衷其祖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宜相與輔其君。今君淫亂。無以為國。公不聽。公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曰。子能正之。乃殺之。十五年。公與二子飲于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似君。公曰。何不似。君飲。亦飲。君射。亦射。公曰。公為陳侯。所生。楚莊王伐陳。殺徵舒。轘諸栗門。

傳 陳靈公如夏氏。

注 日日之賦株林。

注 株林。夏姬。鄭穆公女也。淫于夏姬。

注 株林。夏姬。鄭穆公女也。淫于夏姬。

注 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澤陂全言 此詩是女思男之詞。觀頭大且卷。頭大且卷。可見以澤泗滂沱。輾轉伏枕。是婦人的光景。

彼澤之陂 是澤畔障水之岸。有蒲與荷 蒲是水蜘。荷是芙蕖。有美一人 指所思之人。傷如之何 思美人而不得見。則傷之心將如之何。寤寐無為 寤寐。晝夜。無為。無心思。無為。無為。

注 寤寐。晝夜。無為。無心思。無為。無為。

注 寤寐。晝夜。無為。無心思。無為。無為。

注

之美。

○羔裘章

此章檢君不自強於政治也。曰人君以政治為要圖。而遺棄宜深戒也。何君之不肤服。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則服之以遊逸矣。孤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以視朝矣。條。條。美貌。付。政事。於度外。不能作。孤。孤。孤。也。我懷國家之憂。豈能起肤不知思哉。但憂思之甚。勞心忉忉矣。知何為而不思乎。○羔裘翱翔。諸侯之朝服。則服之以翱翔矣。孤裘翱翔。天子之服。則服之以堂矣。既一服之微。怠。一國之政。我豈不知思乎。思之。思之。我心且憂傷矣。知何為而不思乎。○又觀羔裘如膏。潤肤而潤澤矣。日照則有曜。燦肤而光明矣。既一服之微。怠。一國之政。我豈不知思哉。思之。思之。而中心為之痛悼也。知何為而不思乎。

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有哀思頓傷。視其生不樂如自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切深。今想檢之亂僅倒篇而羔裘皆逍遙之作。素冠哀純孝之人。長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文安得无睚眦之思乎。嘆風之終檢。當殆有深意。全詩以純自強政治作主。逍遙遊燕中。便見不能自強。怠傷悼。不過就上嘆之耳。檢國之微。遊之間。將有危亡之禍。為檢君當深思遠慮求以自強乃服其羔裘逍遙服隊。無安歲月。坐而待亡也。

羔裘逍遙。(羔裘是諸侯之朝服。逍遙是遊戲。)狐裘以朝。(狐裘是朝天子之服。朝是視朝。好潔云者。檢君以為私服。不足以逍遙。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潔。而能其好自修。便見他不能自強於政治。非至是不知思之切也。○賦也。)羔裘翱翔。(翱翔。猶逍遙。)狐裘在堂。(堂。公堂。)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羔裘如膏。(如膏。是如日照而羔裘耀然而有光也。)日出有曜。(曜。日照。)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羔裘如濡。(如濡。是如日照而羔裘潤澤有光也。)日出有曜。(曜。日照。)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

羔裘翱翔。(翱翔。猶逍遙。)狐裘在堂。(堂。公堂。)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羔裘如膏。(如膏。是如日照而羔裘耀然而有光也。)日出有曜。(曜。日照。)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羔裘如濡。(如濡。是如日照而羔裘潤澤有光也。)日出有曜。(曜。日照。)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

羔裘逍遙。(羔裘是諸侯之朝服。逍遙是遊戲。)狐裘以朝。(狐裘是朝天子之服。朝是視朝。好潔云者。檢君以為私服。不足以逍遙。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潔。而能其好自修。便見他不能自強於政治。非至是不知思之切也。○賦也。)羔裘翱翔。(翱翔。猶逍遙。)狐裘在堂。(堂。公堂。)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羔裘如膏。(如膏。是如日照而羔裘耀然而有光也。)日出有曜。(曜。日照。)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羔裘如濡。(如濡。是如日照而羔裘潤澤有光也。)日出有曜。(曜。日照。)豈不自強。我心且憂。(憂。思之切也。○賦也。)

思中心是悼。(悼。則悼且傷。)我心憂傷。惄不知小。(惄。思之也。惄。飢也。)其然。(其然。其思之切也。)我心憂傷。惄不知小。(惄。思之也。惄。飢也。)其然。(其然。其思之切也。)我心憂傷。惄不知小。(惄。思之也。惄。飢也。)其然。(其然。其思之切也。)

思中心是悼。(悼。則悼且傷

守禮若二我則聯與子同緣於古道之中既天理民彝不任於民賦者則我所深願而愛慕不能已者矣○素木則素韓矣處喪中而見此服素韓之人乎望之深我心為之感結矣然人乃守禮君子或則所親子後者於喪則之中彼心一遊同無分變此有則我所素願而所慕不能忘者矣天當喪禮廢棄之餘而有終喪禮之心無貴有輔見之切也

○朱子曰此詩不言素韓但言素冠素衣素韓蓋不素韓惟有喪者服之故言素冠素衣素韓以見喪服未除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韓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

○陳氏曰先儒疑此篇見二字一氣直貫到底苦心上不宜添一不字見字與子上不字添一見字見之者素衣素韓子上不字添一見字見之者素衣素韓

國風

子同（子）指終喪者與典之同煩與學之深意謂有學者盡氣之意日至欲與之同煩于天理民彝之中也不復泥在喪禮上○賦也

聞見素韓兮（聞）是服素韓之既祥之後名

我心結兮（結）是思不解之意

聊與子

如一分（如）見現彼半繩永不失其尺寸有心學意契之意言彼同歸又曰如一亦見喪學之深而言之轉切之意也

考接喪禮期為小祥再期為大祥自喪至此今計間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是祭名禫七然平安之意亦去凶從吉之義也考祥素衣素韓至此通前凡二十七月此服方除○喪服斬衰云練衣黃裏縓緣者皆無朝夷禮大祥祭服朝服編冠朝服之制編衣素裳禮從

縓（縓）是淺赤色

裏（裏）是裏衣

緣（緣）是衣邊

素韓（素）是素冠

則不能

傳曰日賦素冠三年後也

○陳可大曰此詩不言素韓但言素冠素衣素韓蓋不素韓惟有喪者服之故言素冠素衣素韓子上不添一見字見之者素衣素韓

○陳可大曰有生之樂人不能無之然天不能無情於人人不能無情於天人之情天之情人之情天之情人之情人之情天之情人之情天之情人之情天

○匪風章

周室衰微賢人憂傷之辭。[illegible]三王之風衰微[illegible]明有天道之[illegible]心而之世[illegible]而但傷[illegible]之[illegible]而中心[illegible]之[illegible]

匪風發兮 匪車偈兮 顧瞻周道 中心怛兮

發兮偈兮二句擬此題須[illegible]匪字口氣[illegible]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 [illegible]

[illegible]

○曹風

[illegible]曹叔鍾十一世為邾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止此二公時詩○曹風之[illegible]何其甚有似于檢也蜉蝣之楚楚哀吾生之須臾猶義楚之衣儺[illegible]有生之不幸[illegible]人之赤芾徒紫鷹鳩之丹子永素其視蒸栗七月八月[illegible]之思[illegible]人哉又如此一[illegible]周宜下泉之詩[illegible]而作也歟

○蜉蝣章

此刺人玩細娛而忘遠慮也曰人貴遠而偶一息之生其如一息之去何矣更有將朝周周在鄙之既故曰西歸亦要曰

懷之好音 懷是懷姬[illegible]

思文王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意

義以輸揚之意[illegible]

去[illegible]也注中[illegible]字[illegible]字代之是[illegible]其尊王之[illegible]

之人與上二章意自神祭烹魚尊王若所嘗所顧之事故以為興

雙鄙之君子口口賦匪風

口口賦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作而思周道也

曹風 邾滕曹[illegible]

封第叔振鐸[illegible]

之[illegible]曹[illegible]

遺風重[illegible]多君子務[illegible]衣食以[illegible]富積[illegible]子[illegible]

又寡于患難未時富而無教乃更[illegible]曹之後[illegible]為宋所

滅宋亦不[illegible]代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

[illegible]公好奢而[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之變風始作○陳

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浮蝣全言 通詩以心之憂危而為主詩[illegible]中玩字是病根玩

細娛而忘遠慮下此冒氣使然詩人本欲為之

[illegible]啓發告戒也不曰蜉蝣告戒而曰蜉蝣[illegible]

[illegible]

匪風全言 此詩以西歸為主其[illegible]神全在[illegible]

[illegible]

匪風發兮 匪車偈兮 顧瞻周道 中心怛兮

發兮偈兮二句擬此題須[illegible]匪字口氣[illegible]

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蜉蝣之羽衣楚楚(楚楚是鮮明貌)衣服(衣是蜉蝣翼)乃是言蜉蝣之羽耳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歸處者猶今語道裡說及初來也)乃是言蜉蝣之羽耳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歸說者猶今語道裡說及初來也)乃是言蜉蝣之羽耳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歸息是休息)

蜉蝣之羽衣(蜉蝣翼)如雪(雪之潔白是為麻衣)心之憂矣於我歸思(歸思者猶今語道裡說及初來也)乃是言蜉蝣之羽耳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歸說者猶今語道裡說及初來也)乃是言蜉蝣之羽耳心之憂矣於我歸息(歸息是休息)

蜉蝣之羽衣(蜉蝣翼)如雪(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不當三百況皆小人乎君子知之知之則不濡其翼矣維鵜在梁則濡其翼維鵜在梁則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則上不稱其服大夫之服則上不稱其服大夫之服則上不稱其服君何為而服之以此○鵜在水則濡其味維鵜在梁則不濡其味矣厭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寵若彼其之子乃充而也今乃居大夫之位而蒙赤芾之寵則不稱其寵矣君何為而寵之以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鳲鳩章

詩矣君子之用心始乎專一也曰保之在人主之者心微之者服而天人感應心恒心保之我君子之儀深足嘉矣彼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我叔人君子之儀不一而嗣之則至一也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一矣服儀之所在正君子用心之所在此儀之一也如此是其用心也常以無而不發始有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者矣

[制明]揚伯祥曰儀之一与心之結不如進一步說凡人除却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心如結乎[卯]看章道後后不更說極深

然此心結而儀一即服飾之微亦有互徵者彼鳲鳩在桑而其子在梅子雖無定在而母則不移也況我叔人君子心一則儀一吾見其大帶之結於身者其猶彼鳲鳩

鳲鳩全言通詩以心如結為主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賦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揚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化人格天雖承儀一寔本心一來○大全劉瓜成曰此詩立言有度是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而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鳲鳩結之鳥其子七兮鳲鳩之子衆矣而所以銅之者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也均平即在此句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儀是成儀指一身之所形言儀一是動有成規正有定則

淑人君子儀一是心之收斂如物無奇衰四通之象亦無終始一節之義

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制]儀是心之收斂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解而不收也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心如結乎[卯]看章道後后不更說極深

二也[卯]知二句以心為主注用心不是用之于內正就心之運用處說一而有常是其心一而如結也儀即是心心之一不忒

見故指儀之一言之非古人知外之說程說因儀而想見其心或謂以心結後之為儀一者皆非詩旨○與也與意不重義不重去

只重鳲鳩之制七子如一以起下君子儀一意俱當四句

二句另說儀一即與一勿以心如結作指原篇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每常不移子自飛去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下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其死所不從然

其子在梅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梅是以君子之儀不忒其在梅則失其在棘是以君子之儀不忒

帶是大帶伊絲則其弁伊騏取矢青黑衣服之有常度如此故曰一之一端也此非心結之所形哉

[制明]儀寅按曰毋常不移見鳲鳩之專一專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伊絲矣而弁不騏則為光於下而不光於上上下有心不光則為不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

伊絲雜色之飾不可謂朴素者言其弁騏是皮弁色如之帶弁特指儀之一端言之帶必伊絲弁必伊騏固見在常度自然相稱在見有常度自然相稱即此可見儀之一○與也此合下二章意亦俱當四句正鳲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外之儀衣服者

其弁伊騏其弁伊騏其弁是皮弁騏是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度則施諸身者无所不均可見矣

帶天子素帶朱裏終辟素紳也素紳帶朱裏終辟竟帶之身冠冕之辟積也飾以朱綠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帶之結處有組又以組貫其組而約之垂長三尺與帶廣四寸其飾朱上綠下諸侯素帶終辟不以朱裏亦朱綠飾終辟廣長與天子同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率縫合之也天子至士帶皆合而為之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去辟兵垂士辟其下端二寸而已終辟則所積者絡辟垂者少玉藻又云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弁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田冠弁服凡吊事弁絰服知此是皮弁者以韋弁冠弁弁絰非諸侯常服且不得與綠帶相配唯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是皮弁以皮為質而飾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制

[制明]黃太穆曰儀不忒雖承上來却宜貫說正四國者表正影說自服之理重

我尼以正彼番非。人乘政正也。正故不成不成便是正。不必說己然。只不必說未然。只就理言其足以如此耳。天君子儀一而正四國。豈但及一時哉。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差忒。儀即首章儀一之儀。不可親泥帶系。

[別]張黃牧曰。正是國人。更不說心說。

[別]張世來曰。胡不萬年。不重壽考。只重表正之久。蓋萬年命脉。系結於如結之精神。豈其能福於天。倘或百年有不正。而心法。蓋。古。不。好。矣。各章。嘆。人。君。子。句。不。

[別]明黃石齋曰。此篇本是比体。而用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

起故宜皮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差忒。儀即首章儀一之儀。不可親泥帶系。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指曹。四境見非一人也。正是但是。是以正人取正也。○興也。此章言儀不差忒。足以化人。蓋以法人。儀。之。驗也。然亦本心結來。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正是國人。國人。亦非一人。即指曹不必對四國分遠近。

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萬年。重在垂法之久。意胡不万年。非祝詞。在我无迁徙之德。在彼自无頌禱之端。難守之万年可也。自是安。吧。○興也。此章言正國人。

[別]曹叔振鐸曰。口口口之賦鳴鳩口口口口

傳。

序。鳴鳩。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下泉全旨。此詩傷今思古。須串看前三章以末句為主。末二章以後二句為主。總見大國利在先王而使其私

小國利在有王而托之重意

○別彼章

王室既夷。而小國困獘。作此詩曰。王室者。小國賴以為庇也。吾於今有慨焉。彼泉本。以潤物者。別彼而寒之下泉則苞稂浸焉。非惟無以遂其生。且有以傷其生矣。況我慨然嘆念彼周室所居之京都為諸侯根本而衰微若此。小国困之困獘也哉。○別彼下泉不特苞稂見傷。亦浸彼苞蕭而露。況我慨然嘆嘆。不念彼京都所治之周室乎。○別彼下泉不特苞蕭見傷。亦浸彼苞蕭而露。況我慨然嘆嘆。不念彼京周之師衆乎。○夫今日之困困如此矣。追思古昔盛時。豈如今耶。彼苞蕭非無自而致。由有陰雨之渥以膏之也。況向也四国有王。既已沐其庇矣。乃又有郇伯以慰勞之。則其得所。又當何如耶。今不惟無郇伯之勞而已。非昔日之王室。昔何幸而今不幸哉。

洌彼下泉。洌。是寒。下泉。泉者。水。夫稂之浸。以下泉洌苞稂。亦何尤乎下泉。而時已如秋返溫。下泉又何澤乎苞稂。而觀之既倒已付廢阜於胥臣。如此。講嘆。嘆。是嘆息之聲。惟是睡之醒時。念彼周京。周京。是天子所居。周京。諸夏之根本。惟其麥夷。所以小国失所。君子何日得置于怪。惟。寐。則。稱。总。耶。一寤則慨然發嘆。夷。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若无王也。痕重数。念字俱虛。含不露。郎。未。第。此。從。有。王。處。說。便。感。嘆。有。餘。情。說。破。則。索。然。矣。○比而興也。比意。取寒泉之於苞稂。有相傷之意。興意。取我之於周京。有相悲之意。浸彼。念彼。二字相應。故也。慨。慨。然。憤。懣之意。寤嘆者。百慮叢集于意。從頭一想。須發長嘆。

京師者。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比而興也。

[別]明黃石齋曰。此篇本是比体。而用以為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

洌彼下泉。洌。即周京。○比而興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草。

慨我寤嘆。念彼京師。京。師。即京周。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稂。是草。

慨我寤嘆。念彼京周。京。周。即周京。○比而興也。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蕭。草。

慨我寤嘆。念彼京師。京。師。即京周。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

芃芃黍苗。芃芃。黍苗。夫貌。陰雨膏之。膏。之。是。潤澤意。四國有王。四國。指四方諸侯。說。王。指天子。有。王。者。

來。從出正意。又作異語以起下意。是一綱法度出于朝廷。大不凌小。強不凌弱也。有字作實字看。非僅空名而已。

卿伯勞之。卿伯是卿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者。勞是宣王者之德澤。而小國受其庇。先有王而又有卿伯。以寬其人。不可美卿伯。末要見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遂相凌逼意。○比而興也。比意反上比意。便是謂芃芃黍苗。由陰雨以膏之。此其所以盛耳。比小國奠安。由王室以庇之。此其所以安耳。與意。敢黍苗既芃芃矣。陰雨膏之。則苗益盛。國國既有王矣。大臣又慰勞之。則小國益安。觀詩二既字。又字可知。前三章則多頭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爲比而興。

傳曹之君曰曹一

主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繡。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夫子之刪詩。繫曹國於王風之後。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豳風繼之。

豳風。鄭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御邑。公劉以憂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居此地。侯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任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又處于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重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而二年。思公劉大王居豳之時。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已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摒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以于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所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朱氏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体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而自爲國。王朝無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无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敬而爲邠。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敬而爲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者。向也。風之所爲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特君賢相之不可得。於是次以豳。反之爲周公。而后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全篇。通何衣中。四章。詳言禦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爲食之預。總不出首章意。七月之詩。一言以敵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倫。皆豫爲之謀也。記。詩衣食之艱難。見一家之中。無一人暇。終歲之中。無一日暇。而又忠孝愛敬憂勤儉朴。無所不有。真王業之本。只依本文陽開敘去。而信之美風之厚。自見。章內凡時之屬陰者。則以月言。時之屬陽者。則以日言。而四月不言六之日者。則以陽盛而陰無伏也。

諸侯之政。不得入周。召之正風。非也。蓋公劉非諸侯乎。又曰。非美刺成王。不得入成王之正雅。又非也。夫既作而陳之王矣。與卷耳納諫何異。而云不可雅也。又曰。上陳豳公。政爲豳之變風。亦非也。鴟鴞爲武庚而作。將爲武庚乎。然則安居豳之不得列南雅。來成王。雖從懷而然。則豳軌之文武變矣。變以事。非以詞也。其系之豳者。豳公之采地也。公不之國。故不可系魯。而系之豳也。其特爲一國者。尊之也。親之也。疏又云。言公德高于諸侯。事司于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國爲序。次之小雅之前。言其近堪爲雅。使周公專有此義也。

○七月章

周公欲成王知稼穡艱難。故陳后稷公劉成化所由。使瞽瞍朝夕諷誦。以教之曰。我周天下始於邰。王知夫邰俗乎。其計衣食也甚急。而備衣食也甚預。蓋以衣之預也。之時。維七月。斗柄建申。火星下而西流。則暑退而寒將至矣。至於九月。霜降始寒。

故長者授衣於家貌以為禦寒之備可所以服者豈過計哉蓋以一陽月之日則暑殺而風寒矣二陽月之日則栗烈而氣寒矣使無可授之衣無可授之褐何以禦此風氣之寒而卒此歲乎是用衣雖在平冬而授衣則在于秋此其為衣之預也如此以為食之預言之方乎三陽月之日則往彼田所以修其田畝四陽月之日則即彼南畝以奉此而耕于新時也杜者既皆出而在田而老者則率其婦子以饋彼南畝之耕焉治田早而用力齊故田畯勸農之官亦至而喜之也是收成雖在於秋而穀則在於春此其為食之預也如此

劉明妻尚愚曰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無衣無褐見其處事之豫于翻本此見其趨事之速同我婦子見其家人之心一以暖至喜見其上下之志通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國之于虞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農之于豳寅之月其為預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於則其為計亦晚矣

黃幼玄曰本文授字于字本字同子字見長幼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一思不自安一人不得暇之意

南衣飢至而後索於則其為計亦晚矣

之月即今正月以此也起田畯于耜謂自邑居而往至田廬以備田畯之屬潤以耜而為言者將以起土而耕必資于耜也釋文云耜耒下耜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

四之日舉止

四之日是四陽之月即今二月舉是舉足而耕三之日三月是舉足而耕時也舉此者及時而蹈其力此二何是治田早

同我婦子

我是家長自我同我婦子是家長同饁彼南畝

饁是餉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田畯至喜

田畯是大田官喜是喜其治田早而用力齊蓋為民言而帶之也

三言

大抵同我婦子是用力齊田畯至喜是治田早而用力齊蓋為民言而帶之也此章總為綱言衣食之豫下七章是細節目年歲分上言衣之豫下言食之豫汪云始字似去端也言衣之始食之始似言衣食之端也終者竟言之也不明以此為始事下作為終其事說二之日搭毛邵所擬之是為衣之預下是為食之預三之日搭至傷悲說上是及時務農而我在上之悅下是因時治畝而動遠親之悲

劉安成曰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蓋舜時仲夏日在昏而大火中及周公相成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末位然此詩上述殆倍乃當夏商之時而以七月流火之時所見而言耳

七月流火

七月建申之月流是下降是大火心星心星屬陽六月暑此星昏在南方至七月暑退此星昏西流于西之陽陰長之驗暑退寒來之兆也周公時維七月日在於申位則陽陽陰長蓋雜當夏令之方更也而星之以昏而中者維建星而已矣昔之於昏者固有大火也而今之昏無見也斗建於申雖當六月其見於昏者亦星之以旦而中者維畢星而已矣昔之六月其氣令之方行也而星之以旦而中者維畢星而已矣昔之六月其加於南者固有大火也而今之南無見也三陰下長而潛催心火而流西正天地始肅之候也而源暑之盛于夏者若將逐心火俱西矣三陽上消而斟轉火星於經令正民物始肅之候也而大寒之盛於冬者若將乘火星以漸至矣

九月授衣

九月授衣是將為禦寒計非邠公授于邠民以家長授衣裙之家長也要見舉蠶桑麻績之所成者悉授于人彼一家之內老有帛而幼有衣不但公子有裳

一之日觱發

一之日是斗柄建于一陽之月觱發是風寒說文云觱羌人吹角孤其言悲栗故名觱栗冬日寒風觱發其聲栗栗然是氣寒顯東江謂觱發云無風徒可言也有風則觱發而風栗栗然而寒甚焉數語真可解其寒焉栗烈云有風不待言也無風尤栗然而寒甚焉數語真可解

二之日栗烈

二之日是斗柄建丑二陽之月栗烈是氣寒顯東江謂栗烈云無風徒可言也有風則觱發而風栗栗然而寒甚焉數語真可解其寒焉栗烈云有風不待言也無風尤栗然而寒甚焉數語真可解

無衣無褐

無衣是蠶桑麻績之所成者悉授于人無褐是織之終也

何以卒歲

何以是終何以卒歲是終何以卒歲說又見二之日為織之終也

三之日于耜

三之日是三陽之月

七月流火

此詩上章暑與彼就實說此寒與彼就實說此是始陽

九月授衣

此詩上章暑與彼就實說此寒與彼就實說此是始陽

春日載陽

載是始陽

是溫。是黃鸝之鳥。**有鳴倉庚**。倉庚是鶯。**遵彼微行**。遵循微行。**爰求柔桑**。柔桑是樹桑葉。**春日遲遲**。遲遲。

行。是小徑。微行。微行。爰求之。柔桑。春日遲遲。

采蘩之祁祁。蘩。白蒿。祁祁。衆之始生者。**女心傷悲**。

殯公子冠。是公子冠。**殯公子冠**。是公子冠。

公子。是公子。**公子**。是公子。

公子。是公子。

公子。是公子。

月流火九月授衣是預擬未至之時春日載渠采蘩是當時治蚕之事此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是現前備蚕之時蚕月條桑女工是未來先徵之事至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又不是未來正是今歲取萑葦將一月而畢也載玄載黃寄天是承上章治蚕與本章載績之既成者不是承本章治蚕說如心体認此章只是言八月取萑葦載績之功治蚕皆憑想擬議之詞不可混乱

欲知人之樂寒蓋特備衣已成時雖四月陽極陰生莫感陰氣而始鳴歷至八月四陰成象蜩感陰氣而始鳴歷至八月四陰以凝而萬物收功禾之早者可穫矣歷至十月純陰以翕而万彙歸藏草木隕落矣陰以漸而極則天寒之候將至矣斯時也雖蚕績之功無所不備乃樂寒之計然恐不周故于一陽月之日于以往捕貉取皮之賤者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与狸皮之貴者以為公子之裘又于二陽月之日則勤于績焉布

載玄載黃是黑而有赤之色我朱孔陽陽是赤色為公子裳

載玄三句總承蚕績之事所得民亦自衣而言公子裳厚重於貴者故特言之公子有上下家人一体之裳是下服言裳則衣在其中不必字緊載玄載黃皆正色故染以獻不曰公而曰公子有上下家人一体之意奉上勿泥禦寒將為視朝視朔燕服蜡服之用也此是感民愛民之誠不要說布絲之征亦不用感恩圖報之意若曰感恩圖報則是無明之恩也而愛亦淺矣○賦也載績以上言芳于蚕績之功是上之誠此與上章憶是以終為衣之意大槩見今歲才將何以親上乎二章合三章擬上是及時蚕績而皆以奉乎上

四月秀葽不榮而實曰秀草名今遠志也物生於陽而成于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受胎于下葽感之而早秀故自葽始物之成者五月鳴蜩蜩是蟬蜩是陰類感陽氣而鳴始于五月八月其穫穫者八月其穫而因以念乎王下是感時蚕績而皆以奉乎上

十月隕蘀陰是陰蘀是草木葉落墮于地十月隕蘀陰氣極殺氣盛也凡此皆驗寒至而不可成物之時

一之日于貉于貉是往貉是狐狐出則為狐之道故貉賤狐貴獸名為公子裘裘是皮服也二之日其同

勿意其同就取彼狐狸狐狸是獸名皮之貴者為公子裘裘是皮服也二之日其同

是蜡作以狩古者凡起徒役遇每家一人為正卒一日此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美者盡行故曰其同載纘武功言緝熙于公言緝熙于公蓋不惟有以預備禦寒之計且有以竭忠為之忱矣又何先禍之足患哉

[尋]馭顧鱗士曰按字林云貉似狸善睡之貌故又合狩以繼之非不急戰功也言我其獸已獻一歲家扈其子名貙號云礼先貉求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之狸似貙而小有文彩別狐貉徑本三種集傳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鄭箋因曰于貉往捕貉自為表也狐狸以共尊卑已甚分別矣王氏曰蒙獵則鳥獸毳毛於是可以取皮孔號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斷盡俱有說雖下祿疑公斷如取而非實賦也曰即雅云詩一之日云言往祭云云因取狐貉皮也周官所謂祭裘貉即此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則雖從毛氏解此如此直曰貉狐狸也大意本說難說

[孔]疏是蜡作以狩古者凡起徒役遇每家一人為正卒一日此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美者盡行故曰其同載纘武功言緝熙于公蓋不惟有以預備禦寒之計且有以竭忠為之忱矣又何先禍之足患哉

[尋]馭顧鱗士曰按字林云貉似狸善睡之貌故又合狩以繼之非不急戰功也言我其獸已獻一歲家扈其子名貙號云礼先貉求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之狸似貙而小有文彩別狐貉徑本三種集傳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鄭箋因曰于貉往捕貉自為表也狐狸以共尊卑已甚分別矣王氏曰蒙獵則鳥獸毳毛於是可以取皮孔號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斷盡俱有說雖下祿疑公斷如取而非實賦也曰即雅云詩一之日云言往祭云云因取狐貉皮也周官所謂祭裘貉即此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則雖從毛氏解此如此直曰貉狐狸也大意本說難說

[孔]疏蜡作以狩古者凡起徒役遇每家一人為正卒一日此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美者盡行故曰其同載纘武功言緝熙于公蓋不惟有以預備禦寒之計且有以竭忠為之忱矣又何先禍之足患哉

[尋]馭顧鱗士曰按字林云貉似狸善睡之貌故又合狩以繼之非不急戰功也言我其獸已獻一歲家扈其子名貙號云礼先貉求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之狸似貙而小有文彩別狐貉徑本三種集傳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鄭箋因曰于貉往捕貉自為表也狐狸以共尊卑已甚分別矣王氏曰蒙獵則鳥獸毳毛於是可以取皮孔號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斷盡俱有說雖下祿疑公斷如取而非實賦也曰即雅云詩一之日云言往祭云云因取狐貉皮也周官所謂祭裘貉即此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則雖從毛氏解此如此直曰貉狐狸也大意本說難說

[孔]疏之三

蜡作以狩古者凡起徒役遇每家一人為正卒一日此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美者盡行故曰其同載纘武功言緝熙于公蓋不惟有以預備禦寒之計且有以竭忠為之忱矣又何先禍之足患哉

[尋]馭顧鱗士曰按字林云貉似狸善睡之貌故又合狩以繼之非不急戰功也言我其獸已獻一歲家扈其子名貙號云礼先貉求惟孔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之狸似貙而小有文彩別狐貉徑本三種集傳謂于貉往取狐狸者從毛傳耳鄭箋因曰于貉往捕貉自為表也狐狸以共尊卑已甚分別矣王氏曰蒙獵則鳥獸毳毛於是可以取皮孔號曰一之日往捕貉取皮庶人自以為裘又取狐與狸之皮為公子之裘連斷盡俱有說雖下祿疑公斷如取而非實賦也曰即雅云詩一之日云言往祭云云因取狐貉皮也周官所謂祭裘貉即此于貉謂取狐貉皮也則雖從毛氏解此如此直曰貉狐狸也大意本說難說

[孔]疏之三

朕卯八闥寒之用不特一衣褐之備已也。彼民亟以將為變化。故時乎五月則斯螽動股。始躍而以發鳴焉。時乎六月則莎雞振羽。乘飛而以翅鳴焉。由是而七月。則時尚未寒在於野也。由是而八月。則寒氣漸至。而即而至於宇下也。由是而九月。則氣候益寒。若甚又自宇而至於戶也。至於十月。則蟋蟀。而入我床下。觀此蟋蟀依人。則知大寒將至。治室之功。容可緩乎。是至有隙也。況而室之使不得以生寒。隙有風也。蓋而去之使不得以生寒。隙在於北。寒風之所入也。明寒之所。當。鬻之風。戶在於南。知寒氣之所侵。別室也。以禦夫烈。烈之氣。九月既備。況夫老者語其緒子曰。今當十月。歲將盡矣。既寒而農事畢。可以入北室處矣。夫卯人於禦寒一事。既盡而無續。又時而獵。將又時以治其宮室。以禦寒之備。何如哉。

[明] 馬五玉曰。既有衣有褐矣。復及室處者。蓋地雖有衣褐。而先密蓋。猶不能

於凍也。故因衣而及之。總是禦寒事。夫卯人禦寒之事。固先不。周。知而預。食之事。又豈先可言乎。時維六月。則食鬱而及薁。其七月則烹葵而及菽。其八月之時。則剝之以供蓬。蓬稻熟于十月之時。則穫之以為春酒。凡此皆物之美者也。而豈敢自奉乎哉。則以之介眉壽焉。其豈在事長者。如此。至於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矣。九月捃荼。且來荼而薪樗。焉。凡此皆物之貴者也。而豈敢以供上乎哉。則以之食我農夫。供少壯以為日食之常。焉。是所以自奉如此。是其一飲食。而豐儉之有節何如哉。

[明] 李非熊曰。菓酒豆蔬非不可及也。而奉老為多。瓜壺茶荼者未必不食。而不可為常。於此見君者食稻食肉。而于常食之外。以菓酒加蔬。致其勸也。此卯人之老所以无暇厭也。

六月食鬱及薁。一名雀李。一名車李。一名爾生。高山用者。實萬華者。亦是物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十四株。或李一株二者相別。而時時熟生。可食。故以食言之。

七月亨葵及菽。是烹煮。葵菽當烹煮乃食。

八月剝棗。剝是擊。棗實未熟。擊不落也。實則爛。不擊自墮。蓋敗棗擊而落之。棗小正亦曰剝棗。棗也者。取也。棗也者。降也。棗而後取之也。鬱與棗是果。葵菽是菜。剝是擊。

十月穫稻。稻是可以釀酒者。為此春酒。酒釀于冬。月于春。故名春酒。以介眉壽。人年壽者。必有華毛秀出。故曰眉壽。介是助。如調和其氣。與其精神。是也。與別處作頌。祷不同。以介眉壽總。亦采蔬酒而言。詳中供老疾奉賓祭。是老而有疾者。是賓而助祭者。皆有介壽之意。故并言之。詩正說祭。老不必纏賓祭。

七月食瓜。瓜閩五代始入中國。而六經言瓜。如制瓜瓞五代之類。此必其能物。而解渴而已。

八月斷壺。壺生。是匏。斷之。說口斷。食瓜漸盡。亦為場之漸意。

九月叔苴。叔是拾。苴是麻子。

采荼薪樗。荼是菜。樗是惡木。薪樗以樗為薪也。

食我農夫。食是養。夫指壯者。七月至薪樗。亦是經

肰不惟飲食之適宜而且農事極安
動之意時乎九月菜蔬之在圃皆既成矣
則堅築場以為收成之地迨天十月禾
稼可穫矣則自田而納之於場圃之中乞
春穫重穋與禾麻菽麥皆納于是焉既納
之後若可以自逸矣肰又遽相謂曰嗟我
農夫我稼之納于圃者今既同矣在田之
事亦畢矣可以上入御邑而就治于宮室
之事矣尚其晝出耳目以為要蓋之具夜
而絞索以為乘茅之資亟升其屋而治之
可也所以肰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
而不暇於此矣若夫今日治事不有始於
農而不終於此矣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
場圃之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無間
於始終此所以為學也與

肰卯人不惟有如此之憂勤且有先己之
恩愛當二陽之月陰沍寒冰可取也則
相率求於山而沖沖之不敢后二陽之月
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則相納冰於凌陰
而致事之不敢遲所以肰者蓋君以輔相
陰陽為貴而啓冰以祭公調燮之一端也
祭司寒之神肰後復由蓋所以
卽陽氣之盛而輔陰氣之衰也是戒之相
勸藏冰若正為吾君啓冰故耳使不相勸
以預備乎冰後何以備君祭祀之礼於后
乎至於九月氣肅而霜降禾稼成矣十月
則相戒以掃除場地而使速畢其功焉所

謂明郭若柯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
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室之方乘暇
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於
其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欣欣鼓舞之
意於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
飭之意事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無間
於始終此所以為學也與

肰卯人不惟有如此之憂勤且有先己之
恩愛當二陽之月陰沍寒冰可取也則
相率求於山而沖沖之不敢后二陽之月
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則相納冰於凌陰
而致事之不敢遲所以肰者蓋君以輔相
陰陽為貴而啓冰以祭公調燮之一端也
祭司寒之神肰後復由蓋所以
卽陽氣之盛而輔陰氣之衰也是戒之相
勸藏冰若正為吾君啓冰故耳使不相勸
以預備乎冰後何以備君祭祀之礼於后
乎至於九月氣肅而霜降禾稼成矣十月
則相戒以掃除場地而使速畢其功焉所

納（內）是夜流是終
于（是）是索將以縛屋
瑣（索）
窗（窗）是急乘是升亟升其屋而
塗（塗）治之若有不容一日緩者
其始
播百穀（百穀）即黍
稷等亟其宇典其始相應見陶匠之來春將
欲乘屋而不可得矣稼既同而始乘屋爲農也
亦爲農也○賦也此章註言終始農事遂納稼
爲農之終而思及播穀則農之始也論當日相戒語原重治室特
爲詩者于言下看出勤農之意耳合上章擬上是用食
爲詩者于言下看出勤農之意耳合上章擬上是用食
而少長逆豐儉之宜下是力食而始終極憂勤之慮
而少長逆豐儉之宜下是力食而始終極憂勤之慮

二之日鑿冰冲冲（冲冲）鑿冰之意只
二（二）是端力齊心相率相從事之意
三之日納于
凌陰（納）是藏（凌陰）藏冰之室按周礼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
月納之今云二之日鑿二之日納冰須合意二句相承說
四之日其蚤（蚤）是蚤朝
之日其蚤（蚤）是精明
獻羔祭韭（獻羔）是祭司寒之事也神曰玄
其祭而啓冰重節陽氣之盛耳言外使見使民不敢趨冰役于
何以備君啓冰之礼于後意于二月陽氣蘊伏鎮而未發其盛在
下則納冰于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
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調燮之一事耳不專特此以
爲治也

九月肅霜（肅霜）是氣肅霜降則万一
十月滌場（滌場）十月禾稼既同則場
朋酒斯饗（朋酒）兩尊曰朋酒典羔羊對看饗享
曰殺羔（曰殺）之于公也（斯）字有不容少緩其祭

豳風 卷之三

農夫一何見蔞蒿食原是農夫之瓠瓜壺豆葵瓜是
御民險處○賦也此章倡壽以上是豐於養老下是薄於自奉亦
要者得活福者老者生長農家瓜壺豆茶何嘗不食但沐民之養其
老則特有菜蔬春酒以介眉壽而不敢以為常食且答上所擬上
是感時治室以禦寒而老幼同其眉壽下是隨時取物以為食而老
而盡養老之義七月食瓜搭至下既同擬上是禦寒而又恤幼之仁下是備食
上是圃之事何偷意下是農之事何勤意

九月築場圃（場圃）圃同地故看
十月納禾稼（納）是自田而納之于場（禾稼）之總名禾
是自田而納之于場（禾稼）之總名禾
之秀穗而在野者曰稼不稼即五八種
黍稷重穋（先種後熟曰重）先種後種先熟曰穋
禾麻菽麥（此禾是稻之別名）此禾是稻之別名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執）作聚嗟我二句是承上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于）是往取其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亟）是急
上入執宮功（上）是治方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庭在田者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于）是往取其

以成者蓋吾民怙君之德孫未酒祝卷乃報祝之方一也故將獻此朋酒獲是羔羊將彼以堂之上狐彼兕觥酌夫肯酒於以現君之万寿无疆烏是我之相戒以滌場菊正爲吾君燕享故耳後不相戒以預果乎場功則何以備君燕享之祝於后乎此又卿人懷之先已之愛而非徒衣裘之服獻已矣其所以爲食之計者又何其預且備哉太卿借之厚如此先公風化由來遠矣享成業者可懼思之

[別明]頌麟士曰既飲旨酒又相戒保在人情上說妙羔羊朋酒曰詣公堂其礼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朝之初庶事草創殷非三代之時然淺此風俗也○洗兕回回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張張也而不言祖宗指揚之勞不過述一時民風士俗而已明詳味其詞則祖宗節儉民事奚世德繼積可見有今日蔬蹟可想見矣詩至此乃見古人言外之意矣

[考]按周礼凌人掌冰政以時斂藏之凌人掌冰政令之事以冬藏冰春啓冰夏頒冰注謂由人頒冰先以輔其真陽非盛也

[傳]卿風晨政也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公自称曰多材多藝故凡詩書所載其出於周公者皆委曲詳尽若七月先說東山鴟鴞非公不能作也

○鴟鴞章

周公以流言居東成王犹未知其意乃托於鳥之爱巢曰子之有室是予所以殘身而遠下民之悔防風雨之如箱不可毀也鴟鴞鴟鴞爾既肆虐取我子矣无更毀我室也以我情爱之深蔓厚之意育養此子誠可怜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之室以益吾不堪之毒耶

[別明]陳木叔曰三斯字蓋言予所思爱者在斯子所勤恤者在斯子其間之可哀者在斯子也

自我治室言之迨天未陰雨之時而先爲陰雨之備乃往取桑根之皮以經綿巢之牖戶我之早計如此而陰雨可无患矣而公其下民庶无敢有侮予者乎是我爱巢以預防其患如此

[別明]馮小廣曰深爱王室而預防其毀

鴟鴞全旨

通詩重王室上以毀我室爲主而節節推鳥言以見意更不必逐節分截只畫一相承說去首章告之以无毀王室下三章皆无毀句說所以然首以我於王室誠深爱而預防之其初所爲極其劳瘁者正以王室之未造故也然盡瘁至此而王室犹然未安故末章遂言已所以作詩之意言須知此詩非爲自明已志蓋欲以悟王心而不爲流言所乘斯王室能安也總之以鴟鴞斥武庚之恶以予喻已兄弟之親以室比王家之重曰今女外作之也曰予內任之也曰鴟鴞毀室又曰風雨危室下民侮室蓋武庚之肆流言鴟鴞之毀也平日預計外侮之慮則曰下民之侮也武庚流言之口之毒如鴟鴞其後怨造亂亂播不寧之狀如風雨故又曰風雨所飄搖也

[詩]柄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犹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鴟鴞

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呼鴟鴞者呼武庚況我也管蔡本敗武庚而歸罪武庚者爲親者諱也皇皇我子也管蔡只是陷之于恶未便是陷之于刑戮況我字只是

正刑兄弟。教令。以馬孫自家。謀國。綢繆。思患。豫防。上。武敬。侮子。尾言之也。此与下章。俱是。鬼平。日。說不。惜管。蔡。

又以我作巢之始。言之。教之以深愛之心。而尽其勤勞之力。予手至於拮据者。以予所將茶。以為蓐巢之資也。予所蓄積而租稅者。至予口尽瘁。以為蓐巢之計也。豈好為自勞哉。蓋以我未有室家。而捷自之苦耳。故雖至於勤勞。亦有不得已而辭者矣。

別明。黄石齋曰。將茶。畜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户。則既成之後。又綢繆補葺。以蓄万全。防。不測也。故傳於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為既集時矣。此意在綢繆一句看出。非是強生枝節。

別。顧麟士曰。上四句。時集傳。訓拮据為手。口共作。遂令辭者多費解。疑今現手由云。以手。將茶。則。至於拮据。以而蓄。租。創造。蓄。蓄。蓄

劉明鐵希聲曰雖音毫。在鳴鵙鳴鵙四字上見之。不呼王而呼鳴鵙。況可奈何之詞也。玩一雖字。見苦心孤力。孤無可與自歎者。

○東山章

周公東征而歸。以勞軍士。蓋爲之述其意。而古曰我徐幾公。而身命之役。則方其東征。而曉當懷有死之心者焉。也當其西歸而脈物。知有生之樂者焉。也。試以其征來感過者詳言之。我之從東山。以軍人未得之故。猶言。朕三年而不歸。在外久矣。久矣。今以罪人斯孥。而我來自東也。又有零雨之濛。歸途之甚勞矣。且我自東土言歸之時。我心已動西向之懷。急欲至家之意。殺矣。于是脫彼戎衣。制彼平居之常服。以爲大雖既靖。自今可以无行陣之故之事矣。及其歸而在途也。又觀物起興。以爲興。曰：者鳴。則蠶在桑野。其白皚皚矣。而我征夫。靡室靡家。此敷朕而獨宿者。公在此車下。而公將以完其聚也。是雖未印逃室家之樂。而已有生全之慶矣。何其幸耶。

劉明鐵希聲曰。我徂四句。敘從征勞。已有无窮感。謝部行故。與浮於車下。如无所。曾但。況在。長嘯。意。粉。粉。既。對。在。途。曉。光。影。耳。數字亦字。但。況。孥。未。能。出。望。外。意。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古用車戰。則將卒有所蓋倚。止則爲營。

我徂東山 慆慆不歸。

四。詩章。章。以各上四句爲興。是從東山。徂是從東山。而征之地。

慆慆不歸 慆慆。是久意。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是從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是從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是從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慆慆不歸。何其久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何其勞也。在外之久如此。室庐其有不完敝乎。吾思果蠃之實施於宇。伊威之蠨蛸在於室。矣。户无人出入。蠨蛸則結網堂之矣。舍傍隙地。則鹿跡為場矣。宵行之虫。則蠨蛸夜行于地矣。室庐敝至于如此。驟思之。不欲以警。不可畏也。

[附明]凌駿甫曰。此皆途中意想之詞。室庐敝。則家事廢。志一一上心。此人情也。故備析形容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

蠨本井中蟲之名。蛸之動。亦如之。故曰蠨蛸。○蠨蛸亦專名。蠨字本從蜀。毛氏云。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郭璞云。蠨大如指。似蠶。蛸蛸。蛸似蛇。蛸似蠨。人見蛇則驚駭。見蠨則喜。毛起然。婦人拾蠶。而漁人握鱉。故利之所在。人皆為貪。有罪。蠨云。蜀葵中蟲也。亦食於霍。蠨雖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蠶。在桑野。若蠨之所亦桑野之地也。蠨蛸。蛸蛸。蛸蛸。蛸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国之是也矣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光明正大无非欲人之入於善也其哀人斯亦孔之哀也甚嘉矣鈇鉞之勞又何辭哉○又不但鈇鉞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銶自私我器以流言起憂而四国之人心見亂而散涣矣周公徒而征之蓋將革其渙而合其離而四国之是道矣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惻怛无非欲人之釋回而增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矣鈇銶之勞又何辭哉吁周公以義而教人於勞士亦能以義而自教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欤

刘明 董王氏曰。哀字。破斧缺斨。周云勞矣。而東公之心以哀之。故爲之使不得辭其勞。所以爲矜爲之意也。周公二句。說周公心。哀字。哀我人斯。哀周公。四国。都指字。嘉字。休字。哀字。哀周公。而哀。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及。故以斧斨爲斬薪之具。鈇銶爲炊具。物也。武庚之亂。鈇三監。斧奄與淮徐之地。哀半天下。蓋既滅。七国之變。無異。周公東征三年。始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事。皆是。

傳 周人口口賦。微斧。○

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思四国焉。

傳 闕文當是美周公三字。

○思四国者。思其流言。幾周公也。

伐柯全言 此詩作於既見之後。只重下章。得見上思前之雜。所以重。今之幸也。難易只任心之思慕。爲喜上東人之情可知。已說詩者。勿露避。

伐柯如何 鞠是斧柄。考工記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匪斧不克** 克是能。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哀是善本。哀字。意說。周東征四句。二叔一挾武庚。以類人心爲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以類人心爲流言之轉移者有矣。周公東征正欲化此人心。使之曉然知邪正之歸。其意豈不善哉。曰說以慈祥愷悌言。未精切。○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 是斧柄。周公東征四句。蓋流言一興。莫知適從。將疑將信之中。人心不固者多矣。周公東征。使四国確然翕聚。合離幸渙。臣附於周。其意豈不美哉。○賦也。

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是美本意。哀意說。周公東征四句。蓋流言一興。莫知適從。將疑將信之中。人心不固者多矣。周公散使歸于一。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日之推吾既何幸而有此豐逢也耶吁東人可閔慕切而喜深矣

（別）徐燉曰莊中而不過宕點易意用此字情緒而見之（字）指緒言伐幸二字二章偶做喻之出于觀德之感也東山之詩周公歸師士之心也歌爵之詩師士歸浮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九罭章

峰云東人喜得見周公曰見聖之顏幸切於衆吾故於我公有感焉彼九罭之網則有鱒又有魴皆魚之美者也公以王朝之重臣而來歸東山使我幸得而見之則有袞龍之衣又有刺繡之裳肯服之盛也背威上次于天王九章配合乎九命而樣受有殊于群辟此地何地也而有斯人也哉今日何日也而見斯服也哉

（別）陳子女曰東土喜見周公歷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說不盡矣為不出於只袞服者之看此說個袞衣繡裳而

九罭全言

此詩作於將歸之時而無以我公歸二句悲從喜中來故有叙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皆一以公之忠愛而辭辭皆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懣而時事以公之忠愛而辭辭皆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懣而曰我遵之子衆衣繡裳皆公不復遊于端揆而願周旋于隱然若有攜衆之去者其曰子次信處信宿見留桓公之常居東為公之暫又隱然若有願公之逆者留桓公之意情洛終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張寅牧曰東人所以著公者無總說不盡寧不出故始終只以服言之以致其戀戀無已之情

九罭之魚鱒魴

（九罭是九罭之網魚制字從罟蓋以此也埤雅云鱒魚圓鮫魚方有鱗又有鮪皆魚之美者也）

我覯之子

（我是東人自我之乃指周公）

袞衣繡裳

（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制一升一降上公和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九章俱全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衣裳各二兩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衣殺者二裳殺者一裳又當非獨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衣黻裳而已是衣無章裳止一文繡裳則為服之盛然亦所重見公不重服也因服

是說德但不必又添出德字宛然有并走象觀相頌贊嘆之狀

吾方快說公之臨于東乃忽聞其將歸矣鴻飛尚有遵渚之安況我公歸豈無安居之所乎蓋負衆為安則居東為暫公之留於此也特于女信處而已信處之後女其衆公何哉○鴻飛尚有遵陸之安況我公歸乎有漢東之期乎蓋朝廷為重則東土為輕公之留于斯也特于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女又奈公何哉

（別）姜駿甫曰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明知當相王室為公之所無疑表理而心不忍說則說到信處信宿已見悲出天我公惟信處信宿於此是以東方尚有此服衆永之人欲公之留也吾人喜公之去也吾人悲吾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則不復來吾人喜將轉而為悲尚冀吾氏之情無使我心悲乎雖王朝之上不可以無公而吾人之情亦不可重傷也天東人喜其來而悲其去情之情有加

以見公來喜都之意○興也此章與其幸見聖人于東而因見歲暮九罭系於云魚之所入有九罭也非常之網則有鱒魴二魚以興非常之人則有衣裳二服誇獨之詞也

鴻飛遵渚

（鴻雁之為物其進有序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為儀君子之道也）

是循小洲

（是循小洲公歸無所）

公歸無所

（所是在）

於女信處

（女字是東人自相謂耳宿處是居處○興也）

鴻飛遵陸

（陸是高平曰陸）

公歸不復

（是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於女信宿

（宿是信處一般○興也此一章與其幸見聖人于東而因見歲暮之意同此章與周公有所歸而不久于東也與遵二句比此以人物起若作已然則不此言其將歸皆未然之詞方接得下文是以字

是以有衆女

（是以有衆女信處信宿衆）

無以我公歸之

（以首是願其且留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亦本留相王室說東人在歲以留公特愛公者至不欲其去之速耳）

無使我心悲

（悲是悲其不來○賦也此本其一見之意而表其願留之誠也）

傳將之弗克賦九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